



異
黑
倚
暗
虹
著
上海
之
言

集 第 五

印 行 部 出 報 畫 館 版 上 海

黑暗上海第五集(回目)

第廿一回 石上三生冤家成膩友 樽前一笑恩客貨香菓

第廿二回 嫦娥齊尋自由解放 狂童夜逐妄想癡迷

第廿三回 女明星淚沾銀幕

拆白黨魂失包廂

第廿四回 卡而登傳書託芳愫 南京路飛輪撞苦工

第廿五回 巧捉奸俏佳人暗藏莽漢
鬧離婚辯護士大喪良心

小社會 黑暗上海 (第五集)

畢清波新著

第廿一回 石上三生冤家成膩友 樽前一笑恩客貨香巢

話說王紅雲聽了霜華小榭誤將詩謎兩字當作四妹兩個字也不覺笑了起來道老六你真是纏夾二先生了我說的是詩謎不是四妹呀霜華小榭道詩謎是什麼我從來沒聽見王紅雲又嘆口氣道漫說你沒聽見過就是我出了娘肚皮也是頭一次見識隨便哈事體第一次碰着了難免要上當的偏偏我的運氣壞剛剛碰着了霜華小榭到底是什么呢是人呢還是赤老王紅雲這時候哭笑不得道詩謎這個害人精也和赤老差不多霜華小榭發急道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到底是

什麼王紅雲道詩謎就是做詩句……正說到這裏霜華小榭做詩句你做得出嗎你連一封信還常常寫不連貫怎麼會做詩但你本來是發昏王紅雲道就壞在這不會做詩上面呀霜華小榭搶着道既然不會做詩也不要緊上海灘上不會做詩的人正多着呢也不致於因此欠債也不致於急得要性命呀照你這麼一說因為不會做詩就弄得要尋死覓活那末上海灘上一萬個人當中至少要死脫九千九百九十個只剩下會做詩的十來個人了王紅雲道老六你不要說死話待我來子細告訴你詩謎是一種名目其實就是賭博不過這個賭法不用一百三十六張麻雀牌不用三十二張的骨牌也不用五十二張的撲克牌也不是用六粒四粒兩粒的骰子却用

古人的詩句……霜華小榭道古人詩句怎麼好賭呢王紅道不要性急待我告訴你這種賭法是一張白紙上寫了一句古人詩句却將詩句當中空起一個字旁邊另外寫好五個字這五個字總可以裝得進在這一句當中那末使願意賭的人猜猜着了便是贏一個賠三個猜不着便輸霜華小榭搖搖頭道我還有點不明白怎麼詩句空一個字又是另外五個字呢王紅雲道這個比譬很容易的我說一句詩句給你聽你就明白白了閉了眼睛皺了眉頭想了半天却想不出霜華小榭道作孽煞哉不要想罷詩句想出來我也不懂呀王紅雲道有了有了我拿小曲時調作比喩吧譬如你們常常唱的「媽媽好糊塗」這一句詩他寫的時候將中間一個好字圈起另外寫幾

個。「太」字。「早」字。「不」字。「老」字。連那好也。一齊寫在其中。叫我猜。倘然我們猜了。媽媽老糊塗。或者媽媽早糊塗。他揭曉出來。是媽媽好糊塗。那末我們便輸了。霜華小榭道。這個很容易呀。叫我打起來。一定打媽媽好糊塗呀。王紅雲笑道。這不用你說。我打起來也是打媽媽好糊塗。不過他們出詩句的人。那裏肯出媽媽好糊塗呢。總是在什麼古書上面詩句裏抽出一句寫出來。誰能知道呢。霜華小榭道。你既然曉得難猜。那就不必猜了。也不致於欠下債來呀。王紅雲嘆口氣道。這是我不好。我是想贏銅錢的呀。我見他一個賠三個。不覺動心。霜華小榭道。懶來一個賠三個的賭法。也多得很呀。搖攤不畏。一個賠三個嗎。王紅雲道。搖攤也許骰子裏灌鉛。出毛病這。

詩謎倒是硬碰硬。什麼字端端正正須先寫好。在條子下面時作不來弊。你如不相信。他們還可翻出古詩書本來給你看。以明他不是瞎造。叫人輸得死心塌地。霜華小榭笑道。好。好。現在你真是死心塌地了。這樣不管他。你究竟輸了多少呢。好。值得要拚脫性命。王紅雲道。老六。你慢一慢。嘻。讓我一步一步將上他們圈套的情形告訴你呀。有一天戲散得很早。馬一笑洪鵠音邱大慈他們幾個人拉我到花花世界裏去逛一逛。我想你那時候正是出堂唱。很忙的時候。我也不來擾你。便和他們去了。挨一挨時刻到了花花世界。除了平常那些大鼓雙簧。不知許许多的檯子。每一只檯子的前後左右。

多。少。少。的。人。東。一。簇。西。一。簇。真。是。不。少。起。初。我。以。
 呢。可。是。聽。不。見。聲。音。圍。住。的。人。很。斯。文。的。雖。然。有。一。兩。個。白。相。
 人。夾。在。當。中。但。是。很。少。很。少。我。擠。進。去。一。瞧。霜。華。小。榭。道。可。就。
 是。這。騙。人。銅。鉢。詩。謎。的。賭。攤。嗚。王。紅。雲。道。不。是。不。是。我。滿。眼。瞧。
 不。見。有。人。下。錢。注。碼。只。見。堆。滿。了。許。許。多。的。香。烟。霜。華。小。榭。
 聽。了。詫。異。道。香。煙。作。什。麼。王。紅。雲。道。花。花。世。界。裏。的。詩。謎。攤。因。
 爲。巡。捕。房。裏。章。程。凶。不。過。不。許。用。銅。錢。賭。博。因。此。全。用。香。煙。作。
 注。碼。打。詩。謎。的。也。用。香。煙。莊。家。賠。的。也。是。香。煙。總。算。游。戲。性。質。
 大。家。白。相。其。實。香。煙。也。是。錢。不。過。香。煙。算。籌。碼。罷。那。一。天。
 見。許。多。人。打。詩。謎。打。得。起。勁。我。也。摸。出。兩。隻。角。子。就。在。詩。謎。本。
 摻。上。買。了一。盒。司。令。牌。香。煙。打。下。去。一。會。開。出。條。子。來。果。然。中。

了連本搭利一盒變爲四盒我非常高興以後又連打兩記又打着一記變成六盒說也奇怪我那裏懂得詩句更不懂詩謎那一天居然一連被我打着了兩打多香煙同去的朋友大家你兩匣我兩匣分得非常高興第二天第三天我又去試驗每去必贏大家總推我是詩謎老手合該有事我每見一條詩條出來我閉目想一想在五個字當中隨便揀一個竟會十拿九穩後來我再到花花世界去那兩個常打的攤子見我是老贏家十分恭敬我十分害怕我內中有幾個是他們詩謎攤裏面的人和我攀談起來他說你先生這樣大的本領只在此地打香煙未免可惜我道除掉打香煙還能真下注碼嗎那人道另外有正式賭錢的地方那輸贏大了我道在什麼地方那人道

不遠。不遠。你如有興。停一會。可以同去。我道。那是賭窟嗎。到不好。闖進去呀。那人道。放心。放心。賭窟是賭窟。但是名目是俱樂部。章程是照總會辦法。捐有照會。怕什麼。那末。我明白了。停了一會。同那人同去。霜華。小榭道。我知道了。你一定遇着歹人。這人一定將你軋到什麼地方去。綁你的票。你打了手摸脚印。寫下欠據了。方纔放你出來。是不是王紅雲。搖搖頭。道。是不是綁票的人的眼睛。多少雪亮。決不綁我們這種人。霜華。小榭道。不是被綁票怎麼會弄到性命之憂。王紅雲道。詩謎攤上。那兩個人。倒也是規規矩矩的讀書人。一個是在銀行經理家做教書先生的一個。是在保險公司做文案的。那決不是歹人。他們等到花花世界快散以後。便領我到橫馬路裏一家三樓三底。

的房子裏去。門口一塊牌子叫什麼社俱樂部那個字記不清。爽怎麼寫只聽見大家叫他合社合社的便是霜華小榭忍住笑道真是黑良心的黑字了王紅雲道你不要翦住我的話頭待我慢慢的來告訴你。嘵上樓以後果然燈火輝煌氣派很大那同去的人道王先生這裏的規矩是照總會格式買籌碼的王先生可要買多少籌碼我當時身邊恰恰是收着了戲館裏的包銀還有頭一天在清和坊碰和的時候叫你帶來的那一百塊鈔票還沒有用我這人也不好到處想佔點面子我想既然是籌碼買少了像煞坍台買多了橫豎可以掉回現洋的樂得大方一點當時我便買了一百塊他付了我五個紅子八個綠子十個白子紅子一作十塊綠子作五塊白子作一塊齊。

巧正好一百塊那同去的兩個人每人也買了一二十塊一同踱到廂房裏去這時候圍着那詩謎檯子的人不少不少我立在旁邊一看只見檯面上注碼數一數也有毛百把塊錢我心想這局面可真不小啊那一條詩條我也記不得我猜一猜一定第五個字正要將籌碼擺上去忽的莊家抽開條子一看果然是第五個字我猜得一些也不錯我懊悔不迭倘使早一脚打上一下立刻可以撐到三百了霜華小榭聽到這裏披一披嘴道有這種便宜事那末我們吃堂子飯也好不吃了專門去打詩謎了王紅雲道我頭一次脫掉第二次可被我打着了進六十塊以後連打了幾記有輸有贏一直弄到十二點鐘完

結。我統扯下來還贏十幾塊錢。我將籌碼還了帳房換了現洋。必輸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我所帶去的二百三十幾塊錢一齊輸光。華霜華小榭聽到這裏冷笑一聲道你這人身邊本來一定能許你有一個錢有一個錢你便週身不舒徐一定要弄得癟不的生司你方始安穩那二百多塊錢光了可以心死回來了王紅雲嘆口氣道倘使回來到好了奇巧在那裏碰着一個朋友姓宋的他名字叫宋夏瑞他是認識我的曉得我的行當他也常常看我的戲他瞧我輸光了他問我要翻本不要我說輸了誰不願意翻本但是袋袋裏面統通沙蟹了宋夏瑞道不要繁這裏俱樂部我有些小關係我來替你向賬房裏拿點籌碼要輸他

來贏了。還他輸了。再說我想也好。當下宋夏瑞便問我要多少籌碼。我說多了還是多輸。那末少一點來個二百罷。宋夏瑞一口答應拿了二十個紅子給我。我一打打了不到四五紀。父光了宋夏瑞索性做好人又拿了三百給我。這一次時候稍為長。一點半點鐘以後又光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向宋夏瑞借籌碼。宋夏瑞拍拍我的肩膀也勸我不要再來了。今天風頭不好。還是避一避的爲妙。明天再來翻本不遲。我聽了這話很感激宋夏瑞。這時候場子上的人也漸散了。我便想立起身來要走。可是宋夏瑞這五百籌碼怎樣交代。兩手空空如何走得。出這扇大門。當時我真要急得眼睛裏冒火。霜華小榭聽了冷笑道好。好好自作自受。要你這樣王紅雲道你不要這樣再取笑我了。

當時的爲難。要你去做，我。你老早要眼淚哭出來了。霜華。小榭。道我也不賭。我也不借人籌碼。爲什麼要急得哭。王紅雲道。你不要再這樣高興了。那時候詩謎總會裏人漸漸的散了。十之七八。一個一個拿着通紅滴綠的籌碼。換帳房裏整齊嶄新的鈔票。一疊一疊的帶了走。我這時候真有些眼紅。怪不得煙紙。店裏常常有兌銅元兌角子的流氓。要拔出手鎗。躍入店堂。搶洋錢呢。人到了窮急了。做强盜做賊的胆量便生出來了。霜華。小榭聽了這話。搖搖頭道。不好了。你賭了兩天。詩謎竟要做強盜。做賊了。詩謎這樣害人嗎。王紅雲道。這到不關詩謎的事實。候不早。宋夏瑞緊坐在我身旁。寸步不離。面子是陪着我說話。在我。是輸急了。霜華。小榭道。後來怎樣呢。王紅雲道。我看時。

實骨子好似看牢了我。惟恐我逃走。我一想這事終久總要向姓宋的坍。一坍台的沒有法子。只好由我先向他開口道。我故意放出大模大樣的神氣。劃了一根自來火。吸着香煙湊過去。對宋夏瑞道。夏瑞哥。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今天我手頭不便。帶來現款不多。統通光了。你向賬房裏代我捐來的五百塊頭。宋夏瑞不等我說完。接着道。是呀。這裏規矩是日清日帳。不能記隔夜帳的。不比別的大總會裏可以有通融記帳的辦法。這裏究竟是詩謎小局面。那是不能沒有一個交代的。並且現提了。說罷臉上滿堆着笑。那副笑臉其實比扳面孔的鐵青臉色還要難看。霜華小榭道。面孔弗去管他。後來你到底怎樣出。

大門呢。王紅雲搖頭道出大門。好容易早呢。早呢。着實早。泥花樣錦還在後頭呢。霜華小榭道怎麼還有什麼花樣錦。王紅雲道當時我心裏雖然老大不願意瞧他那副面孔。但是我欠了他他的錢。隨便他的面孔變到什麼程度。變做什麼顏色我也只好忍氣吞聲。自己笑着面孔去看他的那副難看面孔。我便向宋夏瑞道。夏瑞哥。這件事今天只好請你暫時擔一擔了。宋夏瑞詫異道。哎呀。擔是我已經總算替你擔下來了。當時不是我本的本錢誰教你運氣不好有了籌碼還不能翻本。這不能怪我做朋友的不是了。現在帳房裏要結帳了。叫我如何再擔呢。怪翻我道不瞞你說。今天身邊實在沒有了。有了這時候結帳還不

交出來嗎……話猶未了。宋夏瑞霍地板下臉來道。紅雲哥不是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話。身邊沒有預備就跑到這種白相銅錢的地方來嗎？別場化可以吃空手飯。我們這種總會性質的地方硬碰硬。大家將本求利。撈不着空手飯吃的。倘使要吃空手飯也不是這樣招待你了。你老阿哥上海灘上也是淘淘的。爲什麼這一點也不明白嗎？說到這裏又轉了臉色。笑了。一笑。道三百數目也不是三千五千。你也不必這般假癡假呆了。這幾句話明明是連譏帶諷。又凶又辣。又尖又刻。真叫我死得活不得。我當時一肚皮的氣。沒有法子發洩。可惜身邊沒有一手槍。有了手槍摸出來先轟死他。再自己轟死自己。方洩我這一口氣。霜華小榭搖搖頭道。這種蠻門的話快別要說。自己。

欠了人家的錢還要開手槍轟死別人家。世界上有這種道理嗎？王紅雲道一個人急了也管不了什麼道理。不道理。霜華小榭道後來你轟死他沒有呢？王紅雲道我沒有手槍轟死他。他倒有黑牢間關我呢。霜華小榭道怎麼他將你送到外國牢監他裏去嗎？王紅雲道究竟這班開詩謎總會的人力量還彀不到外國牢間呢。只好請我暫時坐在他們那個自造的牢監罷了。當下那宋夏瑞向我肩上一拍道紅雲哥到底這五百塊怎樣交代那句話的聲音很粗了。我這時候也有些受他不住。我那聲音也變高了。對宋夏瑞道夏瑞哥三百五百啥稀奇身邊也該過今天身邊一時不便也是常有的事。啥稀奇用不着這樣用足氣力呀！宋夏瑞冷笑了一聲道誰和你用足氣力有氣力有氣力。

還留到別地方用呢。說罷伸出一隻手來道：對不住五百頭我
道五百今天沒有明天送來宋夏瑞道明天好輕巧的明天我
等得了我們帳房先生等不了我這時候也覺得事已至此樂
得挺一挺道你們帳房裏等不了那也只好聽你們你們便將
我怎麼樣宋夏瑞道怎麼樣也沒有怎麼樣你這時候身邊不
便嗎等你身邊便的時候再出去我乾笑了一聲道你這裏也
同審判廳警察廳新衙門一樣嗎有關人的地方嗎好好好我
十三歲就在上海混新衙門也住了幾夜巡捕房也歇過兩宿
你們這總會的監牢到沒有住過今天在你們這裏借一借乾
鋪也喰啥我姓王的出五百兩銀子借一夜乾鋪說出來倒沒
有什麼坪台……這話未了哎呀……霜華小樹聽到這裏詫

異道哎呀什麼王紅雲道我說得正高興不提防斜刺裏伸出一手來在我的面孔上奉敬五枝雪茄烟我是沒留心這一下子倒被他揚了一個便宜貨去我連忙迴頭看時只見有一個滿身是黑頭上一頂黑呢銅盆帽子向後戴著露一張濃面巨眼塌鼻頭厚嘴脣白面孔的人我一瞧曉得這人一定是一種動手動腳的朋友我霍地立起來向那穿黑衣服的人道朋友你懂得規矩不懂得我和姓宋的說話關你什麼要你伸手打人人是可以打得的請你指頭裏面生生眼睛那渾身穿黑的人冷笑一聲道我的指頭裏面眼睛生得雪亮用不着你交代我請你先揩一揩自己眼睛看看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再放一筈自來水出來洗一洗耳朵打聽打聽這個地方是什麼人

開的東家是誰能容你三百五百的拆嗎……我聽了這話火極了。我說我自己血本也輸掉三四百這算是拆嗎？拆字怎麼寫你知道嗎……那穿黑衣服的人道不管你拆不拆這裏是容你借乾鋪的地方嗎？欠了五百塊錢說話還不軟一點嘴裏這樣不清不爽。雪茄煙不請你吃請誰吃我一逕藏起來不敬敬客人雪茄煙要霉完了你覺得五枝不彀嗎？可要再吃五枝說罷那黑衣人又舉起手來向我面孔上撲來我的力氣雖小到了這時候也輪起拳頭來對他那宋夏瑞這時候却將身子當中一攔道有話好好說大家不許打我道誰先打誰你們能打得我也能打得你趁勢我先撲向那黑衣人身邊去霜華小榭道他們人多你真真尋死路了王紅雲笑了。

一笑。道。上海灘上。軟不得。虧得這一打。呢。霜華小榭。覺得詫異。道。怎麼。他們也怕你。這一打。麼五百洋錢。就是這空拳頭。晃一晃。算數了嗎。王紅雲道。五百是賴弗脫。不過這一打。打出一條生路來了。當時宋夏瑞極力攔住我。我嚷道。你怎麼不攏自家的人。却來攔我。宋夏瑞道。紅雲哥。你也是一個明白人。不能和我們這位金生兄比的。他夜裏少不要多喝幾杯的。有辰光。他的腦子裏不大清楚的。一面安慰着我。一面推开了那先前打我。耳光。名喚金生的人。道。金生。你也不對。怎麼不問青紅皂白。就嘴裏不清爽。不打他。打誰。你們怕他。我姓李的是不怕他的。上動手打人呢。請……請走開點。我們的事。我們自會解决你。這打到不對了。那金生還是恶狠狠的。道。怎麼他欠了錢還要打他。打誰。你們怕他。我姓李的是不怕他的。

海灘上怕了人還能混嗎，這時候帳房裏邊又走上兩三個人來連茶房也有十幾個人統通圍攏來連說帶勸將金生勸走了宋夏瑞見金生走了忙向我陪笑道紅雲兄不要動氣這人吃了幾年公事飯手底下鬆動慣了粗魯得很請你不必計較我們還是談我們的正經事說到這裏伸出五個指頭到底怎樣我也樂得撒賴道夏瑞哥我打也讓你們打了只好聽你們再往下辦了關起來也好送到警察局裏去也好送到西砲台槍斃去也好洋錢是一塊喰不性命有一條宋夏瑞聽了口風格外軟下來道紅雲哥不要尋開心了五萬五千一時你也許手頭不便呻這五百在你算不了什麼不說別樣隨便到那裏一處小房子裏兜一個轉身還有什麼不了結的事嗎……王紅

雲得意着。一路繪影繪聲的說出來。不提防被霜華小榭聽出。破綻霜華小榭忽地將面孔往下一沈。道好好你不打自招。原來你在外面上好許多的小房子呀。王紅雲急急分辯道。真是三馬路大舞台對過天曉得了除了你還有第二處嗎。外面這班人是不知底細的。以爲我王紅雲不知怎樣交桃花運呢。其實在唱新戲的當中我也算得是一個規矩人了。他們外邊要這麼說我也不好攔阻他。霜華小榭將信將疑道。那末後來你到底是到那一處小房子裏兜了一個圈子借了五百塊錢還了他們呢。王紅雲道還是沒有還。小房子到坐了一歇。原來他們在後樓亭子間裏設了一間吸鴉片煙的房間。房間很小。煙鋪到有兩隻也可以算得是小小的燕子窠了。當下我一口小

回絕了宋夏瑞以後，宋夏瑞還未回答我什麼衆人當中却又走出一位滿面煙容三十上下的瘦鬼來向宋夏瑞道：「夏瑞哥，這件事體我看一時三刻逼也逼不出什麼。大家還是緩一口氣到後面小房間裏去商量商量吧！」一句話提醒了宋夏瑞，忙將我連拖帶擁的擁到那一間小燕子窯裏來那一間屋子裏。除了我和宋夏瑞那吸煙的瘦鬼以外，還有一同走進來的兩個不三不四的人連我共計五個人他們碎的將門一關。宋夏瑞問我會抽嗎？我道謝謝宋夏瑞道有話我們躺下來也一樣。談的我道：「你儘管請自便吧！」宋夏瑞便也不客氣躺下去燒煙。這時候那吸煙的瘦鬼也躺在那另外的一隻榻上見我獨自孤坐他忙立起來走到我身邊向我拉了一拉道王先生請到。

這邊來。我們來談談隨便什麼事體。大家朋友淘裏還有什麼商量不通的事嗎？當時我也趁勢到那瘦烟鬼的榻上去。我和他向不認識。這時候見他如此殷勤，不得不先請教他的貴姓。台甫。他告訴我是姓魏，號伯薑。至於我的姓名，他早已明白。也無須我再告訴他。魏伯薑和我寒暄既畢，他問我道：究竟怎麼一會事？我們耳朵裏只聽見什麼三百五百，又說什麼今天明天。另外的話我們也聽不清楚。我們正要來解勸，解勸聽你們兩面說的話。大家全毛了。越說越上火，嚇得我們也不敢插上來。後來爽性你們打起來了。我們旁人更無發言之餘地……

我道一場括子。我打詩謎賭輸了，欠了帳房裏五百塊籌碼。這籌碼是宋夏瑞代捐的。這時候夏瑞哥要我還我，還不出魏伯。

薑道這事體不要緊呀。今天沒有明天送來也行了呀。老實話。大家出來誰帶三千五千現鈔票在身上呢。倘使真帶這許多。鈔票走在馬路上還發生危險呢……霜華小榭聽到這裏對王紅雲道看起來這姓魏的鴉片烟鬼到是一個好人呢。王紅雲冷笑一聲道你們真是女人家不曉得外頭時勢這種人那裏是好人還不是他們一黨的人他看見我和宋夏瑞鬧僵了出來打圓場罷了那時候我也樂得就此收場求一個脫身之計我對魏伯薑道對呀我也不是賴這五百塊不過今天付不出罷了魏伯薑道紅雲哥你身邊銀行支票簿有嗎我道沒有魏伯薑道怎麼你身邊連一本支票簿總不帶這件東西很可能以救急譬如今天的事你身邊有支票簿隨時簽一張出來就

完了日期儘管開得遠一點也不要緊我道我身邊沒有怎麼辦魏伯薑道沒有支票那真有些僵了他說到這裏將眼睛往上翻了兩翻吁了一口氣口中念念有詞道那真有些僵了那真有些僵了我見他那副神氣鬼頭鬼腦不覺有些好笑停了一會魏伯薑道我想了一個辦法了紅雲兄你現在身邊沒有錢明天行嗎我道明天一天當中五百也是籌不出魏伯薑這時候臉色又有些沈下來了他對我道那末依你說幾時有呢我道起碼一個月魏伯薑道一個月這句話虧你說得出不行不行說罷連連搖頭我道再早也要兩三個禮拜魏伯薑道三五天至多一禮拜那末大家還可以說說我道既是這樣我儘十天之內設法送上罷魏伯薑道十天太長了那末五天罷我

道五百的數目不是五十五塊一禮拜以內我拚命的去籌吧。說罷我立了起來意思想說有了還款期間借此可以出門。魏伯薑道且慢這一筆錢也不是我的我也不能作主我不過做一個管閒事的人待我和宋先生商量一下你且坐一坐再說罷便走到那邊煙榻上宋夏瑞的身邊不知附耳說了幾句什麼兩人商量了一會魏伯薑又走過來對我道這件事總算商量好了今天你身邊不便大家多是兜得轉的朋友不好意思用難爲情的手段出來如今你肯約定了日腳還錢這幾天當中我和宋先生說了由他墊一墊不過你要寫一張筆據給他薑道筆據怎麼寫詩謎賭輸了這句話總不好寫上去呀魏伯我道筆據怎麼寫詩謎賭輸了這句話總不好寫上去呀魏伯

不着提起了。這時候霜華小榭急急的追問王紅雲道究竟寫沒有寫什麼憑據呢。王紅雲道逼到如此怎麼可以不寫呢。你裏呢那末好那末好一錢賴弗脫你的記性怎麼這樣壞從前霜華小榭踩了一踩脚道你真是屈死爲什麼落筆據在人手裏呢那末好那末好一錢賴弗脫你的記性怎麼這樣壞從前張斷命筆據他要告你捉你到衙門裏吃官司後來我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替你還了那時候我不是對你說過下次項不要借銅錢就是要借千萬千萬阿好謝謝你筆下超生不要好。再寫什麼筆據時候隔不了多少日脚怎麼你又大筆一揮毛病復發又寫出筆據來了呢說罷十分憤恨王紅雲嘆口氣老道你眞是說現成的空話當時逼到那種樣子要不寫一張筆氣老

據他也決不肯放我過門。霜華小榭道：你這又是小孩子的话。了你不寫他們還能張開嘴來將你吃了不成還是將你打了不成打傷了打死了他們更討不到銅鈿了。你寫筆據真真是大錯大錯！你這隻斷命手平常日子我沒瞧見你提筆寫字連開一張大菜單你還叫西崽代筆怎麼銅錢銀子進出容易吃官司的筆據你到搖筆即來橫豎你會寫也會還弗關我啥事。王紅雲皺着眉頭苦着臉道要緊是喫啥要緊不過五百塊頭日子緊不過故此我一天到晚一顆心如同在火圈子裏頭鑽來鑽去呢。霜華小榭道：日脚是幾時呢？王紅雲滿面苦容一派悲聲道：就是明天到期。霜華小榭用手中吃大菜的叉子指指王紅雲的額角道：你這個人真真是昏脫了自家知道沒有錢。

日脚爲什麼還約得這樣近直頭是自家尋死路弗關我啥事。體王紅雲道當時我不依他那一天就是死路這麼寫了一張筆據當日天總算好來好散大家客客氣氣走出來霜華小道五百塊錢寫了筆據給他了他們還不和你客氣嗎王紅雲道事體已經如此你也不必埋怨我自己也不埋怨譬如走在馬路上讓汽車軋壞了一切醫藥等費用去五百元就完了霜華小榭道就完了你真說得輕鬆五百塊全付了嗎王紅雲搖頭道一塊錢全沒有付呢霜華小榭道那末你還不趕緊想法子王紅雲道不瞞你說念頭轉了兩天了湊來湊去連後台的三路角色全商量到了只湊到一百未滿還缺……說着伸出手四個指頭向霜華小榭臉上一揚霜華小榭道你這隻斷命

手不必給我。看銅鈿是。他輸脫的。叫他替你還便了。王紅雲道。他還得出我。也還得出了。如今想來。想去。總是。他不好……說着。左手提了一把大餐刀遞給霜華。小榭伸出右手攤在大餐檯上。檯布雪白。襯得那王紅雲的一隻手白嫩可愛。不露筋。不露骨。無名指上套着一隻小鑽戒。指那粒鑽石雖不大。可是翻頭不錯。在電燈底下照着。更是光芒閃爍。這一隻小鑽戒。就是霜華小榭從前送給他的。霜華小榭一則瞧見他戒指永遠帶着。不離手指。心裏已經歡喜。王紅雲是一個有良心的人。又見王紅雲的那一隻手委實不討厭。比比自家的一隻手似乎還沒有他那般腴潤。心中這時候說不出的愛他。抬起頭來笑一笑。問王紅雲道。你這一隻手。一把刃送在我面前做什麼。王紅

雲道全是我的。這隻斷命手不好謝謝你。我自己是殺不落。請了。說罷將左手的那柄刀使勁向霜華小榭手裏塞。好似真要。求霜華小榭動刀斷指似的。霜華小榭起初聽得王紅雲又欠下五百塊錢的急債。哭喪着臉向他說。一定又是要人替他還。債心中委實有些不高興。心想怪不得有許多小姊妹勸我。不要和這班唱新戲的夾淘。說唱新戲的沒有一個好人夾上了。他們沒有一刻沒有。一日不是被他拆白。總要拆得你精疲力盡。差不多連一副骨頭全要被他們一根一根拆了下来。方始放手。當時這些話我還不十分相信。我以為隨便那一種人當中隨便那一種行當裏也有好人。也有壞人。唱新戲的人固然。

壞人不少。但是有良心、有義氣的人也不見得一個沒有。譬如人家說起來，說我們吃堂子飯，當妓女的一定沒有一個好人。其實天曉得，堂子裏有良心的也還不少。那時候我橫住了這一個意見，便不聽小姊妹們的勸和王紅雲白相白相呢。不能算不稱心，可是一搭上了他，今天這樣明天這樣，我也着實結交他不少。每一個禮拜當中總有一兩天，橫一張條子來，帶洋五十元，豎一張條子來，帶洋八十元。我辛苦用爺娘的說給霜華，小榭聽霜華，小榭始終只有埋怨他的話，沒有替他料理的話。王紅雲也乖巧，曉得這一計不成，情急智生，伸出

手來要請霜華小榭動刀切手霜華小榭究竟是一個二十未滿的人心軟不過又看見王紅雲這般可愛人孰無情誰能遣此不但捨不得斬他那一隻手並且也動了替王紅雲還債之意當下心中不由得一軟不知不覺的伸手過去將王紅雲手中的大餐刀拿了過來向遠遠的檯角一放笑道這種小孩子有的把戲虧你做得出王紅雲正色道並不是小孩子的把戲我真不要這隻斷命手了你不肯動手還是讓我來自家動手罷我說罷立起來便伸手過去要搶回剛剛霜華小榭放在檯角上呢忙將王紅雲推了坐下道你真發昏了手是剁得的嗎王連自己的性命還不保漫說是一隻手了霜華小榭見了這樣還當王紅雲真是急得要剁的手道我連自己的性命還不保

這時候忍不住道：「你這人怎麼如此想？不開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體？」一揚括子，不過五百隻洋。一隻外國獵狗好的還可以值到三五百兩銀子，你的一條性命只值到五百隻洋嗎？還比不上一條外國狗的行情？你也看得性命太不值錢了！」王紅雲道：「值錢的人性命自然值銅錢。像我這種人，我自己要賣脫自己性命，恐怕五十隻洋也沒人要。要漫說五百隻洋，現在我一條性命差不多要被債戶逼得朝不保暮。上海灘上這般大上海，性命多要被債戶逼得朝不保暮。上海灘上的人這般多，有誰肯出五百塊錢來救我一條性命呢？」王紅雲說到這句話，那聲音有些發顫，又好似要哭下來似的。霜華小榭聽了，真覺有些不忍，抬起頭來，對王紅雲道：「嗰，你瞧瞧我這人怎樣？」王紅雲瞧了一瞧，道：「你不怎樣呀！」霜華小榭又問：

道。我待你怎樣。王紅雲嘆口氣道。你……待我再好也沒有了。霜華。小榭道。我待你既然好。你想我阿肯看你死吧。王紅雲道。你不肯看我死也沒法子呀。起碼五百塊錢裏面還缺四百塊。我這幾個月用你的錢零零碎碎也真不少了。從來沒有還過。你一次。這一次怎麼又可以累你。況且你近來因為我生意也不大好。你手邊也沒有什麼多錢。我怎麼好再累你與其累了。你叫你被債戶逼得性命交關還不是我逼脫了性命乾淨。霜華。小榭笑了一笑道這種客氣話用不着說了。我和你軋了這許多時候的老朋友了。賽過自家人。我力量做得到還有什麼呢。霜華。小榭沈吟了一下道湊呢。到不難……王紅雲得到這

一句話頓時高興起來忙伸過兩隻手去捧着霜華小榭的一隻手道你真救了我這一個難關我真謝謝你了霜華小榭道你莫高興我手頭現成的四五百却沒有還要轉一個念頭呢說罷眉頭皺了兩皺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定了神向檯上玻璃瓶上的一簇鮮花發呆王紅雲是向來曉得霜華小榭的老脾氣到了要緊關頭他向來是如此的悄悄的坐着不敢咳嗽一聲聽他定神轉念頭恰恰在這當兒西崽推門進來送進兩杯咖啡茶王紅雲見了向西崽搖了一搖手叫他退了出去西崽不知道他們裏面有什麼把戲只得將身體縮了出去霜華小榭睜眼瞧見了忙道阿是咖啡拿進來王紅雲也一疊連聲叫喂喂喂拿進來拿進來西崽將咖啡送上斟了牛奶放好了

車糖出去。霜華小榭用小調羹攬着咖啡。笑對着王紅雲道。怎麼西崽送咖啡進來。你又叫他拿出去呢。王紅雲道。我恐怕你正在轉念頭的時候。驚動了你。霜華小榭笑了一笑道。念頭早已轉成功了。明天來不及要後天可以交給你。王紅雲道。明天後天只推板。一日那末。我再去和他們商量吧。只要數目齊了。一天半天總可以捱一捱的。霜華小榭嘆了一口氣道。法子我來替你想良心。你要挖點出來給我。嘻。王紅雲正色道。良心我早已一塌括子挖了交給你了。我肚皮裏決不再藏一點點給別人。你放心便了。你這樣待我。我再將良心挖了給別人。走出這裏。大門對過跑馬廳裏的馬也要跳出來踏死。我不要說是汽車了。霜華小榭搖搖手道。不要發咒。發咒是騙騙人的我們。

在檯面上待客人。一日到夜也不知發幾千幾個咒呢。一個也弗在心上。你別將這種米湯咒來騙我。王紅雲涎着臉道。我這咒是良心上發的不是。摟白相打棒發的。霜華小榭道謝謝。龜良心隔肚皮誰瞧見呢。王紅雲這時候情不自禁的走上去。向霜華小榭身上撲來。如今暫且不提王紅雲撲到霜華小榭的身邊去。且說那八號窗外探窺的劉理球和柏畏仁兩個人將窗內這一幕的活劇看得清清楚楚。恰巧那扇玻璃門。窗未曾關緊。霜華小榭和王紅雲的話沒一句沒有聽見。柏畏仁對劉理球道。王紅雲真可以居然三言兩語假裝剝手便能將霜華小榭的四五百塊錢騙到手中。口齒動作好生厲害。劉理球道。這也不關他的口齒伶俐。實在是霜華小榭被他迷着。

了。跳不出這個迷魂陣。我常常說。天地間最厲害的。莫過於男女之情。一入情關。任你是英雄好漢。也難逃出粉身碎骨傾家蕩產。亦所心甘。何況這區區四五百塊錢。在霜華小榭看來。也並不爲難。只要在歌筵酒陣當中。趁那客人魄蕩魂搖之際。稍稍提一點精神灌一些有效力的迷湯。還怕他不拿錢出來嗎。他們錢的來路容易。因此用得也不甚可惜。內行的拆白黨。願意。軋。倌人。正因爲他們的錢比較上。容易拆得出。柏畏仁道怪不得呢。我嘗嘗瞧見小說上所載的。倌人倒貼客人的。很少。倌人倒貼戲子的。很多呢。劉理球道。小說上的話。原也靠不住。不過講到倒貼的資格。當然要先讓戲子佔一個重要位置了。兩個人正說到這裏。只聽見隔壁房間裏。霜華小榭高聲對王。

紅雲道：「弗要吵噓，快點撤鈴算帳罷！」劉理球對柏畏仁一笑，道：「隔壁的問題現在圓滿解決了。你聽噓？他們要會帳到別地方去了。」柏畏仁又趕到陽台上，向隔壁看去，果然見霜華小榭叫西崽進來付帳，另外又給了一張鈔票給西崽。柏畏仁雖瞧不見是多少數目，却見西崽滿臉笑容，再三鞠躬道謝，必不是一塊兩塊霜華小榭付完了賬便和王紅雲一前一後的踱了同去。劉理球這時候也伏在欄干邊，向下留心，果見霜華小榭王紅雲兩人出了一蘋香，各人跨上一輛黃包車，向南而去。

劉理球對柏畏仁道：「今天我們這一齣文明新戲的表面內幕，可以算得看到澈底澈清，却是一個難得機會，也算碰巧。柏畏仁道：「這種情形真比看小說還要有趣呢……話猶未了，劉

理球忽的喊了一聲道哎呀畏仁你猜猜看什麼時候了畏仁到給他吃了。一驚忙走過來看時見理球的表上已是三點三刻柏畏仁道真不早了尋常日子我是早已深入黑甜鄉裏了劉理球一面忙撤鈴叫西嵒一面對柏畏仁道我們這樣冷眼一旁瞧熱鬧到不知不覺要天亮了西嵒進來理球付清了錢畏仁道了一聲謝劉理球和柏畏仁一同下樓剛剛走到門前忽然有一個女人從黃包車上跳下來一看見劉理球楞了一楞理球見這女人對他瞧得出神也向那女人細看可惜這時候一蘋香陽台邊的電燈熄了燈光模糊瞧不子細那女人却先開口問劉理球道哎呀你阿是劉四少劉理球聽他這一喊再定睛看時忽然想起了原來這人前兩年在上海做妓女喊却

很有名氣，喚作薛珍珍。後來因為租界禁娼，被抽籤抽去了。薛珍珍不高興，在上海頂別人的牌子做生意，開碼頭到別處去了。劉理球有一個要好朋友，曾經與薛珍珍有不解之緣，當時酒邊爭畔，劉理球常常躬逢其盛。因此，劉理球與薛珍珍也很熟。這一年多以來，劉理球和薛珍珍消息隔絕，也不知薛珍珍在南在北。這時候不提防，在一蘋香門前，無意與薛珍珍碰見。薛珍珍却先招呼，劉理球認清了薛珍珍，也向他點頭。問他幾時來的，薛珍珍道：「來了三天了。」劉理球隨口問道：「可是住在一蘋香？」薛珍珍嘆口氣，道：「沒法子，只好住在這裏呀。」說時，四面看了一看，見理球身邊還有一個朋友，立着薛珍珍不便多說，忙問劉理球道：「少這時候有空嗎？」劉理球笑道：「這時忙，問劉理球道：「少這時候有空嗎？」劉理球笑道：「這時忙，」

候快天亮了。除了睡覺還有什麼事嗎？薛珍珍道：「四少，你也向來睏晏早的。那末何妨請到裏面來到我房間裏坐一坐。我還有位朋友呢。你住在幾號裏？我明天再來看你吧。」薛珍珍道：「四少的朋友也好。一淘請進來坐坐。我也沒有什麼不便告人的閒話呀！」劉理球見薛珍珍殷殷相邀，意思要再同他進去，便問柏畏仁：「怎麼柏畏仁平日頗講衛生，向來每天早晨起得很早晚，柏畏仁已經到四五點鐘還不歸家安睡，正是從來所未有之遲。這時候確有些精神疲倦，支撐不住，又見和劉理球說話的也是一個勾闊中人，柏畏仁性質本來與嫖界相近，更懶得週旋，便對劉理球道：「我委實精神不濟，要趕回去睡。」

覺。不再。奉。陪。了。劉。理。球。也。不。堅。邀。於。是。柏。畏。仁。僵。了。黃。包。車。自。
去。薛。珍。珍。便。邀。劉。理。球。同。入。一。蘋。香。上。樓。轉。過。老。房。子。直。到。新。
房。子。三。層。樓。這。時。候。扶。梯。邊。的。電。燈。全。熄。了。只。剩。下。幾。盞。太。平。
門。的。紅。燈。透。些。光。來。甚。形。黑。暗。薛。珍。珍。一。路。走。着。一。路。對。劉。理。
球。道。四。少。走。好。仔。暗。來。這。裏。二。老。板。真。刮。皮。連。一。盞。兩。盞。路。燈。
全。要。打。算。打。算。不。肯。點。通。夜。害。得。客。人。上。下。不。便。水。門。汀。的。扶。
梯。又。不。釘。麻。毯。走。起。來。滑。來。昨。天。我。穿。的。高。跟。新。皮。鞋。幾。幾。乎。
滑。得。滾。下。去。不。是。旁。邊。有。一。個。人。扶。住。真。要。攢。煞。呢。劉。理。球。笑。
道。你。自。己。不。好。爲。什。麼。要。住。三。層。樓。這。幾。層。扶。梯。是。多。跑。的。薛。
珍。珍。道。下。面。空。房。子。沒。有。了。呀。說。着。上。了。三。層。樓。西。角。上。已。到。
了。自。己。房。間。推。門。進。去。劉。理。球。子。細。看。時。只。見。房。間。內。只。擺。了。

一隻旅行皮篋，梳妝台上擺了些雪花粉、玫瑰霜等類。此外並無行李等件。薛珍忙撤鈴喊西崽泡茶，一面對劉理球道：「四少不要客氣，請坐下談。」話說着便拉理球同坐在睡榻上。理球道：「一別兩年，想不到今天在這裏碰着。」薛珍笑道：「說也奇怪，我正要尋你呢。今天碰不着明天也要特為來看。」劉理球道：「尋我什麼事？可是託我尋訪從前和你要好的那位胡二少？」薛珍道：「胡二少早已忘了我，我也早已忘了他。現在我要託少爺尋我作什麼呢？」薛珍道：「我尋你四少的就是……」劉理球道：「你四少的……」薛珍道：「是……」劉理球道：「薛珍，你四少的……」薛珍道：「好端端的爲什麼要託四少替我請一位律師？」劉理球道：「哎呀，你難道你要和人家打官司不成？」薛珍道：「官司到用不着打官。」

司。不過。我吃了苦頭。要借重律師替我撈點本。轉來劉理球道。
你吃了什麼苦頭。是在馬路上被白相人打了一頓嗎？這件事情。
律師可不靈了。律師雖然比平常人來得硬碰着。不講理的。白
相人律師也只好對他嘆氣。究竟律師也不是一個三頭六臂。
的人呀。薛珍珍搖搖頭道：白相人到是白相人。不過是一種有
面子的。不打人的白相人。劉理球道：只要有面子的人。律師就
能吃得住。律師就怕不講面子的人。他便沒法了。律師當中我
的熟人。很不少。中國的。外國的。法蘭西的。我統通有熟人。只須
你將什麼事告訴我。我自有辦法。一定替你介紹一個相當的。
律師沒有第二個法子了。前年我自從小花園被抽簽。抽脫了。以
人薛珍珍道：事體呢。很不算大。不過我可氣極了。我想除了律
師。沒有第二個法子了。

後我便將兩房間傢生一間是柚木的房間傢生還有銅牀等。等一房間是書房間紅木傢生統通從生意上搬出來租了一幢。一樓一底的房子暫且歇一歇脚劉理球道哎呀你這兩房間傢生一幢一樓一底怎麼擺得下薛珍珍道幸虧我那一樓一底是新造的開間雖不甚寬敞另外有亭子間晒台在三層樓上因此多兩間房子還勉強擺得落那時候也怪我不好生意是不做了這裏一蘋香常常夜裏來吃物事剛剛有一天在穿堂間裏碰着這個死鬼那末好這點斷命傢生全送給他了劉理球笑道上海灘上真有鬼來搬你的傢伙嗎薛珍珍道四少你又要說笑話了上海這一點小地方人還夾不下那裏還有鬼夾的地方便是有鬼也不敢來搬人的傢伙我說的這死

鬼。實實在在。是一個人。不過比鬼還要惡。劉理球忙問道。什麼人。什麼人。薛珍珍停了一停道。人呢。慢一點說。說出來。你一定認得的。我先告訴你。他騙我傢伙的事體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請他吃律師信。除掉吃律師信以外。還有什麼法子。劉理球道。那末。你先說。噓。薛珍珍道。有一天在穿堂間裏碰着他。劉理球道。那是你已經說過了。不必說了。以下呢。薛珍珍這碰着他以後。他客客氣氣的和我叫應了一聲。我也對他點點頭。他問我是來吃物事嗎。我說是的。他說我有一間房間訂好在沿馬路那邊。軒敞點。我們到那邊吃點物事吧。我一想。他也曾經叫過兩節堂。唱說生不生說熟不熟也總算是老客人。當時我便和他到沿馬路的那間房間去了。劉理球笑道。哎呀。他和你。

只叫應了一聲。你便跟着他開房間嗎。薛珍珍掩着口笑道。四少。你真是瞎纏了。沿馬路那一間是大餐間。也不是旅客住宿的房間呀。劉理球笑道。那還好。那還好。薛珍珍道。還好。真不還好呢。就這一頓半夜大餐。一吃。吃脫了兩房間傢伙了。劉理球道。可是他和你借傢伙嗎。薛珍珍道。那到不是。那一天他請我吃了大菜會了賬。兩人一齊下樓。他一直送我到樓下方始問我。到那裏我說。我現在也沒有生意上去了。只有轉去。他隨口問我房子借在那裏。我說在大世界過去鹹水路。他說巧極了。巧極了。我正要到長浜路去呢。那末送你一程罷時候不早了。想也不錯。我便對他說。那末謝謝你了。這時候劉理球道。怎樣。你也省得你路上冷靜。究竟兩部車子。一路走。胆子壯。一點我一。

他路上出了你花樣了嗎薛珍珍道那到沒有他一直送到我門前他搶着替我付了車錢我去敲門他立在我身後我道謝謝你到了開了門我會進去的這裏弄堂裏不怕什麼了他道有心送佛送到西天候你進去了我再走我想他這人良心到嘸啥恰恰真巧我那樓上的阿金不知怎樣這一天睡得糊塗我敲了半天還沒來開正在我砰砰嘣嘣的時候他低低的含笑問我道這房子是你一個人住嗎我點點頭道正是他又問道裏面沒有別人嗎我道沒有他涎着臉湊上來問我道那末我可以進去坐一歇嗎四少你想我這時候總不好意思板面孔道說不可以只得順嘴說一句道這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地方龌龊點請還請你不到呢我的話猶未了恰恰阿金開

了門。我便引他到樓上坐。四少……你想半夜三更。我獨家住的樓上只有一個我。只有一個他。大家都是老朋友。大家年紀都在二十弗滿四少……薛珍珍說到這裏臉上微微的一紅。用一塊杏黃印花印度綢的大手帕掩住了臉格格的笑道那也不必說了。劉理球有意和薛珍珍尋開心。追問道這是緊要的關子怎麼好不必說呢到底怎樣呢薛珍珍道四少你不要要那瞎纏了這還猜不出嗎劉理球假癡假呆道猜不出究竟他那一夜長浜路去沒有去薛珍珍道他那裏到什麼長浜路他全是一是鬼話劉理球微笑了一笑道我明白了那一夜長浜路是沒全是有去短浜路是去準了薛珍珍道四少人家說正經話你全是這樣瞎三話四尋別人的開心我不和你商量了劉理球道那

末後來怎樣呢。薛珍珍道：「後來嗎？也沒有怎樣。不過他常常來。那時候我也冷靜得嚙心向他常常來，也不討厭。隔了兩個多月，我便到北京去做生意去了。我們到底是上海長大的人，上海老家鄉總攢不落的，總不會一輩子在北京這種灣古頭的地方呀。那末我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物件，帶也帶不了許多。賣起來也坍台煞。因此我決意將鹹水路這一幢房子留好了。橫豎每月房錢也不多，頂下來的時候很便宜，只有十四塊錢。一個月我將這話和他一商量，他說蠻好。你到北邊去三個月，兩個月就回來，仍就好。一脚住進來，免得住旅館，一切傢伙東西，可以不動。我也替你這樣打算，不過你這房子總不能沒有。人看守呀。你去了我一個人，這裏只可以來轉一轉，住是不會。

住。在。這。裏。的。了。當。時。我。聽。了。他。的。話。想。了。一。個。法。子。留。阿。金。在。
 這。裏。管。物。事。請。他。常。常。來。看。看。阿。金。的。用。場。我。留。下。三。個。月。的。
 糜。草。三。個。月。以。後。我。再。從。北。京。寄。得。來。他。道。那。到。不。打。緊。密房。租。
 用。場。我。也。替。你。墊。得。起。的。不。過。我。總。盼。望。你。早。一。點。轉。來。北。京。
 時。勢。也。不。大。好。萬。一。兵。兵。兵。打。起。仗。來。你。吃。得。消。那。些。驚。嚇。
 嘴。我。聽。他。那。一。派。的。話。十。分。入。情。入。理。我。便。留。阿。金。看。房。子。我。
 到。北。京。去。了。臨。走。的。那。一。天。他。一。直。送。我。到。蘇。州。我。再。也。想。不。
 到。他。會。吃。沒。我。的。傢。伙。呀。劉。理。球。道。怎。樣。你。走。以。後。他。就。到。鹹。
 水。路。去。回。脫。阿。金。搬。傢。伙。嗎。薛。珍。珍。道。那。到。沒。有。怎。麼。快。
 太。靠。不。住。不。放。心。想。起。了。阿。金。寫。信。到。上。海。喊。呵。金。去。阿。金。
 一。手。

去房子傢伙全歸了。他的了劉理球道哦。我知道了你這位恩客一定趁你的娘姨阿金到北京以後他便將傢伙賣去了寫封信通知你是不是薛珍珍道他倘若這樣爽爽快快的辦給我一個信我也氣得過銅鉗票子我向來看得很輕還不算稀奇漫說是這一點傢伙了事體說起來正要氣煞呢他自從阿金走後却隔兩個禮拜總有一封信給我信上花言巧語問我幾時回來又說房子我派了一個靠得住的人替你看守着叫我不要擔心後來漸漸的信來得少了大約一個月一封了這三個月裏連一封也沒有了我也不留心我想男人大一半沒有長性是靠不住的在一淘的時候千恩萬愛一隔開了慢慢有的淡了再多隔些時候更淡得沒有影蹤了他先有信來後來

信少。也是。一件。不。稀。奇。的。事。我。也。不。怪。他。劉理球。笑。道。男人。不。
見。得。個。個。如。此。吧。你。怎。麼。看。得。透。男。人。這。樣。不。值。錢。薛珍珍。道。
四。少。不。要。動。氣。男。人。的。心。腸。真。真。被。我。看。得。穿。裏。穿。了。大。家。不。
要。好。沒。有。什。麼。來。去。客。客。氣。氣。的。倒。還。罷。了。越。是。兩。家。頭。要。好。
了。將。來。一。變。了。心。那。末。反。轉。面。孔。來。比。陌。陌。生。生。的。還。要。來。得。
厲。害。還。要。無。情。無。義。從。前。千。般。的。恩。愛。眼。睛。一。抬。一。些。些。也。不。
掛。在。男。人。的。心。上。了。不。瞞。四。少。說。我。這。幾。年。當。中。吃。得。男。人。的。
苦。頭。多。了。像。剛。剛。我。說。的。這。人。不。過。吃。沒。我。一。點。傢。伙。還。是。
事。呢。小。事。雖。然。小。事。氣。也。真。氣。得。煞。人。你。猜。怎。樣。阿。金。走。了。以。
後。他。不。知。在。那。裏。臨。時。軋。着。一。個。賤。貨。老。實。弗。客。氣。就。住。到。那。
鹹。水。路。的。房。子。裏。去。了。我。的。樓。上。櫻。下。的。傢。伙。好。像。全。是。他。

預備好了替那賤貨掙得四少你想他們阿要寫意劉理球道這些情形你隔着很遠怎麼會給你知道是他寫信告訴你的嗚薛珍道他瞞還來不及那裏肯告訴我呢天有眼睛這種現成的福氣不許他們享得長遠沒有幾個月工夫那賤貨不知怎樣一來和他又拆散了他便不高興再到鹹水路來索性將兩房間傢伙賣脫了他一面還騙我寫信到北京來說鹹水路的房子房東要翻造了現在只好將傢伙搬出來寄存在一家要好的朋友家裏我在北京接着這信有些不相信因為鹹水上水路的房子造了不到五年很新很新不會翻造的我便回信問他他又回信說現在上海不比從前租界上的人更多租界上的地皮日貴房東要加房租房客反對不答應房東沒有第

二個法子。只有拆屋翻造，驅逐房客，搬場。並不要等到房子舊了，要坍下來再翻造。那封信却寫得很清楚。我也没有話說。也許上海天天變花樣，是有這種樣子。也難說……劉理球點點頭，道這個情形到一些不錯。是有這樣只顧拚命加租，不顧房客的性命。房東呢？薛珍珍搖搖頭，道真不是呢！我回到了上海來，到鹹水路一看，那房子還是整整齊齊，一些沒有改動。我兜到底，不相信他的話了。走進弄堂，敲敲我那舊房子的門，裏面開出來一個小姑娘，對我望望，問我姓啥，尋啥人。我從前住在那裏，是說姓王。我便向小姑娘問道：「從前姓王的可住在這裏麼？」那小姑娘搖搖頭，道：「不對，不對。這裏是姓何的獨家住，沒有姓王的。」你尋錯了。說罷，碎的將門關了。劉理球道：「這時候既然開

了。門。你。何。不。借。此。爲。由。走。進。去。看。一。個。究。竟。薛。珍。珍。道。我。去。大。
 胆。敲。門。也。是。這。個。意。思。我。對。何。家。小。大。姐。說。話。的。時。候。却。子。細。
 瞧。那。客。堂。裏。的。陳。設。果。然。是。一。個。住。家。人。家。的。樣。子。上。面。供。着。
 菩。薩。邊。上。還。有。祖。宗。堂。我。想。倘。然。他。將。這。房。子。自。己。做。什。麼。小。
 房。子。的。用。場。一。定。不。會。有。菩。薩。有。祖。宗。有。香。爐。有。燭。台。的。上。海。
 灘。上。借。小。房。子。的。人。誰。也。不。是。懶。大。那。裏。肯。出。了。大。房。錢。請。祖。
 宗。菩。薩。一。淘。住。在。裏。面。的。道。理。因。此。我。相。信。這。一。家。人。家。一。定。
 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住。家。人。家。劉。理。球。道。那。末。剛。纔。那。許。多。情。
 形。你。怎。麼。知。道。呢。薛。珍。珍。笑。了一。笑。道。天。底。下。的。事。體。叫。做。要。
 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我。剛。剛。從。姓。何。的。家。裏。碰。了。一。個。釘。子。
 正。待。轉。身。忽。然。那。隔。壁。一。家。人。家。走。出。一。個。女。人。來。那。女。人。

見我呆了一呆，我也好像和他很面善。想起他是貼間壁鄰居，潘奶奶不由的和他點了一點頭。潘奶奶見我和他點頭，他也記起來了。他說：「你不是住在這裏的王家阿姐嗎？」我道：「正是。」你如今還住在這裏嗎？」潘奶奶道：「我一直沒有搬舊年打仗加二，沒有地方好搬了。接着問我道：「王家阿姐是幾時回到上海來的？」我道：「剛剛來了，沒有幾天呢。」潘奶奶道：「你這房子項脫了，真可惜。」項費太便宜了。我早一點知道，讓我項下來，好好的可以賺幾個錢呢。我聽了這話，心中明白了一半，知道拆房子的時候，我不在上海一些，沒有知道全是他們替我經手的。我也知道吃了虧了。潘奶奶又道：「哎呀，談起吃虧兩個字，你那

兩房間傢伙比你房子還要吃虧呢。劉理球道到這時候你方纔曉得你那兩房間傢伙沒有了。薛珍珍道是呀。我聽了潘奶奶的話方纔明白。我便問道潘家嫂嫂你知道我那兩房間傢伙已經賣脫了嗎。潘奶奶道怎麼不知道。說來話長。王家姐姐你有空嗎。請到裏面去坐一歇。我一想立在門口說話總不像樣。我心中正要打算問個明白底細。於是同着潘奶奶一同進去。稍坐。潘奶奶便告訴我這房子還是前三個月頂出去的。講到頂費可以頂三百多塊錢。據說你們那位少爺只收了電燈錢六十隻洋。輕輕便將房子頂脫了。你想這一家住戶豈不是揭着便宜貨嗎。我道房子到不去管他。我那傢伙是怎样送脫的呢。潘奶奶道傢伙是由你們那位少爺喊了北京路一片。

拍叫貨店裏的人來瞧了一瞧估了一估連傢伙連零零碎碎的用品賣去的據說只賣三百塊錢大家有眼睛評品起來你那兩間物事新的至少要值到一千二三百就算舊的打個頭也值到七八百塊錢賣得好一千整數數得上呢三百塊錢折送脫阿要可惜等到我知道了拍叫貨店裏的人已經僱好了塌車一件一件的往車上裝去了怎麼這些情形王家阿姐你不知道嗎我搖搖頭道我在北京那裏知道潘奶奶道哦怪不得呢我想你一定是不是知道的偷然你知道你決不肯這樣拆爛污賤賣的到底一件一件東西掙起來好不容易呢連我這少爺是怎麼一個心腸連這一點算計還沒有嗎好貨賤賣豈位這

不可惜……潘奶奶只顧說當時我只好搖搖頭嘆嘆氣和潘奶奶另外談了些不相干的話走了四少你想證據確鑿尋着他這沒良心的人說話他還賴脫得嗎因此我特爲託你四少請律師和他交涉劉理球道哎呀這個交涉律師到不大好辦薛珍珍道怎麼掛到牌子做到律師這一點點討傢伙的本領全沒有嗎劉理球道不是這樣說法律師也講一個理薛珍珍道四少你纏錯了我是曉得的上海灘上的律師不比別場化別場化律師要講理上海灘上律師用不着講理越是不講理的律師生意來得個好句句閒話有理可講別人自家去師幫我一個忙劉理球道你要叫我請這種不講理有名氣的律講了用不着請律師故此我託你四少要尋一位有名氣的律

律師我到一時頭上想不出什麼人來其實你這件事第一難辦的就是你交傢伙給那個人並沒有他收到傢伙的憑據律師和人討東西不管是一根針一根線總要有憑據你這沒有憑據的事律師見了恐怕也要皺眉頭呢薛珍珍道點交傢伙是沒有他的收條筆據但是我到北京以後他常常有信來信上有兩封提起傢伙的話我想這也能算得憑據罷劉理球道只要是他的親筆那就行薛珍珍道親筆不親筆我不大認得不過他能寫信是我知道的我想他寫給我的信內中有許多兩家頭要好難爲情的話他一定不會叫別人代筆的劉理球道這些信你全在身邊嗎薛珍珍道信是不在身邊在箱子裏我因爲物事多叫阿金坐海船運來的是我是一個光身體坐火裏

車來的海船上的風浪委實吃不消。橫豎一兩天阿金他們也准要到了劉理球道只要有就好現在我想起來還用不着講到憑據上呢先請律師寫封信去問他討討看倘使討着了那最好了討不着再打官司罷薛珍珍點點頭道蠻好蠻好我也這個主意劉理球道那末明天我替你介紹一個律師便了薛珍珍道可要我同到律師那裏去劉理球道寫一封信的事薛珍珍道他家在那裏我記不清是什麼門界還是法蘭西地界因為一個地界裏有一種律師這是不能瞎纏的薛珍珍道他好在他天天要到歡樂總會去的劉理球道哦歡樂總會

就是那七馬路拐角上的大洋房嗎。薛珍珍點點頭道。正是。正是劉理球道。那很好辦。那地方是公共租界大英地面上的律師。我熟的最多。明天隨便託一個人就行了。說到這裏。劉理球又笑了。笑道。你說了半天。還沒說出這人是誰。薛珍珍道。明天到律師那裏再說罷。劉理球道。咦。明天你不是不到律師那裏去嗎。今天何妨說了呢。薛珍珍道。不是別樣。我自從生意上抽籤以後。無論什麼人面上。總說我馬上到北京去的。和他這一段的事體。大家沒一個人知道。如今說出來。阿要坍台。劉理球道。上海灘上年紀輕輕的朋友。軋兩個姘頭。算啥稀奇。你真要緊。我這人嘴最緊。決不替你亂告訴人。薛珍珍道。四少。你到

是。一。個。靠。得。住。的。人。要。是。靠。不。住。我。也。不。和。你。說。了。劉。理。球。道。
 那。末。好。了。喎。可。以。說。了。呀。我。還。格。外。替。你。留。心。託。一。個。嘴。緊。的。
 律。師。你。總。可。以。放。心。了。薛。珍。珍。將。粉。臉。撲。在。沙。發。上。只。是。不。肯。
 挑。起。來。被。劉。理。球。逼。了。幾。次。薛。珍。珍。道。四。少。我。想。傢。伙。不。要。了。
 省。得。淘。這。一。場。氣。那。末。大。家。也。不。曉。得。有。這。麼。一。段。事。體。你。看。
 阿。好。劉。理。球。道。哎。呀。你。這。人。也。太。沒。有。主。意。了。話。猶。未。了。
 只。聽。見。隔。壁。房。間。裏。有。人。高。聲。大。叫。道。哼。我。怕。你。嗎。劉。理。球。和。
 薛。珍。珍。全。嚇。了。一。跳。劉。理。球。疑。心。隔。壁。那。人。正。是。薛。珍。珍。幾。次。
 三。番。不。肯。說。出。來。的。那人。究。竟。是。否。即。是。變。賣。薛。珍。珍。傢。伙。的。
 那。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薛珍珍在一蘋香旅館裏汨汨告訴劉理球，怎樣被人將兩房間傢伙賣去。要託劉理球尋一位律師寫信給那人索還原物。等到劉理球問薛珍珍那賣脫傢伙的是誰，薛珍珍吞吞吐吐不肯說出。惟恐因爲一說出來將從前和他軋姘頭的一段事被人知道。想了一想索性不肯說了。劉理球說他太沒主意。正在這當兒忽聽隔壁房間裏的人大叫一聲：「我怕你嗎？」深夜人靜之時忽有此巨聲發作。劉薛二人不覺吃了一驚。再一細聽，又聽見隔壁有女人聲音回答道：「誰也不怕誰？」那聲音也很是粗暴。接着那起先高聲男子大拍檯子，其聲甚厲。劉理球問薛珍珍道：「隔壁是什麼人你知道嗎？」薛珍珍搖搖頭道：「不知道。這樣吵鬧到着實有些厲害呢！」說着便立起來，掀了一掀電。

鈴喚進一個西崽，隔壁住的是啥等人。西崽道是北邊下來的吃軍界飯的薛珍珍，道啊怪不得是灣舌頭聲音呢。那末女人は是啥人？西崽笑一笑，道是男人的家小。男人先來家小，後頭追來的男人應酬多，夜裏回來晏一晚，一點家小像煞吃醋，在這裏住了三禮拜，多了常常相罵的。弗稀奇，劉理球道：這樣夜深了，吵天吵地，別個客人鬧得不安了呀！你們該去攔住他們吵鬧。纔是西崽，是寧波人，聽了搖搖頭，道阿拉弗敢，這班人枕頭邊上總是他們夫妻，吵慣了的，不到半個鐘頭就要安穩了，說到這裏，只聽見那隔壁男子高聲道：你再這樣明天你先給我滾回去，女人道：哼！那沒有這樣容易，劉理球道：聽聽這聲音似乎。

女人比男人兇。西崽道是的是的吵起來像煞男人凶吵到後來男人吵不過女人還是讓女人佔上峰。男人反倒不響了。話猶未了只聽見隔壁房間裏那女人接着道你叫我滾回去嗎你也配叫我滾吃了半年飽飯就眨眼不認識人了你忘了你的飯碗那裏來的。那男子道別胡說我還靠你嗎。那人道你真要我嚷嚷出來嗎好好好客店裏的人也不少。咱们到外邊去說說到這裏好像女人一骨碌從床上起來接着拖鞋子的聲音薛珍珍道哎呀這一轉鬧大了要鬧到門外頭來了我們好去看熱鬧說着要拉着劉理球出去劉理球道不會鬧出來的夫妻們吵嘴完結得最快了他歇一歇就要和好。用不着你着急那西崽立在一旁也笑道大小姐放心點他

們再也鬧不出來的聽說這男人的差使還是家小的身邊換來的男人交關怕這家小那裏敢和他強剛剛不過是火頭上拼命大膽說幾聲罷了果然奇怪那隔壁女人下床起來以後男人的聲音忽然低下去了只聽見男子道這算什麼起來做什麼留神招涼有話躺着還說不了嗎那女人道我和你到外邊人多的地方去講大家評評理派誰的不是那男子道別人誰管咱們的閒事嚷嚷出來咱們有面子嗎那女人冷笑一聲道哦你也怕嚷嚷你也講面子那末你爲什麼要我滾回去了那男子道我是氣極了一句話真叫你滾嗎那女子道你不能說得出這一句話就有叫我滾的心我等着你叫我滾劉理球聽到這裏吐一吐舌頭對薛珍道哎呀這個女人到凶來

薛珍珍道男人靠着女人女人自然要凶過男人這也是應該的呀……接着聽見隔壁那男人道你別鬧了你瞧瞧你的手表這時候是什麼時候了有話明天說不管誰叫誰滾今天總要滾不了還是睡了再說那女人却還是一副倔強的喉嚨嚷道要滾還是早一點滾上海比不得咱們鄉下什麼時候不管早晚還是有滾處那男人道你來了沒有多少時候你能懂得上海的事嗎真是笑話了還是睡吧明天再說這以下的聲音便低微含糊了西崽在旁笑了笑道今天他們又吵完結了劉理球到底這人姓什麼打聽出來也是好新聞薛珍珍道四少大概你明天又要登報了劉理球搖搖頭道不過說說白相罷了真要一段一段登起來報紙上還沒有這許多地位呢

薛珍珍見西崽還立在一旁忙伸手去摸了一摸茶壺對西崽道茶冷了你去沖一壺來西崽答應着拿了茶壺出去劉理球一廻頭看見沿街的玻璃窗上已現魚白色對薛珍珍道你瞧瞧天也亮透了我要去了薛珍珍道索性停一歇吃一杯茶再走劉理球道不吃說罷要走出門忽然想着道咦說了半夜到底賣脫你兩房間傢伙的人是誰薛珍珍又頓了一頓道就是黃姐姐劉理球道哦可是他妹妹叫黃哥哥的那黃姐姐嗎薛珍珍含羞道正是這個小鬼劉理球道這却是你自家不小心黃姐姐走到那裏拆到那裏誰還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夾了他的淘薛珍珍道這真是冤枉孽障已過的事談也不要談起到了劉理球道你今天既和他要到傢伙已過的事到不能不提

偷若不提這傢伙便沒有因頭了薛珍珍道既這樣要提起因頭那末明天律師寫字間裏我不去了一齊拜託了你四少轉一個灣罷省得一句一句的自己告訴律師豈不坍台由四少轉一個灣去說像煞不大難爲情偷若傢伙拿到最好拿不到我也只好認一個弗識頭這種事體打到官司講起從前的話我面皮終究有點老不出謝謝你四少我一切拜託你吧劉理球點點頭我明白我明白此刻已經天亮了也不能說明天只好說今天了此刻我回去睏一歇今天下半天空去替你託一個律師今寫封信去便了我想黃姐姐也總算一個要面子的人這樣騙用場呢正說到這裏西崽送進新泡的茶來薛珍珍却自己取點驅

過。杯。子。替。劉。理。球。倒。一。鍾。遞。給。理。球。理。球。道。其。實。我。不。要。喝。
 了。你。這。一。番。雅。意。我。不。能。不。喝。說。着。接。了。過。來。呷。一。口。道。哎。
 呀。好。漫。薛。珍。珍。道。剛。泡。的。茶。怎。麼。不。漫。劉。理。球。笑。道。等。這。一。杯。
 漫。茶。冷。了。喝。下。去。又。要。耽。擱。半。個。鐘。頭。了。薛。珍。珍。道。早。的。時。候。
 已。耽。擱。了。何。必。急。在。這。一。鍾。茶。的。功。夫。呢。劉。理。球。勉。強。又。喝。了。
 一。口。放。下。杯。子。道。不。喝。了。去。了。晚。半。天。再。來。看。你。薛。珍。珍。
 送。至。門。邊。道。那。末。四。少。停。一。會。晚。上。五。六。點。鐘。千。萬。來。給。我。一。
 個。回。音。劉。理。球。道。回。音。只。有。律。師。的。信。寫。沒。寫。至。於。黃。姐。姐。的。
 回。音。沒。有。這。樣。快。今。天。一。定。不。會。有。回。音。呢。薛。珍。珍。含。笑。道。無。
 論。什。麼。回。音。今。天。下。午。五。六。點。鐘。請。你。來。一。趟。我。還。有。別。的。事。
 託。你。呢。劉。理。球。欲。行。又。止。道。還。有。什。麼。託。我。爽。性。這。一。次。託。

了。吧。薛珍。珍道。已經。拖了。四。少。到。天亮了。不好。再耽擱。你。睂覺。的。時候。還是。晚上。再說罷。劉理球。道。那末。晚上。再談。你。一定。在。這裏。等我。薛珍。珍點點頭。劉理球。便別了。珍珍。下樓。此時。早已。天色。大明。也有幾位。趕早車的。客人。起來。忙着。搬箱籠行李。出門。甚爲熱鬧。劉理球。出着一蘋香。偏着車子。一直。回家。他夫人。因爲理球。向來。回來。甚遲。也不以爲異。但是。今日。天亮。歸家。不免。問了兩句。理球。但推說。總主筆。有事。請假。他候。看了。大樣。再走。因此。比平日。遲了一些。他夫人。信以爲真。也不問。什麼。劉理球。說了一夜的閒話。精神十分疲倦。解衣軒睡。等到一覺醒來。已是下午三點鐘。模樣。劉理球。不覺吃了。一驚。心。想。不好。這時。已是三點敲過了。再候我吃了飯。出門。一定過了。律師寫字。

間的辦公時候。薛珍珍的事恐怕來不及辦，不若爽性晚一點出門，尋到律師翻譯家裏去託一託。他們究竟這種小事體沒有時效關係，遲一半天也沒有什麼要緊。劉理球主意打定，起來另外幹了些自家的事體，捱到五點半鐘，出門吩咐車夫拉到格白梅路禾興里。車夫問可是到臧公館？劉理球點點頭，須臾車到禾興里，敲門進去，且說這一家臧公館的主人名喚臧魯仁，是在外國律師弗岡黎那裏做一位翻譯，名目雖是翻譯，可是弗岡黎一切訴訟事體全交給了臧魯仁一手辦理。臧魯仁神通廣大，每年替弗岡黎拉的案子也着實不少，講到件數，大大小小一個月起碼三四十件，講到收入的費用，每月至少也有四五千，碰到大生意，一票萬把不費吹灰之力。弗岡黎格

外信任臧魯仁。言無不聽。計無不從。簡直弗岡黎是掛一個律師招牌實骨子弗岡黎的事全是我臧魯仁動手劉理球和臧魯仁認識多年。臧魯仁吸兩口鴉片煙出了寫字間回家便在樓上一榻橫陳。懶得下樓。凡是熟人全在樓上。煙榻上談天。劉理球是常來的。不消說得一直上樓剛剛走進魯仁的房門。邊正待掀帘進去。裏面聽見扶梯上脚步聲音。忙問啥人。接着是臧魯仁一疊連聲道客人請樓下坐。請樓下坐嚇得劉理球只好縮轉來。不敢進去。劉理球仗着自己是臧魯仁的知己朋友。又是常來的客。便立在門帘外邊道魯仁兄在家麼。是我這時候臧魯仁一面答應着一面趕了出來。掀起帘子和劉理球招呼。劉理球眼睛最尖。只見魯仁那間屋內有一個身段苗條裝束。

豔麗的女郎穿一件密色釘黑珠的衣服，下面繫一條元色綵面綢釘珠邊的裙。面貌如何，在那門帘一閃之間，劉理球未曾看得明白。可是那女郎身邊立着一個小姑娘模樣，抱着一個三歲左右的小孩子，却被劉理球看見了。劉理球一想，臧魯仁這裏幾家常來的親友家眷，我大半認識，却未見過這個倩影。亭亭的麗人和這小孩子本來劉理球並不多少疑，因為臧魯仁攔着他不許進去，劉理球便特別注意，看個明白。這時候臧魯仁掀帘出來，笑對劉理球道：原來是你！我們樓下談說着，便邀劉理球下樓走至半扶梯。劉理球忍不住便低低的問臧魯仁：道你房間裏藏了一個私鹽包，臧魯仁道是一個託我打官司的人。劉理球道：打官司的人有什麼要緊？何必這樣鬼鬼祟祟的。

你那葫蘆裏不知又賣什麼藥呢。臧魯仁一路陪着劉理球下樓，一面回答他道：「並非鬼鬼祟祟人家，是一個女人怕見陌生男人，只好請你在樓下坐。」劉理球含笑道：「不是的罷，內中恐有緣故……」臧魯仁道：「不要瞎纏，橫豎歇幾天，你看報紙上總要明白的說着。兩人進了樓下那間會客的廂房，各自坐下。劉理球見臧魯仁不肯明白告訴他，樓上那女人和小孩子的事，真相知道一定有些業務上之秘密，也不便追問，却將來意託他代薛珍向黃姐姐寫一封信，討兩房傢伙事，向臧魯仁大要說了。一遍臧魯仁道：「這黃姐姐小鬼平常像煞有介事，這一次借想收回兩房間東西，沒有東西，乾折幾個錢就完了，決不想和他一點顏色看看也好。」劉理球道：「薛珍託我的意思，只

他。有。什。麼。過。不。去。因。爲。他。們。生。意。上。的。人。那。裏。敢。得。罪。人。臧。魯。
仁。道。這。倒。不。要。緊。橫。豎。做。冤。家。由。外。國。律。師。做。與。他。也。沒。關。係。
劉。理。球。道。話。雖。這。麼。說。究。竟。結。怨。總。要。結。在。本。人。身。上。的。呀。臧。
魯。仁。點。點。頭。道。曉。得。曉。得。理。球。你。向。來。是。一。個。胆。大。的。人。怎。麼。
今。天。會。胆。小。起。來。劉。理。球。道。薛。珍。珍。再。三。託。我。小。心。辦。事。我。恐。
怕。鑼。鼓。打。得。十。分。緊。了。珍。珍。先。要。吃。他。的。苦。頭。還。是。和。平。一。點。
好。臧。魯。仁。道。傢。伙。看。上。去。既。然。賣。脫。了。料。想。也。難。於。物。歸。原。主。
若。折。算。了。現。錢。薛。珍。珍。要。多。少。肯。了。事。呢。劉。理。球。道。這。個。數。目。
他。却。沒。有。和。我。說。我。想。至。多。說。個。七。八。百。塊。吧。臧。魯。仁。點。頭。道。
總。在。一。千。上。下。做。到。那。裏。是。那。裏。我。們。决。不。想。賺。珍。珍。的。錢。何。
況。又。是。你。的。介。紹。今。天。來。不。及。了。明。天。一。早。到。寫。字。間。我。先。發。

出這一封信便了。劉理球道：好極，好極！在平常的日子，臧魯仁躺 在煙榻上，逢到理球來，總要拉着他多談半天，不放他走。今天說完薛珍珍這一段事情，臧魯仁默默無言，常常抬起頭來，向樓板上瞧，好似有什麼狠大的心事，在那裏大轉念頭似的。劉理球是一個絕頂聰明人，自然明白魯仁心中有事，不便久坐。起立告辭，臧魯仁也不相留，却和他說老實話道：今天這時時候，我還有一點事不能和你多談天。劉理球笑着，用手指樓上，一指道：大約你爲樓上那一老一小想法子吧？臧魯仁笑了，笑也不回答，但說道：這件事體也用不着瞞你，停一兩天便可。以完全告訴你了。現在正是尷尬的時候呢！說着，又不覺眉皺。臧魯仁送了劉理球以後，匆匆的上樓，回到他的房間，掀帘進，皺進。

去。那一位蜜色衣服的麗人已是等得不耐煩了。臧魯仁忙向他招呼道：對不住，累你等了好半天。那麗人強笑道：不要緊，不要緊。不過我今天夜裏怎麼樣？臧先生……你要替我打一打主意？我此刻真是心亂如麻，不知怎樣是好？到底這種事是心虛的？從來沒有做過？總有點嚇。臧魯仁笑道：不要嚇，不要嚇！什麼事有我呢？風火我來背好了。那麗人道：那末全要靠你臧先生了。到底臧先生同外國律師可曾說過？臧魯仁道：說過了。說過了便是沒有說過，也不要緊。那麗人追問道：外國律師怎麼說？臧魯仁道：外國律師也沒有什麼說的。全要問你的自己主意。那麗人有些恐懼之色道：哎呀，天曉得我是沒有主意的。全要靠外國律師和臧先生替我拿主意呢！臧魯仁道：主意現

在不是已經定局了嗎？沒有主意，你也不到我這裏來了。老實話，你想想，你自家肚皮一天比一天大起來，離着穿綑的日子格外近了。主意也不容你不早早打定，再遲下去，你有主意也要吃他們的眼前虧。那時悔之晚矣。那麗人聽了這兩句話，不覺一呆，嘆口氣道：「那末只好這麼辦了。」這時候，臧魯仁躺下去，抽煙一面對那麗人道：「放心點，這樣辦總是便宜的。」那麗人道：「臧先生，你不嫌煩瑣？」我又要追問一句，究竟我這件事，你能不能包。臧魯仁道：「包呢？」隨便那裏天字一號的律師不能說，能說的，這一句話不過我們吃公事飯吃了。二十年苗頭看得出，一塊銅招牌，老早給人家捐了去了。那麗人聽了也不覺。

笑了起來道臧先生真說笑話了這裏律師的名氣大有面子誰不知道怎麼會被人捐脫銅牌子呢臧魯仁過你既然相信了你放一千二百個心便了那麗人道不是我又麻煩臧先生我的膽子小不過今天夜裏怎麼辦呢還是回去還是不回去臧魯仁皺一皺眉道這個狠容易解決不過我先要問你你今天可要回去不要回去那麗人笑道我倘若願意要回去的今天也不到臧先生這裏來了臧魯仁道我恐怕你走得匆忙你還有什麼東西物件不曾帶出來嗎那麗人想了一想道要緊的東西是全帶出來了臧魯仁道這却是一個要緊的關頭你仔細想一想首飾銀錢是項要緊能帶的多帶一些出來如今帶不出將來向他們討起來如同狗嘴裏討饅頭狠不容易呢

那麗人道：「值銅錢的早已帶出來了。不過還有許多衣服等。等。沒帶齊。臧魯仁道：衣服揀幾件皮貨帶出來。別的你揀頂中意的。帶幾件不必多衣服。最佔地方。打一個包袱。兩個包袱也帶不了。許多整箱子的捐出來。容易招惹耳目。萬一事先漏洩。風聲到誤了大事。還是少帶一點橫豎。現在這種衣服大半穿過了。一季便過時了。你也不見得再願意穿。不帶出來也沒有什麼可惜。那麗人點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臧魯仁道：哎呀！我想著一件事了。你還有許多有關係的東西。你可曾收拾乾淨？那是不能留一些痕跡。放一些把柄給人的呀！」那麗人聽了，到嚇了一跳。忙問：「什麼有關係的東西？」臧魯仁道：「你真是聰明。一世。」當時了譬如你從前和老五夾朋友的什麼信件照片等。

等。你全銷毀了嗎？那麗人道：本來沒有什麼，只有兩三封信。一張半身照片，現在藏在我的身邊。臧魯仁發急道：那信呢？麗人道：早已撕碎了，投入火爐裏燒脫了。臧魯仁道：那還好其實我想這種違禁的照片，暫時還是不要藏在身邊的好。那麗人道：那末停一會，我交給他自己收好了。臧魯仁道：對呀，在要緊關頭，總是格外小心一點好。等到事體舒徐了，風平浪靜，你就是同老五一同抱著在卡爾登跳舞，也沒人敢來干涉。那麗人聽了笑了，一笑後來又微微的嘆口氣道：臧先生不知幾時可以舒徐呢？臧魯仁道：事體辦起來很快的，只怕不辦今天總算動手辦了，你不必著急，姑且靜靜的坐一會，待我來替你安排。今天夜裏一個妥當的住處，說罷，躺著，烟鋪上閉著眼睛轉。

念頭如今做書的人趁著這臧魯仁閉目出神的當兒將這麗人的來歷叙一叙明白原來這麗人是上海著名鉅富匡六大的姨太太年紀只有二十一歲生得真是閉月羞花沈魚落雁匡六大人四十五歲尙沒有兒子在長三堂子裏物色著了這位姨太太姨太太做生意時候的名字叫小金芙蓉玲瓏嬌小動入遇著他的時候小金芙蓉不過只有十三四歲玲瓏嬌小動人憐愛這樣小小年紀正如一朵鮮花含苞未吐匡六大人有的是錢填滿了老撾慾壑輕輕的便將小金芙蓉拔出火炕置之金屋匡六大人並沒有錢他的錢全是他的父親匡九老爺白手起家辛苦掙得的匡六大人並不覺得錢的來處吃力太人因此揮金如土上下幾萬塊錢不算一會事就是小金芙蓉當

時。身價。連同。什麼。下。牌子。費。喜封。與老。搗斷。絕往來。費。等等。名。
目。已化。到三萬。左右。匡六。大人。覺得。美玉無瑕。十分。名貴。雖多。
化。幾個。錢也。一些。不冤。匡六。大人的。夫人。匡六。太太。日奇。妬。
性成。那裏許。匡六。大人。有這種。納妾的。越軌。行動。一向是。堅持。
反對。但是。匡六。大人。偌大的。家財。四十五歲。膝下。猶虛。是天賦。
匡六。大人。納妾的。特權。親朋。固然。勸進。便是。匡六。大人的。父親。
匡九。老太爺。向來。一錢。如命。出門。安步。當車。不肯。坐黃包車的。
人也。覺得。什麼。錢可省。替兒子。納妾。抱孫子的事。是萬萬。不能。
省的。匡六。大人。面子上。仰體。親心。暗中。實在。挾天子。以令諸侯。
箇制得。匡六。太太。無從。開口。所以。小金芙蓉。進門。匡六。大人。一。
些。沒有吃力。宛如段祺瑞執政時代。善後會議的議案事前疏。

通好了。各方諒解。安然通過。匡六大人却小小的接受。匡六太太一個條件。什麼條件呢？便是匡六太太允許。匡六大人納妾。須延遲至三年以後。在這三年當中。匡六大人仍然爲其完全獨占。三年以後。方始放棄一半。匡六大人一想。本來小金芙蓉年紀太輕。不能做事。實上的姨太太。只好做名義上的姨太太。三年之後。恰到好處。再行收房。不晚便答應了。故此小金芙蓉十三歲上已經做有夫候。補之妾。光陰易過。一霎眼已過兩年。小金芙蓉錦衣美食。無一毫人世煩惱。憂愁。格外出色的落得豐腴。光豔。匡六大人在一個相當的機會。再也不能挨到他夫人。匡六太太三年的規定時期。於是就在二年已過。三年未滿的當兒秘密的實施。他家主對妾的應有手續。等到匡六太太知道。

已是生米煮成熟飯，雖口角了兩聲子細，一想遲早總是這麼一會事，便也只索罷了。可是小金芙蓉，一經拂拭，格外得匡六大人的憐愛，凡所要求，匡六大人沒一件不依。養成小金芙蓉，驕縱氣習，大凡婦人的驕縱無非是一個稱心如意，稱心如意，第一要緊的就是金錢。匡六大人有的是錢，稱心如意，絲毫不難。小金芙蓉安安穩穩過他稱心如意的日脚，那也不在話下。偏偏天也勢利，居然錦上添花，不到一年，小金芙蓉竟生了一子。那時候匡九太爺也算老來抱孫，匡六大人也算膝下有人，人生幸福，樂事無雙。因此小金芙蓉在匡家格外鋒芒十足，真是說什麼是什麼，好不威風。滿月那一天，大開湯餅之筵，匡九太爺特爲替他孫子題了一個名字，叫家熊，親賓畢集，百戲雜。

陳說不盡的熱鬧，誰知人世滄桑不久。匡九老太爺年老血虛，無疾而終。有錢的人死了，除却兒子趕忙登「退保聲明」告白，以外沒有第二樣著急的事。也是稱心如意的辦喪事，什麼刻訃文開吊大出喪等等，自有人承辦，應有盡有。俗語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匡六大人是一個煙癮甚深，氣血兩虧的底子，在苦塊昏迷之中也少不了。有幾場哀痛，不免支撐不住。因此病倒藥石無靈，不到一個月光景也壽終正寢。匡六大人死了，却比不得匡九老太爺除開吊發喪以外，不免要生出許多謬轎問題。他愛妾小金芙蓉便是問題中之一，依著匡六太太的意思，說老爺死了，姨太太年紀太輕，一揭括子不滿二三十歲青春年少，又是青樓出身，怎麼能彀逼他守節？誤他的。

生不若開籠放鳥。守孝百日以後給他些錢留下小孩子遣他下堂。一了百清。免得勉強使他守節。將來鬧出許多不名譽的事體。爲家門之玷。這一番話論理却是正大光明。然而出之匡六太太之口。大家都認爲是吃醋的報仇機會。不甚能得大衆同情。內中有位匡四大人是匡六大人嫡堂共祖的哥哥。第一便立出來說話。覺得匡六太太的話不對。匡四大人說金嬢太太是老六最歡喜的一個人。老六死了屍骨未寒。怎麼能穀便提出攛他心愛的人。倘使金嬢太太有什麼不對地方。還可以說這句話。他好端端的哭泣盡哀。披麻戴孝。如何忍心遣他走。何況他又生有兒子。有所出的姨太太與無所出的姨太太。身分上大不相同。便是家裏頭對待他也應該另眼相看。纔

是老六沒死的時候，橫豎有他寵愛他的姨太太用不著我們多說什麼話。如今老六死了，我可不能眼瞧著六太太辣手欺人。我不答應我不答應。至於守節不守節這一層，雖然不能勉強，年青的人一定使他守節，然而他自己心無二志，我們也不應該不許他守節。將他趕出大門之理，官宦鄉紳人家守節的姨太太正多着呢，決不能一概而論。硬說年輕的姨太太老爺，死了決不能守節，一定要中途變節的六太太也太瞧不起中國的姨太太了……哼！許多太太們除了老爺或沒除了老爺，在節字上寫不週全的還多着呢。六太太不可太看重了大太太的一種身分……這一番話早有人吹風吹到匡六太太的耳朵內去。匡六太太心中雖老大不舒服，然而四大人的理

由很足也無從扳駁。只好悄悄的將驅逐小金芙蓉下堂的一種計劃暫時擱起不提。却常常的背後頭對人冷言冷語說四大人這時候很幫金姨太太的忙。金姨太太應該替四大人掙口氣纔好。萬一不能。四大人那時候不知怎樣見我這些家庭之間的閒是閒非。僕婢穿插親戚挑撥。此往彼來也不止一日。也不止一句記也記不了許多。閒言少叙。言歸正傳。匡六大人去世的時候。匡六姨太太芳齡只有十九。更事未多。只覺得自家的老爺一旦死了。如喪考妣。哭得兩隻眼睛如胡核般大。當時就有許多人說。匡六大人這一位姨太太算討着了老爺死。了。能有這許多眼淚淌下來。很不容易。也有許多口頭刻薄的人。背後頭冷言冷語道。老爺新死了。還有點眼淚過些日子。恐

怕就有一陣一陣笑聲發出來了。當時聽者疑信參半等到匡六大人百日孝滿出殯以後，匡六姨太太是散蕩慣了的，覺得關在孝堂裏關了三個多月，委實氣悶。於是便到親戚家中走走。匡六大人的親戚也不少，平日因為討匡六大人的歡喜見匡六姨太太來，甚為歡迎。如今匡六大人死了，大家心理雖略有變遷，然而有三種原因。大家對於匡六姨太太依然十分歡迎。一層呢，中國家庭對於守節的婦人非常鄭重。匡六姨太太安分孀居，大家當然鄭重。二層呢，匡六姨太太有一個兒子，匡六大人的遺產很多，承受遺產的便是匡六姨太太的兒子。母以子貴，將來還不是一個極闊極有錢的人嗎？大家存着勢利思想，不能不格外敷衍。三層呢，平日匡六姨太太爲人甚爲和。

氣。一旦見他孀居，十分可憐。大家存了可憐他的心，好好待遇。周到，惟恐使他觸景傷情。匡六姨太太在亲戚家往來，借碰和消遣，也並不覺十分氣悶。事有湊巧，恰恰匡家有一房遠房姑太太，因爲要嫁小姐，特爲從南昌到上海來辦嫁粧，住在匡家。匡家的人，少不了要陪着這位姑太太游玩。游玩什麼？戲館、游戲場、影戲院，排日爲歡。起初，匡六太太也同去。後來，匡六太太因爲自己吃了幾口煙，懶得天出來，於是將陪姑太太的一件喜事，完全委託了匡六姨太太。匡六姨太太本來是個喜動不喜靜的人，平日已不願意終日家居，難得有這名目。在身便一天到晚陪着姑太太周游馬路。凡是熱鬧的地方，無一處不到。如是者有兩個多月。匡六姨太太對於上海各種游

戲娛樂的場所方法真是瞭如指掌熟極而流比從前身在青樓的時候還內行十倍那姑太太在這裏還不覺得姑太太等到嫁粧齊備走了以後匡六姨太太在家裏也坐立不定每天梳洗完畢正如熱鍋邊螞蟻一般便要想到外邊去游蕩從前在親戚家打打牌還可以消遣漸漸兒覺得親戚家沒有遊戲場來得熱鬧碰和挖花沒有看戲看跳舞來得有趣便四方八面拉着親戚白相有時候拉了同伴便三五成羣花枝招颺的出去有時候實在尋不着夥伴一個人也能獨樂樂的自尋勝境上海灘上是什麼世界滑頭拆白黨隨處皆是年輕女人出門一步處處危機何況匡六姨太太講面貌既是如花似玉講門第又是閥閱高華講財產又是富擁百萬這種天仙化人

上海雖大也尋不出許多自有逐臭之夫因而生心匡六姨太太。前身後撤下彌天的情網可憐匡六姨太太起初還不覺得等到有一些明白已是身入重圍解脫不得原來有一個在保險公司做捐客只有二十一二歲上下生得唇紅齒白體態溫柔人家全叫他爲小胡的竟與他結不解之緣說起小胡大約那人姓胡名字叫什麼人家也無從究詰小胡在保險公司裏碰着生意順利的時候可以賺到五十兩銀子一月碰到生意清淡的時候每月二三十塊一二十塊也沒有一定像去年江浙打仗的時候只賺到五六塊錢那真苦極了小胡收入雖無一定然而他的開支却有一定酬應花銷至少非一二百元上了並月每月的開支一月比一月逐漸增加小胡在這

生活當中用盡了心力拚命奮鬥挨着日腳他自己想想要靠保險上翻身恐怕難了想來想去莫若將險字上的一個「保」字取消專門做「險」字生意罷但是上海灘上「險」字生意雖多也不是盡人可做「險」字生意最容易的莫如做强盜賊強盜賊也不是一件立刻可做的事偷能沒有老賊老強盜做幫忙指導上半天偷了東西下半天就要捉進巡捕房夜裏搶空却在「險」字範圍以內究竟也要有些資本有些場面方能加入「險」的團體赤手空拳的人縱有冒險的決心也尋不橩到冒險的門路小胡在上海混了多年大概一點市面經絡也有幾分清楚他澈底覺悟自己的現狀一天險似一天不去冒

一。冒。險。萬。難。支。持。下。去。主。意。打。定。還。是。從。自。己。身。體。上。冒。一。冒。
的。地。方。容。易。接。近。女。人。的。場。所。拚。命。的。鑽。鑽。了。多。時。小。胡。却。也。
得。著。些。利。益。可。是。那。些。肯。和。小。胡。接。近。的。婦。女。也。和。小。胡。抱。的。
一。樣。目。的。要。借。身。體。的。冒。險。解。決。他。其。他。的。生。活。困。難。一。次。兩。
次。接。洽。以。後。雙。方。假。面。具。揭。穿。了。只。索。各。自。解。散。各。人。另。尋。頭。
寸。天。下。原。有。巧。不。可。階。的。事。小。胡。不。知。被。什。麼。魔。鬼。撮。合。竟。與。
匡。六。大。人。的。姨。太。太。小。金。芙。蓉。有。一。天。碰。見。了。碰。見。的。原。因。很。
巧。匡。六。姨。太。太。一。夜。正。從。先。施。公。司。買。了。許。多。東。西。出。來。照。例。
東。西。買。得。多。了。公。司。裏。向。來。派。夥。友。代。客。人。提。著。送。上。車。子。這。
一。天。不。知。怎。樣。匡。六。姨。太。太。並。沒。要。夥。友。代。提。自。家。却。夾。了。六。

七。包。物。件。走。出。公。司。事。有。湊。巧。匡。六。姨。太。太。又。不。知。怎。樣。這。
 天。沒。有。坐。汽。車。出。來。走。出。先。施。公。司。僱。黃。包。車。正。在。這。當。兒。恰。
 怡。小。胡。也。從。對。面。永。安。公。司。穿。過。馬。路。來。這。也。是。一。件。極。不。相。恰。
 關。的。事。無。巧。不。成。書。匡。六。姨。太。太。手。中。的。物。件。又。不。知。怎。樣。的。相。恰。
 繩。子。斷。了。大。一。包。小。一。包。失。落。在。地。下。馬。路。邊。上。行。人。十。分。擁。
 擰。又。是。夜。間。匡。六。姨。太。太。低。着。了。頭。檢。物。不。免。心。慌。小。胡。見。了。
 忽。然。起。了。救。人。危。急。之。念。趕。忙。過。去。一。包。一。包。的。替。匡。六。姨。太。
 太。檢。齊。了。交。與。匡。六。姨。太。太。匡。六。姨。太。太。不。免。紅。了。臉。向。小。胡。
 道。謝。了。一。聲。道。謝。謝。你。小。胡。是。何。等。聰。明。人。見。匡。六。姨。太。太。華。太。
 豔。絕。倫。又。是。單。身。無。伴。不。免。計。上。心。來。微。笑。點。頭。道。弗。要。客。氣。
 接。着。道。大。小。姐。的。車。子。在。那。裏。我。去。幫。着。你。尋。一。尋。匡。六。

姨太太這時候方定了一定神，看清了小胡，却是一個十分漂亮的上等人物。說話又非常宛轉，心中覺得這種男人並不討厭。女人心中只要對於這一個男人存了並不討厭他的心思。那男子便有機可乘了。當時匡六姨太太望了小胡一眼，回答道：我今天沒有坐自家車子出來，謝謝你不要去尋小胡聽了這兩句答詞，清脆可人，愈加丟放不開。接着道：那末要僱車子了？什麼地方？我到轉角上去替你叫一輛來，省得你夾著這許多累贅東西走過去討厭。匡六姨太太很想衝口而出告訴他地名，心中忽的一轉，念道：上海灘上歹人多，這人不知是好是歹，還是我自家去僱來得妥當。當下便回答小胡道：謝謝你。我自己去僱便了。說罷向轉角馬路上走去。小胡不覺失望。

呆呆的立着對著匡六姨太太的背影發癡這時候小胡忽然心中明白道他雖不叫我僱車子這是他的客氣我何妨跟著他去瞧他是一個什麼路道主意打定正要拔腳追過去忽見匡六姨太太已坐了一輛黃包車繞過自家前面小胡心想事不宜遲於是急忙也喚了一輛車子也說不出什麼地名用手一指吩咐車夫緊緊追著前面那一輛車子小胡追了一陣不知覺已過了天妃宮橋起初匡六姨太太的車子在前面走小胡在後面追著匡六姨太太一些也不覺得到了上橋的時候車子向來拉得慢點小胡催著自己的車夫道嗆快拉一步我停一歇多加你幾個錢車夫聽了加錢便也顧不得上橋難步拉併住氣搶上去恰恰與匡六姨太太的車子並行小胡忙迴

過臉來對匡六姨太太點了一點頭笑了。笑道可是轉去呀。匡六姨太太這時候在車上心中也正想着剛纔先施公司門前碰見的那人面孔上看上去到是一個正經人這樣獻殷勤要替我提物事僱車子不知是好意還是歹意想到這裏不覺微笑覺得上海灘上無事忙的人真有正在出神之際忽然心中想著的那人後面一輛車子趕了上來和他點了一點頭又笑了。一笑接著又說了一句話匡六姨太太一時到很爲難也不知答應是好也不是不理他是好心中主意沒有打定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對小胡也點了一點頭也笑了。一笑其實這一點頭一微笑並非出自匡六姨太太的本意只好說是被小胡一點頭一微笑的電力吸引出來的匡六姨太太這一點頭一

微笑不打緊。小胡這一喜却非同小可。正要和匡六姨太太說第二句話。但是。一時又想不出應該說什麼話。是好。那不知趣的黃包車夫以爲小胡先有命令。命他快拉。却不理會。他要和匡六姨太太隔車談話。下橋的路如水。就下倏忽之間。早搶到匡六姨太太的車前。小胡雖喊着車夫慢點。慢點。那車夫直衝下橋脚底。下也留不住。小胡廻頭看時。匡六姨太太那一輛車子剛剛在橋頂上。呢與自己的車子相去甚遠。小胡在車上跳脚埋怨。車夫道。叫你慢點。慢點。你偏偏要這樣快。江北豬猡。真是曲死那車夫。廻轉頭來。一張臭汗淋漓的臉對著小胡說道。先生到底要快還是要慢。一會兒要快。一會兒要慢。我們拉車。真子的是。一個人不是一隻機器。像汽車那樣。你手指頭撥快。就

快。撥慢。就慢呀。小胡道。死人。你的耳朵聾了嗎。我叫。你追著前。面。一輛車子。你瞧。這是離開多遠呀。正說之間。不留神。匡六姨。太太的車子。也直衝下橋。搶過小胡的車子。小胡倏見。匡六姨。太太的背影。來不及的在車上跳脚。道。曲死快拉。快拉過去了。過去了那車夫。被他催得忽遲。忽慢。手足無措。覺得快。也不是。慢。也不是。忽然前面來了一輛電車。佔了橋下一半的路。後面。橋上。又衝下一輛汽車。烏烏的幾聲喇叭。小胡的車子。擠在馬。路邊避無可避。被汽車的踏腳板順便一擦。小胡的車子竟至。撞翻。幸喜小胡手脚快。頓時順勢跳在水門汀上。總算沒有跌。傷。這時候。小胡也只顧追匡六姨。太太的車子。也顧不得罵黃。包車夫飛也似的趕上前去。黃包車夫在後面拖着車子。緊緊。

的追著道銅錢呢銅錢呢怎麼白坐車子走了嗎小胡起初只顧着追前面匡六姨太太的車子不去理這黃包車夫無奈黃包車夫拉著空車緊緊的追在後面小胡被他逼急了從身邊掏出兩角小洋向地上一扔道拿去拿去自己仍拼命的追向前去隱隱約約還看見匡六姨太太的車子在前面不知怎樣一岔倏的便不見了小胡十分懊喪心想這一定是不留神的時候轉了灣那一帶弄堂很多也無從詢問尋覓呆呆的立在水門汀上發了一回癡沒精打彩的回去可是小胡心仍不死第二天天癡呆呆的又到天妃宮橋邊上睜足兩隻眼睛留神是從這橋上由南望北總不致於一歸不出如果他由北向南

飛也飛不過此橋。因此呆呆的守在橋上。小胡目不轉睛的瞧着來去車輛。也不知幾百千輛。却不见那天先施公司門前遇見的那人。第一天小胡從下午四點鐘守起。守了兩個鐘頭。實在覺得目酸腳軟。再也站不住。便回去了。第二天又是這樣。第三天又是如此。依然不見心中所戀戀的匡六姨太太蹤跡。不覺十分詫異。他想上海灘上年輕時髦的女人萬萬沒有三天不出門的道理。難道那人是客幫人動身別處法了嗎？然而他那妝束他那聲音决不是客幫人。莫非是那人家庭間管束得厲害。不能走出來嗎？那末他前天爲什麼一個人能走出來呢？橫想豎想。却猜不出一些頭緒。發癡發了三天。也只索罷了。原來匡六姨太太自從那一天先施公司回來以後。發了兩天寒。

熱在家裏又避風避了兩天沒有出來。因此小胡橋頭癡立不曾碰著等到第四天匡六姨太太完全病愈再也在家裏忍不住推說到全球大藥房王醫生診所裏去覆診便吩咐用將汽車開出匡六姨太太是一個散宕慣了的人在家裏一悶三日委實有些不耐煩這一天換了一套新做的衣服薄施粉粧對鏡子前後上下照了一照小丫頭來通報說汽車已開去了匡六姨太太提了錢囊緩步下樓登車而去隔了幾天沒出門今天出來格外覺得景物新鮮心中舒暢了大半車夫問到那裏匡六姨太太說到大馬路全球藥房王醫生那裏去汽車夫道哎呀姨太太這時候已經五點鐘敲過了王醫生恐怕已經打烊了匡六姨太太一想也不錯王醫生的鐘點最准不

過四點，一敲他。一定不在那裏了。但是一想這時候不到那裏去，又到那裏去呢？眉頭皺了一皺，道：「不管他。你替我開到全球藥房去，再說汽車夫。點頭撥動機輪，飛似的向大馬路而來。車過天妃宮的時候，橋上那幾盞新式美麗路燈早已電火齊明。匡六姨太太曉得時候是不早了，一會兒車到全球藥房。匡六姨太太下車進去，一問果不出汽車夫所料，王醫生已經走了。匡六姨太太聽得王醫生走了，不免有些掃興，正要出門，忽見那邊玻璃櫃臺邊有一個女人向匡六姨太太招手。匡六姨太太還未看清楚，招手的是何人，只聽見那人喊道：「老四，老四，你到那裏去？」匡六姨太太聞聲細看，原來是他的結拜姊妹金五少奶奶。匡六姨太太忙走過去，道：「老五，原來是你，在這裏喊我。我

當是誰呢。你怎麼一個人出來呢。金五少奶奶笑道。你問我。爲什麼一個人出來。我也要問你爲什麼一個人出來。匡六姨太太笑了一笑。道我是正大光明的出來。看毛病我發了三天寒熱。你沒知道嗎。金五少奶奶道。寒熱嗎。恐怕不見得。許是別樣毛病吧。匡六姨太太道。我們生不出什麼別樣毛病來。不像你常常受你們五少爺的累。弄出許多尷尬戲來。金五少奶奶將頭扭轉去。也笑了一笑。道你又要瞎造謠言了。匡六姨太太道。謠言不謠言。暫且不管。橫豎你有過那麼一回事。就便了如今我問你爲什麼一個人走出來。你還是回答不出。一味的搭腔。頭搭開去。金五少奶奶道。天曉得我今天一個人出來。是奉公差遣的老太太叫我出來買紅色補丸。匡六姨太太道。補丸你。

不是買到手了爲什麼還不走。金五少奶奶道：我又替七小姐配兩瓶消食藥水。我在這裏正等著他們配呢。說著對那櫃臺上立著那一個耳朵邊上夾著一枝鉛筆的後生夥友道：喂配藥水怎麼配了這半天還沒有呢？那後生的夥友道：請你不要著急，定配的這種藥水不是現成的。要東一瓶西一瓶合出來的。這種水倒進杯子去那種水再倒出杯子來倒出倒進要倒好幾轉呢！那夥友說著還用兩隻手翻上翻下的做比勢。匡六姨太太和金五少奶奶到不覺要笑了出來。金五少奶奶道：那末請你催一催。嗟！我們等着有些不耐煩了。那夥友點了一點頭。又交代一個小夥計道：喂你去催一催。那兩瓶消食藥水怎樣了？小夥計去後那大夥計適值手中無事，趁勢對金五少

奶奶匡六姨太太道怎麼今天只配一點藥水別樣東西不買。一些嗎說着指指玻璃櫃內花花綠綠的貨色道你瞧這一票貨色昨天剛到的市面上還沒有見過呢內中最最好的要算這幾種法國香水瓶子的樣式又好香氣又長久我真可以簽擔保兩個禮拜不退可要買一點試試匡六姨太太披一披嘴道你們做生意的人這張嘴靠不住的兩個禮拜香氣不退這一句話殺脫我的頭我也不相信從前我上過你們這些藥房洋貨店不知幾轉的當了買的時候總是這般說我回去試試看兩三個鐘頭就一些也聞不出什麼氣味了那裏還能支持到兩禮拜金五少奶奶插嘴道兩個禮拜這句話我也不敢相信可是好的香水十來個鐘頭香氣是可以不散的上一次我

們少爺的朋友從法國回來帶來一瓶顏色是綠陰陰的我試了一試的確好半日沒有散呢他這裏的恐怕靠不大住吧那全球藥房的夥友趁此插上來道對呀真正法國貨的確可以長久保持香氣我們新進這票貨的確法國來的香水的顏色也是綠陰陰的說罷不等他們兩位女客開口趕忙開了玻璃櫥取了兩瓶出來一瓶是葡萄式那玻璃瓶的形式是一串紫葡萄玲瓏光豔煞是可愛一瓶的形式更巧妙了簡直是一個裸體的美人腰乳宛然鬚眉可見那美人的面目也極豔麗通體透明隱隱約約見瓶內滿儲着粉紅色的液體那種顏色說他是香水也可說他是美人的肉彩也可無論何人拿着了也是愛不忍釋何況這兩位慣愛奇技淫巧奢侈品的匡六姨太

太和金五少奶奶呢。當下金五少奶奶對匡六姨太太道：「喂，老五，這兩瓶的樣式倒喫啥？」匡六姨太太道：「這葡萄的瓶還玲瓏，這赤膊女人總有點惡形惡狀。房間裏有些擺不出。」金五少奶奶道：「我倒喜歡他。」匡六姨太太道：「你買了去送給你們少爺。」奶奶道：「他們男人一定喜歡這種妖形怪狀的東西。」金五少奶奶道：「我買了自家留着，白相相真不肯送給他呢。在這當兒，那全藥房的夥友道：『倘若買這女人身體的香水，另外還有。』一隻來球道：『罷。』奶奶道：『路貨小銅床附送呢。』金五少奶奶忙追問道：『什麼小銅床？』那夥友指指那裸體的香水美人道：『就是這女人體的銅床呀。』匡六姨太太對金五少奶奶道：『不要聽他瞎三話。』四他極力要你買。六、夥友道：『金五少奶奶，你買小洋房、小地皮，弄出這些銅床的話來，騙你歇一歇，還要附送。』

小汽車呢。那夥友笑道：「真不是打棒。你們不信，我搬出銅床來給你看。」說罷，從玻璃櫈內取出一隻彩光燦爛鍍金盒子出來。匡六姨太太搶着道：「這就是銅床嗎？」睜進去，真要悶煞人。簡直是銅棺材罷了。那夥友道：「且慢開出來。再看。」說時，彈簧一掀，盒蓋彈起裏面。原來是藍絲絨做的一種睡榻形式，將那香、水、美、人擺上去，正合式。橫陳玉體，倦眼惺忪，那副神態，美術家的雕刻和油畫恐怕沒有那般栩栩欲活。那夥友道：「你們瞧，這還不能算是他的銅床嗎？」這時候慢說金五少奶奶見了，喜得嘴抿不攏來，便是匡六姨太太也覺得這東西嬾媚動人，別有奇趣。

那夥友道：「喜歡作陳列品的盒蓋，掀開便是一隻睡美人。不喜喜歡陳列的盒蓋，一掀誰也不知道裏面，睜着一個美人。你想法？」

國人多麼靈巧阿要各人買一瓶轉去匡金兩人不由的被夥友，看得心裏活動起來。匡六姨太太先問那夥友道這種女人香水要多少錢。一瓶夥友笑一笑道便宜得很便宜得很我開去了恐怕難免要加價現在買真是便宜貨金五少奶奶笑了一起來對匡六姨太太說道你聽看他說了半天廢話共總少價錢他還是不肯說匡六姨太太心中估量着這價錢一小所以這夥友先說出許多花言巧語來那夥友道價錢在不常買外國來路貨的人聽來一定覺得很詫異你們兩位要定多笑。葡萄香水每瓶十二塊這美人香水連這一隻小銅床絲絨墊。

子一揚括子四十九圓五角五分金五少奶奶不由得笑出來。道爽快點就說了五十塊一瓶吧爲什麼還要四十九塊五角五分嚕哩嚕驅人做啥那夥友正色道這個價錢越是零零碎碎越見得我們店裏定價規矩無論什麼貨色我們總合着外國鎊價因此有幾塊幾角的零頭實骨子這種中國從來沒有到過的香水就是定價七八十塊錢也不算多呢金五少奶奶對匡六姨太太道五六十塊洋錢買一瓶香水真有點肉痛。匡六姨太太道果真有兩個禮拜香氣不退一百塊一瓶我也願意買一瓶試試不過靠不住幾十洋錢買一隻玻璃美人還不如爽爽快快到外國店家去買幾樽雕刻的石像一樣好白相那夥友連忙陪笑道我老早說了可以簽字擔保兩個禮拜

香氣不退你不信帶一瓶去試試看銅錢慢點付香氣捱不到兩個禮拜保退還洋阿好匡六姨太太低低的對金五少奶奶道他的這張嘴真硬呢金五少奶奶微笑道上當我們只有一轉買一瓶試試吧當下金五少奶奶對那夥友道喂我買一瓶夥友見生意作成含笑道這種貨色除掉我們這裏沒有第二家尋得出真沒有呢接着回過臉來對匡六姨太太道阿要也照樣買一瓶匡六姨太太道買一瓶到喫啥不過兩個人一式一樣的買了不大有趣那夥友道不美人是一模範裏造出來的沒有限子變換美人的銅床各式各樣不同裏面臥墊有的是藍絲絨有的是紅絲絨有的是妃色絲絨有的是杏黃色絲絨也有黑絲絨有七八種顏色你們兩位各人揀一種那末自

然兩樣了。匡六姨太太聽了這話也有些活動。於是叫那夥友取出四五種原盒頭美人香水來。匡六姨太太揀了半日揀了一種黑絲絨的金五少奶奶道這黑色的有什麼好。匡六姨太太道你不明白。這個玻璃美人是紅裏泛白的一種顏色。配上黑絲絨的臥墊只有格外漂亮顯得出美人的肌膚呀。金五少奶奶一想也不錯。起初金五少奶奶買了一隻是粉紅絲絨的。因為匡六姨太太這一句話便改換了藍絲絨的。那夥友又問這葡萄瓶頭的香水要不要。匡金兩人全搖搖頭道不要。夥友帶說帶笑指指裸體美人香水道現在時勢只有這一路貨色容易脫手。任你葡萄櫻桃芭蕉牡丹花隨你做得怎樣精緻。總不敵他金匡二人也笑了一笑。一想這一句話倒有些不便。

回答恰恰金五少奶奶配的藥已經配好了。小夥計送了出來。
 金五少奶奶問夥友道共總多少錢。那夥友道配藥只有三元。
 二角半連一瓶香水共總五十二元八角橫豎記在帳上你也。
 不必付現錢了。匡六姨太太道我那瓶香水你也替我記在帳上吧。
 那夥友點頭早將兩匣香水包紮妥當分別交與金五少奶奶。
 二人這時候金五少奶奶問匡六姨太太道你怎麼樣這一趟。
 出來除了看病還有什麼事還到別的地方去嗎。匡六姨太太。
 這我一半爲看病一半爲散散心。你這時候又要到那裏去呢。太太。
 金五少奶奶道我不到那裏去我奉命而出不敢多耽擱我想。
 就要回去了。匡六姨太太道回去太早吧。金五少奶奶道遲了。
 老太太又要惹他。唠叨半天呢。匡六姨太太笑道老太太。

你們久已不將他放在眼睛裏了。不必打官話來騙我。金五少奶奶道這話不是這麼說。老太太到底是老太太。我們總忌他三分呢。匡六姨太太道算了吧。忌他什麼呢。你別給當給老太太。太上便好了。金五少奶奶道哎呀。我們家裏許多人當中算我待老太太最有良心。怎麼敢給當給他上呢。那是罪過的呀。匡六姨太太笑了一笑道有一次……金五少奶奶道有一次什麼。匡六姨太太道有一次你陪着老太太到先施公司買東西。你不知怎樣騙老太太到畫錦里取一件東西。將你們老太太扔在先施公司二層樓老等你一去就此影子也沒有了。累得老太太一直等到先施公司打烊。要關鐵柵門了。方始由公司裏的兩個廣東夥計扶他老人家下樓出門。一看也尋不着你。

們的汽車也是由廣東夥計代雇了一輛黃包車將你們老太太拉回去你們老太太路徑又不熟門牌的號頭也記不得又是在馬路上拉來拉去拉到夜裏十一點鐘方纔回家老年人幾乎餓昏了有這麼一回事嗎金五少奶奶臉上紅了一紅道金五少奶奶道事是有的不過你說得有些不對匡六姨太太道怎麼會知道我只問你有這件事沒有這件事金五少奶奶道事是有的不過你說得有些不對匡六姨太太道怎麼不對金五少奶奶道那一天我到畫錦里買一點東西因爲揀點花樣時候是長久一點了後來上車以後車夫對我說軋司令因此一耽擱等到我到先令爺到

施公司已經要打烊了。還沒有關門。其實老太太。稍稍爲等我。一刻便沒有這種陰錯陽差的事了。匡六姨太太微笑點點頭道。有這麼巧嗎？金五少奶奶道已過的事。嘮嘮叨叨的說他做甚。匡六姨太太見他翦住話頭。曉得他不願意多說。於是也不便再追下去。用話岔開道。那末我們此刻到那裏去呢？金五少奶奶道我想頂好的法子。你和我一同回去到我們那裏略坐一會。我將老太太吩咐的事銷了差。那時候我們再作打算。今天聽說有一本中國影戲打出來。是堂子裏人做堂子裏的事。很有趣呢。或者我們去看影戲吧。匡六姨太太道看影戲大家坐。在黑魃魃的裏面。伸手不見五指。很沉悶的坐久了。我還有些腦子發昏。金五少奶奶道看上去你是不願意看影戲的了。匡

六姨太太點點頭。金五少奶奶有些不高興，道：你現在漸漸兒和從前的脾氣不同了。動不動有些像煞有介事，這樣也不肯那裏也不去。沒有從前那般好說閒話了。匡六姨太太見他有些不快活，忙笑道：你別動氣，我也沒有一定的主意，依你的話到了你那裏再說罷。說着兩人早出了全球大藥房的門。匡六姨太太問金五少奶奶道：你的車子呢？金五少奶奶道：我沒有坐自家車子出來。匡六姨太太道：是兩隻腳走來的嗎？金五少奶奶道：走是走來的，不過不是我的。兩隻腳走的。匡六姨太太道：又是野雞黃包車？你怎麼近來專喜歡坐野雞黃包車？放着自家兩部三部汽車，不坐？情願讓汽車夫打磕睡，這是什麼算盤？金五少奶奶道：我覺得還是黃包車便當。隨便到那裏付了。

車錢他也不管我我也不必管他再便當爽快也沒有了汽車最討厭不過人到那裏車子停到那裏好像登了一條大廣告在馬路水門汀上知道的人瞧見號頭一望而知豈不討厭如果時候過久了還要替車夫打算盤吃飯呢吃點心呢豈不受累嗎那裏有黃包車好匡六姨太太道你這是坐厭了汽車的話罷了我雖然有時候覺得汽車討厭可是叫我立在馬路邊上張開了大口嘩喇嘩喇帶喊帶招手像野雞拉客人一般的叫黃包車我真有些不慣這一次我生病的前一天沒有坐車子出來先施公司買了許多東西出門叫車子很不便當幸虧匡六要往下說又頓住了金五少奶奶正聽得神忽聽匡六一段遇着說到這裏匡六姨太太想起小胡那一天一天

姨太太不往下說了。反生疑惑，笑問道：「咦，怎麼不說了到底？」遇着了誰？匡六姨太太道：「遇遇遇着一個人，金五少奶奶道：『人是我也曉得遇見一個人。倘若遇見一個鬼，今天恐怕你還不能走出來呢。』人是男的女的？」匡六姨太太道：「好像是男的。」金五少奶奶道：「這更奇了。怎麼是好像是男的難道又是好像是女的？」真個碰見的雌婆雄嗎？」匡六姨太太道：「不要瞎說。我糊裏糊塗委實記不清了。好像那個男人很殷勤，很規矩，很至誠呢。」金五少奶奶冷笑了。一聲道：「馬路上有這等的好男人嗎？」匡六姨太太道：「你到不要一口說盡了。天底下沒有好人。」金五少奶奶披嘴道：「別地方的男人也許有好的，也許有規矩的。」上海灘披太上的男人又是馬路上走的男人，又是在先施公司門前碰見的。

的。男人。天理。良心。恐怕。一個。好的。已經。在。下。午。鬧。市。辰。光。被。汽。
車。夫。撞。死。了。一。個。好。的。恐。怕。還。在。大。姐。姐。的。肚。皮。裏。沒。有。生。出。
來。呢。匡。六。姨。太。太。聽。了。這。話。倒。也。不。禁。笑。了。起。來。道。你。也。太。說。
得。男。人。這。樣。一。錢。不。值。了。金。五。少。奶。奶。道。你。不。信。我。的。話。就。是。
這。個。辰。光。我。和。你。到。先。施。公。司。門。前。水。門。汀。上。立。一。歇。不。到。三。
分。鐘。恐。怕。就。有。不。規。矩。的。男。人。來。和。我。們。說。不。規。矩。的。話。做。不。
規。矩。的。動。作。了。匡。六。姨。太。搖。搖。頭。道。不。不。我。那。一。天。碰。見。的。
那。個。人。真。規。矩。我。手。中。捧。了。一。大。包。物。事。一。個。不。當。心。失。落。在。
地。下。他。殷。勤。替。我。拾。起。來。還。要。替。我。僱。黃。包。車。金。五。少。奶。奶。笑。
一。道。這。個。人。就。是。不。規。矩。倘。若。一。個。男。子。在。先。施。公。司。門。前。跌。落。
一。包。東。西。或。者。是。一。個。老。太。婆。也。在。那。裏。遺。失。一。包。東。西。走。過。

的男人再也不肯來。幫一個忙。拾一拾呢。不用腳來踢開去。踏扁了。還算有道德的呢。至於你……這樣的。人。他不替你拾。還是替誰拾。總歸一句話。在女人面。人。越是做這種規矩的事。就是存了一個不規矩的心。匡六姨太太道。你這張嘴太利害了。眼晴也太凶了。怪不得你們的少爺見了你。害怕呢。金五少奶奶道。和你談談。你動不動就要牽到我們少爺身上去。閒話少說。我的車子是沒有你坐的。什麼出來的呢。匡六姨太太四邊一望。道。車子停在對面呢。我們走過去罷。說罷。兩人穿過了馬路。一同上車。匡六姨太太吩咐車夫。開到金五少奶奶家去。車夫答應。一聲正要開車。匡六姨太太看見車外走過一人。登時眼一睜。不覺呆了一呆。衝口而出的道。哎呀……不知誰能使

匡六姨太太這樣的。大驚小怪。究竟匡六姨太太嚇了以後。身體有無危險。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三回 女明星淚沾銀幕 拆白黨魂失包廂

拆白黨魂失包廂

話說匡六姨太太和金五少奶奶買了香水自藥房中出來。穿過馬路剛坐上汽車忽然瞧見一人不知不覺喊了一聲哎呀。這一聲不打靈倒將金五少奶奶嚇了一跳忙問什麼事什麼事。匡六姨太太一些沒有聽見兩隻眼睛只向車窗外邊瞧。金五少奶奶何等機靈也拚命順着匡六姨太太的視線瞧過去。只見車外馬路邊上立着一個二十上下衣冠整潔面目俊俏的男子。也是從一雙烏溜溜的眼睛裏射出兩道閃爍如電的眼光來。直向車裏放來。恰恰與匡六姨太太的眼光相碰。就在

這一霎眼的時候無情的車輛早已移動匡六姨太太的眼光便不能和車外人的眼光接觸匡六姨太太倒不好意思扭轉頭去看金五少奶奶抱着偵探的意思偏偏伸頭車外只見男子呆若木雞不轉睛的對着車子出神金五少奶奶心中明白了一半但是不知道馬路上立着的那人是誰說他是無心的瞧瞧吧爲什麼匡六姨太太脫口而出的喊哎呀倘若是認識的呢這人是誰從前我和他在一起出進從不知道他認識這麼一個男人心中好生狐疑匡六姨太太這時候倚在車角落上身體好似軟了一半無精打彩的好似遺失一件什麼心愛的東西似的金五少奶奶笑道喂你怎麼癡了剛纔買的那裸體美人香水呢你的一瓶擋在那裏去了匡六姨太太

被他提醒了。在身旁四邊一摸沒有。對金五少奶奶道不好。我
的香水丢了。金五少奶奶道不剛剛我瞧見你帶上車來的。這
車子也不比電車上有銃手那是決不會遺失的。匡六姨太太
道真沒有了我們再開回去到那全球大藥房裏問一問吧說
罷不由分說的欠身要和汽車夫說話。金五少奶奶眼快早已
瞧見了伸手從他身底取出香水道喂你真是糊塗了這香水
不是坐在你的身底下你怎麼會不覺得呢。匡六姨太太一看
果然匡六姨太太也不覺笑了起來道咦果然在這裏我到昏
了金五少奶奶故意道香水找着了剛纔來的那個地方可要
去不要去匡六姨太太隨口答應道那也不必去了正說之間
汽車早已轉了兩個灣到了金五少奶奶家門首金匡二人一下

了車一同進去金五少奶奶對匡六姨太太笑迷迷道你不要忙不要性急不要沒精打彩你先和我到老太太面前去將藥水交給他銷了我的差我們再作計較匡六姨太太點點頭金老太太是一位慈祥愷悌的人年紀已有六十歲左右平日只在家裏和幾個小孫兒逗逗趣什麼家事也不管媳婦也多各有各的脾氣各有各的勢力各有各的毛病管也管不了許多管了也徒然嘔氣因此一概媽媽虎虎隨隨便便樂得裝聾作啞聽其自然這時候金五少奶奶和匡六姨太太兩人一窩風的上了樓走到老太太門邊只見小丫頭順寶捧着托盤從裏面開門出來金五少奶奶也不暇看托盤裏是什麼東西忙問老太太在裏面嗎順寶道在裏面剛剛和三孫少爺五孫小小

姐吃了伊府麵呢。金五少奶奶點了一點頭，忙和匡六姨太太推門走進去。那金老太太聽見門響，抬頭看時，見是他五媳婦和匡六姨太太，嬃嬃婷婷而來，忙含笑起立。匡六姨太太雖是金老太太的媳婦，結拜姊妹，論理晚一輩，金老太太可以無須如此客氣。可是金老太太平日待人禮貌十分周到，對於匡六姨太太因為他是一個孀居的人，格外看得起，笑嘻嘻的道：「咦！今天你為什麼想到我這裏來？」匡六姨太太也含笑回答道：「我病了兩三天，沒有出來。今天好一些，正想來看看伯母。剛剛到藥房裏配藥，恰巧說到這裏，指指金五少奶奶，道：『碰着他了。』他因此一同來的。金老太太道：『是呀！我好幾天沒瞧見你了。又好像聽見說你有些不舒服。又好像聽見說只睡倒了一

天說好了我也不大出去他們有些事也不肯對我說我也不大弄得明白現在果真好全了嗎說罷抬起頭來撐起老眼向匡六姨太太臉上瞧了兩瞧道氣色還好不像什麼有病的樣子可是吃飯睡覺總要當心你們年輕的人吃飯睡覺總不比我們老年人當心說到這裏指指金五少奶奶道我們五少奶奶也是吃飯不按頓睡覺沒早晚常常鬧頭昏常常鬧肚子疼我也不知勸了他們多少次他們總不信有時候我早上已經起來了還聽見五少奶奶和四少奶奶的聲音一打聽原來沒有人睡呢少年人身體吃點虧少年的時候不覺得到了我這歲數便要來算帳了金老太太只管嘮嘮叨叨的說匡六姨太太也不好翦斷他的話頭只有聽他說聽到了他說算帳這句話

匡六姨太太接上去道伯母呀像你老人家這樣精神就很不錯呀我們能修到你老人家這樣就很好了金老太太最喜歡人家當面贊他精神好聽了眉花眼笑道我呢比到我們從前的老婆婆已經比不上了可是託天之福還算康健的不過我還有一句你們不中聽的老話第一要在吃飯睡覺上當心在我們二十歲以內的時候沒有什麼生的大菜吃冷的冰淇淋吃晚上也沒有兜風打撲克這種一夜到天亮不睡覺的願意兒比起舒服來是不及你們呢匡六姨太太道伯母你真說得我們太寫意了兜風打撲克偶然的事從來沒有天天這樣呀金老太太連搖了兩搖頭道恐怕一個月當中三十天總有二三十天吧說罷他也自己笑了起來匡六姨太太向來曉得金老

太太的脾氣不願人家和他多扳駁的只好聽他說等到金老太太說完了匡六姨太太道今天我還有一件是要和伯母說有些什麼事呢匡六姨太太道今天我想和他說着指金五少奶奶道我要和他同去看戲剛纔我在藥房門口碰見他就要拉他走他說老太太的差使沒銷差呢不敢去現在已經銷差了故此我和伯母來說明金老太太道看戲原是真正光明的一件事儘管去我也從沒攔阻過他們一次不過在簡直和北京人家宅子裏的堂會一樣嗎一演就演到天亮嗎過十二點鐘就要停鑼怎麼

現在巡捕房也改了章程了嗎。匡六姨太太道：戲是唱不到天亮就停鑼了，可是比從前也停得晚一點了。天亮是決不會的，說到這裏金五少奶奶連忙湊過去用腳輕輕的踢了匡六姨太太一踢。匡六姨太太被這一踢到不好說下去了，忙含糊着道：今天我同他出去伯母放心，決不會到天亮的。不管停鑼的早遲，我們一兩點鐘一定回來了。金老太太皺眉頭道：哎呀，一兩點鐘離開天亮也不差什麼了。匡六姨太太見機會到了，連說帶笑拖着金五少奶奶往外走，對金老太太道：伯母放心，戲散了我早點送他回來便了。說罷也不等金老太太的回答，兩人出了老太太的那重門檻。金五少奶奶道：你真會鬼混，一混便讓你混過了。匡六姨太太道在老年人的面上掉兩個

鎗花本來沒有什麼難呢。說罷兩人上三層樓到金五少奶奶的房中坐下。金五少奶奶不等他開口趕忙叫小丫頭端正好面湯一面對匡六姨太太道你那張臉洗起來有好半天呢。還是你先來我只要略揩一揩到是換一套衣服要緊這樣走出去總不像樣罷。匡六姨太太道那末你快一點換起來催着金五少奶奶向後房更衣去了。這裏匡六姨太太先淨了面又畫了眉。滑粉微敷紅脂輕點對鏡自己端詳了好一回見粉也匀稱了在鏡子裏看見自己的髮髻微微有些毛忙喚小丫頭叫了金五少奶奶的梳頭娘姨阿寶來子細的又刷了一刷光澤鑑人無毫髮之憾方始停當恰恰這時候金五少奶奶已換了一套衣服出來。匡六姨太太看了不覺一呆笑道咦你這是。

幾時做的怎麼通知我。一聲金五少奶奶含笑道我不過瞧見外邊有許多人着照樣也做了一套匡六姨太太不住的上下打量道倘使在馬路上碰見你我還不認得聽錯把你當作電影女明星呢金五少奶奶道這樣衣服除掉做影戲的女人穿的也不少呀匡六姨太太搖搖頭道這種長旗袍上加長馬本三分不像公主七分不像丫頭我們認識的朋友當中還算是第一個化裝呢原來金五少奶奶這時候換了一套新製衣服那長旗袍是紫葡萄顏色的緞面綢做的罩在旗袍上的那一件長馬甲是密色印度綢綢上繡看一撮一撮空鬆的黑花下擺的邊還做成功波浪紋看上去煞是有趣匡六姨太太瞧了不覺有些怪金五少奶奶做這衣服時爲什麼不告訴他

一聲金五少奶奶，這時候對匡六姨太太道：不瞞你說，我做是做好了三四天了，總不敢著出來。衣服樣子舊了，固然不願意，着出去樣式太新了。第一次好像也有些着不出，今天橫豎同你兩個人到戲館裏去，可以隨便一點。你看這樣式好嗎？匡六姨太太笑道：這樣還不漂亮嗎？說罷自己在鏡子裏照了一照，道：我這樣陪你一同出去，我好似老太太婆，又好像鄉下剛上道的阿木林了。金五少奶奶道：不要尋開心了，有你這樣縹緲的老太太婆，嗎？那真是上海灘上出妖怪了！你歡喜這種樣式嗎？我明天叫阿榮到你那裏來，叫他趕一兩套起來，不過一兩天很容易的。呢！匡六姨太太凝了一凝神，搖了兩搖頭，道：這種衣服你還可以着着，我是着不成的了。着起來一定又要惹出許多。

人說閑話那真要尋着淘氣呢。金五少奶奶道這有什麼要緊。笑話了着衣服還怕什麼人來管嗎。匡六姨太太這時候不免頓時露出意懶心灰的樣子來，懶洋洋的向靠窗的沙發上一坐，微微嘆口氣道我怎樣好和你比你有什麼。有一個五少爺替你擋一個頭陣只要五少爺不說話誰還能說你一聲什麼。我們是苦命人……那是比不上你們的多笑了兩聲。多走出來幾趟就有人在背後頭點點戳戳這種電影明星的衣服着出來格外要引起人家的口舌。不瞞你說「他」要是不死我老早着得不要着了。匡六姨太太說到這裏眼眶不禁一紅。金五少奶奶曉得匡六姨太太是一個最愛縹緲時髦的人。今天因為自己穿了一套女明星的裝束引動了他的心事觸起他。

追想匡六老爺的舊情自己懊悔不迭本來他歡歡喜喜來的如今到弄得一場沒趣不覺十分抱歉當下忙用話岔開道這種衣服着着也不過是好白相你不信儘管着有誰來敢說你那些不快活的話你也不要提起了我們還是快一些出去罷說罷忙喚小丫頭傳話出去說匡六姨太太要走了瞧他汽車尋出一張當日有戲目的報紙拉着匡六姨太太看究竟那一夫在不在這裏小丫頭答應了一聲出去這裏金五少奶奶又家的戲好看來看去那幾爿大戲館全是唱的連台本戲匡金兩人大半都在第一次開演的時候看過了也無再看之必要於是研究到影戲上面去只見那報紙有一行大字是中國國產影片「苦命鴛鴦」這時候這四個字不覺陡然的刺入

匡六姨太太的目中忙指着道：「你瞧，這是一齣什麼影戲？」金五少奶奶將廣告的小字看了一看，道：「這個新出的片子是什麼孤孀的事迹？」情節甚為哀豔，匡六姨太太嘆口氣道：「也許這影戲中的情節和我這苦命人一樣呢！」我們正好今天就去看。這苦命鴛鴦罷，金五少奶奶曉得他心中已是不甚快活，看這種身世淒涼的片子格外容易觸動他的難受。萬一在影戲館裏竟哭出來，那到無趣！想了一想，搖搖頭道：「我看要看看影戲還是到外國影戲館看外國片子，中國片子常常做出肉麻弗有趣。」的樣子來，看得叫人不耐煩。我們還是換一家看吧。匡六姨太太道：「不我近來常常看見報紙上說中國的影片比從前好得多了。」金五少奶奶笑着連連的搖手道：「靠不住，靠不住。報上

的話靠不住。這班做影戲的人全和報館的人要好。隨便做出什麼片子來再蹩腳一點他們也是喪盡良心說好話呀好呀。驅得看客上當我已經上過幾次當了你也不必去上當吧。匡六姨太太這時候也不理金五少奶奶重新又將那「苦命鴛鴦」的告白子細看了一遍道無論怎樣我一定要去看這一齣戲的女主角是柳飛花我曾經在報紙上看見過他的照片瘦削可憐却是一副天生孤孀面孔他做起這「苦命鴛鴦」來一定很可以看得你不看我一個人也要去金五少奶奶道你真要去我陪着你便了恰恰小丫頭也進來回報說匡六姨太太的汽車在這裏呢於是金五少奶奶對鏡略加脂粉草草的修飾了一回和匡六姨太太兩人一同出門上車車夫問到

那裏匡六姨太太搶着道我們到大中國影戲館去罷。金少奶奶道就去看戲嗎早一點了吧中國影戲館是接連演三兩次的這時候去第二次沒有演完第三次還沒登場夾進去幹什麼。匡六姨太太還未回答金五少奶奶又道別樣不打緊。今天你真發癡了怎麼連吃夜飯這件事全忘了你肚皮餓嗎。匡六姨太太讓他提醒了果然覺得有些飢火中燒對金五少奶奶道那末我們先到那裏吃一項飯吧不過我病了兩天胃口不大好只能陪你吃一點清淡的東西。金五少奶奶道清淡一點還是吃大菜吧。匡六姨太太點點頭金五少奶奶道那末到那一片大菜館裏去呢。匡六姨太太道隨便到那一片去。我是一定的。金五少奶奶道和你一同出來你自己向來不作主。

全要靠別人。別人真要吃力。煞了匡六姨太太。笑道。今天看「苦命鴛鴦」。不是我做主嗎？依你又要去看什麼。六十四本狸貓換太子去了。金五少奶奶道。不要再說什麼閒話。委實此刻到那裏去吃飯呢。想了一想。吩咐車夫。開到大西洋菜館去。車夫依言風馳電掣而去。一會兒到了匡金兩人。下車上樓。西崽一看。是老主顧。十分歡迎。忙開了十一號房間。兩人走進坐下。西崽低低的問。還有客沒有。五少奶奶搖搖頭。道沒有了。西崽道。就是兩位蠻好蠻好。匡六姨太太聽了。心中不覺暗暗好笑。一起來。這蠻好兩字怎樣解釋。難道有了三客便不好了麼。一想。這一定是他們招徠生意的口頭禪。西崽這時候又送了菜單。金五少奶奶略瞧了一瞧。遞給匡六姨太太。自己。

識不到三十個字，到也不能不斜着眼睛，看了一看，金五少奶奶道：「公司菜喫吃頭，那西崽忙道：『那末點兩樣，點兩樣，還是點的清爽點。』說罷便取了一張白紙，自己在硯台上蘸飽了筆，執在手中，伏在桌上，聽候匡金兩人的吩咐。大菜館裏的西崽，對於女客光臨，點菜負代筆責任，因為上大菜館的一班公館裏，老太太太少奶奶姨太太們，十有其八九，是不能動筆，就是能動筆在外邊對着許多人，也不肯動筆的，其勢非西崽代筆，不能。這時候，西崽悄悄的等候匡金二人，說出菜來，正在這當兒，窗外洋台邊忽然有兩個人的影子，閃了一閃，金五少奶奶是背心朝外，尚不覺得，匡六姨太太早已瞧見，是兩個年輕的，又的男人走了過去，也不在意，停了不到片刻，那兩個年輕的男人又

走了過來。四隻眼睛灼灼有光。鬢髮從眼珠內要冒出火星。似的匡六姨太太心中好生暗笑。也不理他。眼光向牆壁上。閉只妝作沒有看見。在這當兒。金五少奶奶早點好了四客。大菜。西崽。一一寫好。金五少奶奶問匡六姨太太怎樣。匡六姨太太點點頭道。你吃什麼。我吃什麼。省得再開兩張菜單。討厭時。候遲了。影戲要開場了。那西崽仍舊用他那口頭禪。道蠻好蠻。好拿著菜單出去。金五少奶奶一回頭見洋台上靠著他的門。前那檯子早擺上兩份刀叉。金五少奶奶對匡六姨太太道。咦。怎麼西崽要請我們到洋台上去吃嗎。話猶未了。忽見兩個年輕男子。早嘻嘻嘻的靠著洋台檯子分兩邊坐下。匡六姨太太是認得這兩個人。正是剛剛走來去的人。這時候他們坐下。太。年。咦。

了。更是堂堂皇皇的面對匡金兩人。房間內目不轉睛的瞧個不住。匡六姨太太湊過去低低的對金五少奶奶道。這兩個人不是好人。先前走來走去。這時候爽性坐在我們門口了。阿要。氣數洋台外邊很闊的馬路。他瞧也不瞧。一瞧只對裏面望好。不討厭。金五少奶奶道真討厭。忙用叉子敲了一敲盆子。喚西崽進來。叫他們取一扇屏風來遮一遮。西崽會意點頭。道蠻好。蠻好須臾。西崽取了屏風來遮好。恰恰第一道的湯菜也來了。只聽見外面洋台上的人發話道。只樣怕人。還是早點鑽在棺材裏釘釘緊蓋。蓋好來得安穩。用不著到馬路上大菜館裏來。現世金匡二人聽了。明明知道是罵他二人。不覺大怒。金五少奶奶格外忍不住便敲敲盆子。喚西崽進來。要調一個房間。西

恩。道。蠻。好。蠻。好。金。五。少。奶。奶。眉。頭。一。豎。道。你。說。蠻。好。我。說。不。好。
 怎。麼。呢。匡。六。姨。太。太。笑。道。蠻。好。兩。個。字。是。他。們。西。恩。的。話。搭。頭。
 了。你。不。要。和。他。生。氣。金。五。少。奶。奶。道。我。們。出。錢。來。吃。飯。不。是。來。
 挨。罵。的。那。聲。音。說。得。很。響。好。似。叫。外。面。兩。個。人。聽。見。似。的。西。恩。
 起。初。摸。不。著。頭。腦。這。時。候。有。些。明。白。了。忙。低。低。向。金。五。少。奶。奶。
 道。可。是。爲。洋。台。上。這。兩。個。不。知。趣。的。客。人。嗎。金。五。少。奶。奶。道。你。
 們。既。然。知。道。他。們。不。知。趣。爲。什。麼。還。要。歡。迎。他。們。來。得。罪。別。
 客。人。西。恩。皺。皺。眉。頭。做。出。一。副。苦。臉。道。做。生。意。沒。有。法。子。他。
 上。門。的。主。顧。推。他。不。出。可。是。這。兩。位。客。人。已。經。在。這。裏。鬧。過。
 回。笑。話。了。耳。光。也。吃。過。了。他。們。還。有。這。面。孔。走。進。來。我。們。做。
 恩。的。却。沒。有。這。面。孔。去。伺。候。他。了。金。五。少。奶。奶。問。道。怎。麼。吃。過。
 西。兩。位。他。們。的。

耳光呢。西崽道。一次是亂闖房間，被房間裏一個客人罵了一頓。一次是七搭八搭的和女客打棒，和女客同來的男人不答應，走上去請他吃了。一紀五分頭，他們也只得紅紅臉逃回自己房間裏去。低著頭嚼麵包，總歸這兩個人不是好人。見了女客，就要釘進釘出惡形惡狀，剛剛倘是別的規矩男客，在洋台上，我也不拿屏風來遮住了這兩個人，委實不是好東西。五少奶奶也算碰得巧，碰着這種不識相的人，只有不理他。這種人理不得。金五少奶奶聽西崽說得天花亂墜，心中早將剛纔無名之火消滅了一大半。這時候，西崽又問金五少奶奶道：「五少奶奶到底阿要調房間，不要匡六姨太太？」接着道：「算了吧，只有三四客菜，完了就走了，何必調來調去？」西崽聽了這一句話。

樂得順水推舟道蠻好蠻好金五少奶奶也覺得一動不如一靜便催着西崽快點拿菜上來西崽答應着去了匡六姨太太這時候吃了兩道菜不聽見屏風外面的聲音了立起來從屏風裏面向外面洋台上看去只見剛纔那兩個討厭的男人一個也沒有了連靠欄杆檯子上面的刀叉杯瓶等等全不見了匡六姨太太對金五少奶奶道咦奇怪極了一會兒外面乾乾淨淨了大概你剛纔罵他們的話他全聽見嚇走了金五少奶奶道這班人不見得這樣識相罷匡六姨太太道我不怕什麼待我出去看一着走至門前探頭出去只見那兩個年輕男人已搬到另外一張檯子上去了離開老座位有四五隻檯子遠遠看見那兩個男人仍是面朝屋內坐決不看馬路上的景

繳。匡六姨太太心中明白，一定那邊又有什麼女人，他們釘過去了。忙走進來，將這話告訴金五少奶奶。嘆口氣道：上海灘上女人出來，不同着一個男人，到處容易惹出是非。來匡六姨太太笑道：同了男人出來，也有許多不便。當譬如你和你的五少爺一同出來，我夾在裏面，就沒有這樣隨隨便便了。金五少奶奶道：那有什麼要緊？你不是和我們少爺一同看過戲嗎？匡六太太搖搖頭道：不要提那一次了。我到今天還覺得不舒服呢！大家僵得很。金五少奶奶道：聽他們男人說起來，也說和我一樣。女人出來，有許多不便。當你想氣數不氣數，匡六姨太太道：怪不得近來你出來常常不同你們五少爺一淘呢。原來他有些不便。當你也有些不便。當啊！金五少奶奶聽了這話，不覺笑。

道。幸虧我沒有什麼私弊夾帳的事。一個人常常出來。沒有什
麼要緊。要不然被你這句話說來。倒有些難爲情呢。這句話說來。倒有些難爲情呢。匡六姨太
太。道。我這話也是一句笑話。你不要動氣。金五少奶奶也笑了。
一笑。這時候。金匡二人催着西嵐。將菜快點來。須臾吃完。西嵐
早預備好了一副淨面用具。連同粉盒。皂缸等類搬上來。金匡。
二人自己帶有粉盒。只用了一些香皂。淨了一淨手。西嵐送上。
帳單。共總只有三元九角。金五少奶奶要付帳。西嵐再三不收。
說歇。一日到公館去收。一樣的也不要。金五少奶奶簽字。金五
少奶奶向袋內掏錢。預備賞西嵐一兩塊錢。小帳恰恰事不湊
巧。袋內盡是五元的鈔票。沒有零碎洋錢。金五少奶奶沒法拿
出一張五元鈔票。不好意思叫他找回。只得說了一聲。這是給

你的小帳那西崽早已看清是五元鈔票拿在手裏再三稱謝忙時候還早可要再做一杯檸檬茶來金五少奶奶搖頭不要匡六姨太太從旁又催着金五少奶奶快一點走連說時候不早了再遲一點恐怕看不完全了西崽在旁插嘴道看戲還早得很呢匡六姨太太看了一看手表道已經九點了西崽開言道啊原來是去看影戲蠻好蠻好那倒不能再遲了此刻去正蠻好蠻好金匡二人也不理他那西崽仍舊說了不少的蠻好蠻好匡六姨太太真有些忍不住要笑出來了二人下樓登車直向影戲館去看「苦命鴛鴦」到了那爿影戲館前只見靜悄悄的沒有什麼人賣票的窗洞裏也是很清閒的金五少奶奶道是不是我說中國片子弗靈看的人不多你不信你看

這不是我瞎造謠言了。匡六姨太太聽了這話不覺一呆，對金五少奶奶道：不去管他，我們既來了還是買票進去看。一看罷，說罷走向窗洞向裏面賣票的人道：喂，買票，買票！窗洞裏的人搖搖頭道：票賣完了。匡六姨太太道：咦，怎麼賣完了？裏面已是客滿了嗎？窗洞裏的人點點頭道：早已滿了，剛剛還有夾出來的人呢。匡六姨太太忙回頭對金五少奶奶道：糟了，糟了！你說沒有人看？現在客滿了，票也買不著了。金五少奶奶聽了也不覺詫異，忙問道：真的嗎？中國片子有這樣出風頭嗎？那窗洞裏賣票的人笑嘻嘻的，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大家全是中国的人，不要這樣看不起中國人。匡六姨太太對那窗洞裏的人道：謝謝。你我們不怕軋？參你能買兩張票子放我們進去吧。那窗洞裏的

賣票人道樓上樓下是沒有一隻空位子恐怕連立的地方也沒有。了只有……說到這裏匡六姨太太道只有什麼可是價錢要賣得貴點嗎不在此乎加倍也可以那窗洞裏的賣票人道只有三號包廂裏還空了三個座位有人定了這時候來電話他說不來了如果買不出去還可以向他收錢匡六姨太太道那末賣給我們吧幾塊錢一張票說罷來不及的掏出一張十塊錢的鈔票向賣票的窗洞裏一塞金五少奶奶在旁看了笑道你這樣急法簡直是和去年浙江打仗的時候逃難的人一樣了今天沒有得看還有明天呢何必如此急急匡六姨太太道越是看的人多買不著票越要鑽進去看人少了倒沒有意思了金五少奶奶微笑道你總是這樣喜歡夾熱鬧那窗洞

裏的賣票人見匡六姨太太塞進來的是一張十元鈔票當時便找還了他八塊錢隨手給他兩張戲票匡六姨太太得著戲票非常高興拉著金五少奶奶登上樓匡六姨太太是常客將票子給茶房一瞧茶房便領他二人推門進去凡是看影戲的客人從外面光明的地方走進影戲場總是覺得眼前一黑匡六姨太太挨身進去陡然覺着一陣人氣撲面心想怪不得沒有票買竟這樣的夾足了再借著銀幕上的白光四邊一瞧只見萬頭攢動幸喜有茶房在前面引導著金五少奶奶胆最小走進黑地竟一步不敢走還是匡六姨太太攙扶著那茶子瞧得黑戲先常戲房拿出懷中的電筒遇著台階略亮一亮將匡金二人領到那茶子瞧得黑戲先常戲

間空坐裏坐下坐定以後匡六姨太太方纔注意銀幕上的影戲在這當兒忽然台下看客一陣劈拍劈拍鼓掌的聲音其中還夾着跳腳吹胡哨的聲音擾成一片匡六太太不覺吃了驚子細看銀幕上方纔明白原來影戲上正表演一個女角在那裏流淚那一幕更是用大鏡頭放大特寫映出一張絕大絕大的女人面孔那女人面孔上的眉毛一根一根差不多有火柴那般粗細其餘眼耳唇鼻更可比例而知真是特別放大臉部一大眼眶內流出淚來一顆一顆的自然有柱圓般大台下的人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很清楚的眼淚更沒有見過這樣又大又圓的眼淚怎麼不拍手拍得應天價響匡六姨太太也覺得奇怪對金五少奶奶道咦這人的眼淚怎麼這樣多他真

是。有。什。麼。傷。心。事。嗎。金。五。少。奶。奶。一。看。果。然。見。銀。幕。上。女。郎。一
 顆。一。顆。眼。淚。滾。滾。的。流。下。來。金。五。少。奶。奶。道。眼。淚。瞧。上。去。到。
 是。真。的。傷。心。不。傷。心。倒。要。問。問。他。自。己。匡。太。姨。六。太。道。俗。語。道。
 的。好。人。不。傷。心。不。落。淚。難。道。他。一。點。不。傷。心。這。一。串。一。串。的。眼。
 淚。能。寫。寫。意。意。的。淌。下。來。嗎。那。末。此。刻。請。你。淌。兩。滴。出。來。給。我。
 看。看。金。五。少。奶。奶。道。我。也。不。做。影。戲。要。淌。什。麼。眼。淚。他。爲。做。了。
 影。戲。沒。有。法。子。沒。有。眼。淚。也。要。擠。一。點。出。來。呢。我。還。聽。見。過。人。
 說。外。國。什。麼。女。明。星。那。一。天。要。做。悲。劇。一。定。要。流。下。幾。點。眼。淚。
 來。恰。恰。那。女。明。星。那。一。天。心。裏。很。快。活。無。論。怎。麼。流。不。下。半。點。
 眼。淚。來。後。來。導。演。的。沒。法。子。了。和。那。女。明。星。商。量。派。一。個。人。躲。
 在。女。明。星。的。身。後。蹲。下。去。伸。手。用。氣。力。捏。那。女。明。星。的。脚。

星的脚被捏得痛澈心肺了。不由得不一串一串的眼淚痛得流下來了。後來那片子映出來沒一個人不說那女明星淚痕的。湧泉表演深刻成功一個悲劇明星却不曉得他一生成名的原因還是從兩隻脚上吃苦頭吃得來的。我想今天這片子上前面的女角眼淚這許多或者也是吃了苦頭來的。不曉得他那苦頭是吃在脚上還是吃在什麼別的地方那就不得而知了。匡子犧牲了這許多眼淚你不可憐他一些還要這樣尋他的開片。六姨太太道你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出來。別人家爲拍一張片。西湖景緻吳淞眼淚幾場跳舞另外還有什麼值銅錢的東西。

景緻半淞園的假山誰不會拍不化一個錢拍了來就算了他們的背景真是阿屎臭匡六姨太太道無論什麼事被你一批評總批得一個小錢都不值了依我看起來拍一本影戲究竟也不是拍一張小照也着實不容易呢拍一張小照還要好好配光才拍得好萬一拍壞了一些還得重拍何況幾千尺的影片錢也不知要多少咧講到拍外景也不能怪他們自然拍現成的景緻照你這樣說不拍現成景緻一定也要照內景一般搭起來譬如要拍一座山不見得叫許多石匠運了數大石頭堆了一座山再去拍啊西湖景緻吳淞景緻半淞園沒有到過的阿木林瞧瞧那裏辨得出這是西湖景緻這是吳味

濶景緻呢。他們拍外景固然不化錢。拍內景就很不方便。了一堂佈景不必說。就是那些外國傢生起碼要二三百塊錢。一套拍不得三場。單單傢生就要千把洋錢了。金五少奶奶笑道聽你說內景外景說得很連貫。倒像煞內行。誰知他們的傢生那一家那一套是真買的嗎。公司裏經理在外面兜得轉些的便問毛全泰。慎昌去借幾套。否則出錢租幾套。好得拍影戲。總不過一兩天拍兩三場。用完原璧歸趙。不會損壞的。譬如火燒聰明些的做一房子的模型。拍了拿來放火的。與真的差不多。笨一些的造一間很粗率的小屋。放一把火燒了。正用不掉幾個錢。啊匡六姨太太道。照你說中國影戲真個一錢不值了。金五少奶奶道。自然中國的影戲值啥銅錢。他們正在談得起勁。

的當兒影戲，一幕一幕的過去，只聽見許多看客，一陣掌聲，拍得震天價響。匡六姨太太連忙丟開說話，來看影戲，只見銀幕上一個穿素淨衣衫的少婦，被許多人在那裏嘲笑，那個穿素淨衣衫的少婦，眼淚直淌下來，苦得了不得。看他的面貌，就是方纔瞧見過的放大面孔。匡六姨太太心裏覺得非常悲傷，對金五少奶奶道：「你瞧這個嬸婦多麼可憐啊！」這許多人大約都是家裏人，同親戚譏笑他，他難道做了不好的事？體麼？世界上都最苦的要算死掉男人的女人了。說着有些嗚咽的樣子。金五少奶奶恐怕匡六姨太太感懷身世，以致不歡，便用話岔開道：「這影戲有什麼道理？都是假做出來的。你當他們是真的，出眼淚，說不定眼睛裏滴了薑水，以致於出這許多眼淚來。他」

們這班做影戲的演員要博得人家說一聲像也不怕難爲情。真的哭哭啼啼說也笑話我們少爺前天說起有一家公公司拍影戲導演便要叫女演員笑那女演員笑不出導演沒法子自己在地下做烏龜爬引得那女演員笑了方纔拍成功一幕說得匡六姨太太倒也不禁一笑匡六姨太太道照你這樣說起來一個女人做了電影女明星變了傀儡了金五少奶奶道豈但是傀儡簡直是雇用性質倘使這本片子裏女演員的動作做得不對還要受導演同經理的閒話哩匡六姨太太道一張片子裏做一個女主角是很不容易的那公司裏送他們的薪水總也可觀了金五少奶奶道說了真要笑殺人做一個女主角資本大一些的公司也不過送四五十塊錢一月逢到不拍

片子的時候還取不到錢哩，匡六姨太太伸了一伸舌頭道：「呀，真是可憐，吃吃力力的拍一本片子，只拿這幾個錢嗎？請頓客也不够啊！」金五少奶奶道：「有四五十塊錢，一月的還是公司有幾家小公司，念幾塊錢，一月的也有十幾塊錢。」一月的也有十幾塊錢。也有最好笑的，有幾家公司，伙食也沒錢，開銷居然也拍起片子來。女演員、男演員都沒有薪水，等到出了片子，賺了錢，大演員就免開拆些紅利。倘使這片子一個錢也沒賺，蝕老本，演員就免開口。分文無着，老四，你想想看，電影明星有做頭嗎？匡六姨太太道：「你說喫做頭爲啥？」上海灘上電影女明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金五少奶奶道：「你道這班電影女明星是人家的小姐嗎？都是不三不四的人物，他們利用了做影戲，好抬高自己的身價。」

只要有一張片子裏做過一個配角，就是明星，這班不三不四的女人，捐了明星的牌子，上起鹹肉莊來，價錢也可以辣些。匡六姨太太笑道：虧你說得出電影女明星上鹹肉莊了？金五少奶奶道：電影女明星幾個不上鹹肉莊？就像大名鼎鼎的羅妙華，同這片子裏的柳飛花，還有韓雪珠一班明星，那一夜不在幾家大旅館裏跑？像亞東園幾家旅館，夜頭總尋得出他們蹤跡。那個韓雪珠，大家還稱他風騷派，他也自認爲騷老四。你想他們還有人格嗎？別人說堂子裏人沒人格，其實我看起來，堂子裏人嫁了人，倒規規矩矩了，不像這班電影明星，壞在骨子裏。金五少奶奶只管嘮嘮叨叨的說出電影女明星的壞處。匡六姨太太也凝神一注的聽着，不知不覺影戲已經做了。

一本匡六姨太太道老五，你這樣開了自來水龍頭的講話影戲的情節也看得莫名其妙。金五少奶奶道這種悲傷的戲有啥看頭？看看弄得心裏不快活，還是講講張這時「苦命鴛鴦」已經做過六本。匹邊電燈霍的一亮，是休息的時間到了。匡六姨太太這時候被電燈一耀，眼睛忽然張不開閉了一閉，約莫一分鐘的模樣，張開來四面一望，只見滿坑滿谷的看客，擠得水洩不通。忽然聽見坐在背後兩個女人講話，一個道：「妹妹，我到下面去尋尋爹爹，看他這時候要肚皮餓了，讓我帶些蛋糕。」我下去再有個女人道：「姊姊，你就上來啊。」歇一歇，電燈就要黑了。那個女人答應了，便離座下樓去了。匡六姨太太遂別轉頭去。只見坐着的一個女郎，年紀約摸十八九歲，打扮得很時髦，下

樓去的女郎祇看見個背後影匡六姨太太也不在意回轉頭來一眼瞥見左面的包廂裏有個少年對自己瞧匡六姨太太因爲隔得很遠一時瞧不清只見那少年倏的立起身來望自己包廂裏走來那個少年走不到幾步匡六姨太太便瞧得真切了心裏不禁一跳原來不是別人就是方纔藥房裏出來上汽車碰着的那個少年匡六姨太太心裏想真是奇怪我們到這裏來看影戲怎麼他也會來再巧也沒有了這時候匡六姨太太心裏又是喜又是驚可是因爲旁邊有個金五少奶奶所以不能形諸顏色祇是偷眼瞧着那個少年只見那個少年在人堆裏擠出來擠到自己包廂裏直走到自己的背後在剛纔下樓的女郎空位上坐了下來那少年還未坐定只聽見坐

位旁邊的女郎道先生這隻位子是有人坐的等一等就要上來的請你不要坐那個少年道空的位子大家可以坐那裏可以預定是誰的位子那個女郎見少年一味蠻橫便對旁邊的一個年輕男子道哥哥姊姊的位子被這個人坐去了姊姊上樓來坐到那裏呢原來那個年輕的男子是那女郎的哥哥女郎的哥哥便起身來對那個少年道對不起這個位子老早有人坐了因為下樓去尋個人就要上來並不是預定的位子那個少年還要想強辯年輕的男子又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講理你自己坐好位子爲什麼擠到這裏來這時候那樓下去五分鐘也不到你就把位子搶去了真不講理我倒喊茶房去的女郎也上來了對那少年道你這個人真奇怪我剛剛下

來。問。問。看。說。着。便。同。那。年。輕。男。子。一。起。喊。茶。房。喊。了。兩。聲。茶。房。
 有。個。位。子。在。左。面。包。廂。裏。有。心。來。搶。位。子。是。什。麼。道。理。那。茶。房。
 道。先。生。你。既。然。自。己。有。位。子。爲。什。麼。到。這。裏。來。對。不。起。到。原。位。
 上。去。罷。這。時。候。匡。六。姨。太。太。聽。他。們。爭。吵。心。裏。說。不。出。的。難。過。
 但。是。不。便。插。嘴。金。五。少。奶。奶。只。因。聽。見。背。後。爭。吵。的。聲。音。回。頭。
 去。看。却。看。見。那。個。少。年。好。像。在。怎。麼。地。方。見。過。想。了。一。想。想。起。
 了。彷。彿。是。方。纔。藥。房。裏。出。來。上。汽。車。辰。光。看。見。的。再。留。心。看。看。
 匡。六。姨。太。太。面。上。露。着。一。副。尷。尬。的。神。氣。金。五。少。奶。奶。再。看。那。
 個。少。年。心。裏。明。白。便。假。做。若。無。其。事。的。樣。子。這。時。候。包。廂。裏。的。
 看。客。一。個。個。都。對。那。少。年。看。茶。房。也。催。他。歸。原。位。那。個。少。年。便。

立起身來，賭氣往外面走。不再看影戲了。那個女郎便坐下來。嘴裏還嘰哩咾囉的自言自語說：「這個人路道不對自己的位子。」不坐擠到這裏來搶別人家的坐位。想轉壞念頭。那個年輕的男子也道：「上海灘上這一種人最多。」揀女人淘裏鑽說：「不。」還是拆白黨咧！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着。把個匡六姨太太說得真是難過。這時心裏那裏再有心思看影戲？覺得非常煩。太定口。燥最好外出。去追上那個少年。一回想到背後的姊妹淘裏口。聲聲說他是拆白黨。心裏更加火冒。匡六姨太太正在這樣口。胡思亂想。心神不定。只聽見金五奶奶道：「老四，你想些甚麼？」樣。看得起勁的當兒。匡六姨太太的一顆心那裏會放在影戲上。正。影戲。嘻嘻。匡六姨太太抬起頭來。原來電燈早已熄去。影戲正。影戲。上。

眼睛雖然瞧着銀幕上。可是一些也不知道。銀幕上做些什麼。只望影戲快些做完。真是好像熱石頭上的螞蟻。凳子上有了一針。一刻也坐不定。一顆心還別別的跳。不知如何是好。那金五。少奶奶瞧着匡六姨太太。坐不定。立不穩的樣子。心裏好像吃了螢火蟲。故意做得非常鎮靜。只管看影戲。暗裏偷眼瞧着六姨太太。這時候的匡六姨太太。心裏又恨又急。恨的是背後的人。把少年趕開急的是少年。此去不知何年何日。纔能再見。金五。少奶奶却故意把影戲裏的情節講給匡六姨太太聽。匡六姨太太祇可唯唯的應着。心總戀戀那個少年。好容易影戲做完。電燈都亮起來。匡六姨太太急急忙忙的要走出來。但是夾得一時擠不出匡六姨太太急得心裏火冒金五。少奶奶看。

了。不禁好笑。對匡六姨太太道。慢慢走。留心脚底下的鞋子。不要被人踏了。匡六姨太太嘴裏答應着。曉得的依舊要用力擠。出去金五少奶奶便跟在他背後。擠到門口。匡六姨太太留心。四面望。剛要走下石級。只見兩條汽車電燈般的眼光。直射到匡六姨太太的面上。匡六姨太太眼快。不禁別的一跳。想怎麼到他還在門口等。心裏自然快活。但是旁邊有個金五少奶奶。不敢正眼瞧。那少年那金五少奶奶也是個靈巧不過的人。看見不那少年等好在門口癡癡的望看。匡六姨太太不禁暗暗好笑。想匡六姨太太難免着了魔。本來這樣一個年輕的美人兒。叫件好事。金五少奶奶心裏。這樣的想着。匡六姨太太已經一步一守寡。恐怕世界上這種節婦。還少讓我來成全。他們也是他。

一步慢吞吞的走完了石級那個少年一步緊一步的跟在後面。匡六姨太太想要回頭無奈旁邊有個金五少奶奶不好意思便故意放慢了脚步好讓背後的人跟牢。這時匡六姨太太的汽車已經開過來車夫開了車門讓他們上去。匡六姨太太這時真是非常爲難想要不上汽車吧恐怕金五少奶奶問他他說不出原因。上汽車吧背後的人便跟不上了所以立定在汽車旁邊呆看。金五少奶奶猜透了匡六姨太太的意思便對匡六姨太太道明天夜裏你再來看影戲嗎。匡六姨太太一想讓我來定一個地方好叫背後的人聽見便道你說明天到那裏去看金五少奶奶道這裏太擠我說明天到卡爾登罷。匡六太太道好的卡爾登適意些我明天准到但是在什麼地方。

金五少奶奶道還是包廂裏好。匡六姨太太道真是包廂裏好。說完了金五少奶奶催着匡六姨太太上車。匡六姨太太上了汽車偷眼望望那個少年却還呆呆的立在車旁。這時候車夫開了機車子如飛而去。匡六姨太太覺得非常掃興好像丢了什麼東西似的在車內一聲不響。金五少奶奶同他講方纔影戲的情節說道那個柳飛花着的衣裳真是奇怪怎麼前面是黑顏色的背心上變了白顏色的。了一件衣裳做兩面顏色倒緒同金五少奶奶談電影明星的裝飾。金五少奶奶的說話一半沒有入耳。他一時回答不出什麼話便道這有什麼希奇。金五少奶奶道你倒以為不希奇嗎。還有一幕裏那個柳飛花做

個方纔出浴的樣式。身上祇披着一層紗肉也露出來。他們這輩人真老面皮。妖形怪狀的做得出來。我們看的人倒替他肉麻了。阿要敗兆啊。剛正說到這裏。汽車停了。金五少奶奶一瞧，原來已經到了自己門口。車夫開開車門。讓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走下來。一起走到裏面上了樓。到金五少奶奶的房裏坐了。娘姨倒上兩杯茶來。金五少奶奶便問娘姨道：少爺轉了嗎？娘姨道沒有。轉金五少奶奶便也不響。停了一刻。問匡六姨太太道：你肚裏覺得餓嗎？匡六姨太太道：不餓。還覺得很飽呢！金五少奶奶道：勿要客氣。倘使肚皮裏餓。我有土司叫娘姨去烤白搭油。同皆姆都有。你要稍些吃一點。嗎？匡六姨太太道：大菜吃得忒飽了。金五少奶奶道：大西洋菜館的一頓大菜。吃得忒飽了。

奶奶道你這樣客氣吃些點心吧。說着向玻璃櫥內取了幾匣西點出來叫匡六姨太太揀匡六姨太太便隨意取了兩件金五少奶奶道再拿點嘍。匡六姨太太道好了我眞的吃不下這兩樣還要硬挨下去呢。金五少奶奶道你慢一慢吃我去叫娘姨煎杯可可茶。匡六姨太太道不要了等起來很長遠的辰光不早了金五少奶奶道早哩究竟影戲散得早看了京戲恐怕這時候還不會完。煎可是很快的省力來些便掀了一掀電鈴這娘姨上樓來了金五少奶奶吩咐付他去煎兩杯可可自己也喝一杯。娘姨答應去了金五少奶奶道明天卡爾登還是你來約我我來約你匡六姨太太一想明天到卡爾登說不定那個少年也在那裏還是各人各去的好便對金五少奶奶道明天我

恐怕要遲一刻來還是到卡爾登碰頭吧。金五少奶奶心裏暗笑便道好好的橫豎約定在包廂裏總可以尋着這時娘姨已將可可煎好端上來擺在各人面前。匡六姨太太一壁吃着西點一壁喝可可茶。問金五少奶奶道你這西點是那裏買的。金五少奶奶道是先施公司買的。我覺着還是先施公司的好。永安公司的也不錯。有一次夏天我到美華公司去看見西點的玻璃櫃檯裏蒼蠅飛來飛去。這一種西點可以吃嗎？吃了肚皮就要出毛病。匡六姨太太吃完了兩件西點立起來說道我要回去了時候不早哩。金五少奶奶道還早再坐一歇。匡六姨太太道真的要走了。晏了恐怕人家說閒話讓我到伯母那裏去。金五少奶奶道你真的要去我也不留你他老人家大

約已經睡了。不要驚動他吧。你車子去加油，我叫汽車送你轉去。便按了一按電鈴。娘姨來了。金五少奶奶吩咐付他叫車夫預備好了車子送匡姨太太回去。娘姨下樓去了一回便又上來。說汽車預備好了。匡六姨太太便立起身來，說道：明天夜裏碰頭吧。金五少奶奶道：準到。準到。立起身來要送匡六姨太太。匡六姨太太道：不必送了。明天見吧。金五少奶奶道：不送你明朝會吧。一同走到樓梯邊。金五少奶奶便也不再下樓，點頭分別。匡六姨太太坐了汽車如飛而去不到一刻已到門口。匡六姨太太到了家裏走近自己房裏也不高興。到匡六太太那裏去。只因自己心裏有事，覺得非常不安。脫衣便睡，纔一閉眼便覺那個少年湧現在眼前，翻來覆去那裏還睡得着。這時候真是。

心事如潮。一回兒想到自己的身世。一回兒想到以後的結局。一回兒又想到那個少年。明天不知到不到卡爾登胡思亂想。直聽見敲了三點鐘。方纔有些朦朧睡去。睡不到三個鐘頭。已經醒了。匡六姨太太揭開帳門看看。還沒有太陽光望了望檯上的擺鐘。六點鐘還沒有到。匡六姨太太不禁好笑。好像魂靈出了軀殼。睡也不要睡了。這時候。娘姨。大姐。都還高臥未起。一些響聲也沒有。匡六姨太太因為辰光很早。便勉強再睡。一回睡是睡不着。閉了眼睛養養神。心裏沒有別的念頭。祇是想着那個少年。歇了一刻鐘上敲了六點。聽見娘姨推門進來。揩檯。子掃地。匡六姨太太這時候沒有心緒。再橫在床。上馬上穿衣。起身下了床。那個掃地的娘姨道。姨太太今朝起來得這樣早。

是爲老爺的事嗎。匡六姨太太聽了不懂便問。娘姨道。你說的。什麼那娘姨道。姨太太忘了嗎。今天是老爺的週年啊。匡六姨太太抬頭看了看小書檯上的日曆。猛的想起了心裏想怎麼。連這日期都忘却自己也似乎狠慚愧却假作知道的樣子。便問娘姨道。你究竟也還記得娘姨道。昨天夜裏聽見老太太講。一起纔知道呢。停一會兒靜安寺的和尚還要來拜懺哩。匡六太太聽了娘姨的話心裏盤算想今天是他的週年。我是他的。人似乎不應該走開。偷使我走開倒落了一個話柄。他們愈說得嘴響了。我今天一定不能走開。但是金五少奶奶約我去了。匡六姨太太心裏非常焦灼。呆呆的坐在沙發上。那個娘姨見到加的。便卡爾登祇好不去了。不去不要緊。倒是那個少年也不能看見。到那樣的。

偏是不識相的同匡六姨太太講話。娘姨道：日脚真快，老爺過世了已經一年。姨太太呆瞪瞪的是想起了老爺嗎？娘姨一壁掃地，一壁同匡六姨太太說話。匡六姨太太一句也沒有聽見，祇是轉着自己的念頭。娘姨看見匡六姨太太一句也不回答，便也不響了。祇顧掃地，掃好了地，便下樓去打臉水，端到房裏擺在匡六姨太太的面湯檯上。匡六姨太太也沒有看見，依舊呆坐在沙發上。娘姨道：姨太太面湯擺好了一句話，倒喊醒了匡六姨太太，便沒精打采的立起身來，懶洋洋地坐到粧檯上。洗面免不掉，還修飾一番。這時候，大家都起來了，忙忙碌碌預備。客人來沒一會，靜安寺裏的和尚也都來了。一時鐘鼓齊鳴，念起經來。可是匡六姨太太却依舊無精打采，連下樓也。

不高興想今天真是不巧偏偏遇着週年別一個日子有些事。體只說到醫生那裏去看病也未嘗不能掉一掉搶花偏偏今天是個週年不能夠離開一步想想真覺掃興一時沒趣便躺在榻上懶得起身吃飯時候他也不覺得餓只說身體不舒服吃勿下躺了一回娘姨上樓來對匡六姨太太道姨太太金家有電話叫你去接匡六姨太太知道是金五少奶奶打來的便立起身來下樓去接電話果然是金五少奶奶打來的問他卡爾登啥辰光去匡六姨太太道今朝是老爺的週年所以不去。了。金五少奶奶道今天是你們老爺的週年嗎我也沒曉得我們明天去好嗎匡六姨太太想今天他撲了個空明天或者去也未可知便道準其明朝夜裏吧金五少奶奶道我來看你再我

一淘去好嗎。匡六姨太太道還是我來看你。金五少奶奶道也好准其這樣吧。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約定了明天一准到卡爾登如今且按下慢表且說那個小胡這天在全球藥房門口又碰到了匡六姨太太瞧見匡六姨太太同着一個少婦一回他們便上汽車去了心裏非常悵惘汽車開動的時候彷彿還看見匡六姨太太在玻璃裏望無奈自己沒有汽車祇可以看他們風馳電掣而去直瞧到看不見了汽車的影子方纔嘆了一口氣無精打采的踱着忽然看見牆上貼着的廣告是想這張「苦命鴛鴦」的片子報上已經鼓吹了好久不是印着一苦命鴛鴦」的女演員照片定是登着「苦命鴛鴦」柳飛花主演小胡心大中國影戲館初次開映「苦命鴛鴦」

消息。今天拍一幕什麼佈的什麼景。甚至於某女明星。今天爲過。一張小報上印過一張柳飛花的夏天照片。肌肉全身都披紗裏映出來好像是「苦命鴛鴦」中的一幕。他想柳飛本是個妖醜淫蕩的角色。這次他做的是悲劇。倒不可以不看。橫豎我夜裏沒事便打定主意到大中國影戲館去看「苦命鴛鴦」。這時他覺得有些饑餓。想到那裏去吃夜飯看看兩旁命看花在有。爲的菜館中西都有他想還是經濟一些的好。橫豎沒有認得的人。知道便揀了一爿小飯館點了兩樣菜飽餐一頓。一共不了一塊錢。小胡吃了飯出來便到大中國影戲館揀了左邊的包廂裏坐了。這時影戲第一次還沒有完。男女看的人陸續包到的。

而來。擠得滿坑滿谷。小胡想。我幸虧早來了。不然要沒有座位呢。這時候全場的電燈漆黑。四面看不見人。祇是銀幕上的人影閃動。小胡便也安心看影戲。覺得柳飛花的姿態真是處處動人。影戲做了一回。到了休息的時候了。四週圍的電燈一亮。小胡便把包廂裏的看客一個個的看轉來。看到當中包廂裏坐着的兩個少婦。正在那裏談話。細細一瞧。直把他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原來不是別人。真是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小胡瞧見匡六姨太太心裏說不出的快活。但是。一看。匡六姨太太的旁邊坐着的少婦。就是方纔全球藥房裏出來同坐汽車的。未免覺得有些掃興。一想。這也不去管他。但是距離這樣遠。說不定他還沒有瞧見我。非得走過去不可。但是包廂裏

的座位。擠得風也透不進。我就是走過去也不能立在他們旁邊。小胡正在爲難的當兒恰巧這時匡六姨太太背後的女郎下樓尋父親去了。小胡當做了那個女郎回去座位空了。恰巧在匡六姨太太的背後。小胡快活得說不出來。又同失了魂魄一般。想真是天假其便。遂卽急忙從人叢裏擠到當中的包廂裏。一路走過來。還同匡六姨太太的眼光打了個照面。走到那個空位旁邊。便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那知剛正坐定。旁邊位子上的女郎同他吵起來。接着同女郎一起的年輕男子也不答應他。不一刻那下樓尋父的女郎也來了。喊了僕歐叫他到自己的原位去。這時候樓上的看客個個立起看。有的還自動發言。叫他到左面包廂裏的原位去。小胡這時候心裏懊喪。自

不必說。但是。自知理屈。而且。勢成孤立。要想退歸原位。可是衆目昭彰。未免有些難爲情。他想橫豎。他總要出影戲館。不如到門口去等候。便一怒出了大中國影戲館。在附近走走。等了一回。瞧見裏面有人出來了。知道影戲已經做完。便急忙擠在門口。只見匡六姨太太同着金五少奶奶走下來。小胡便跟在背後。要想說話。無奈旁邊有個人。恐怕不便。所以倒也不敢造次。一直跟到馬路上。只見汽車已開了過來。小胡不禁暗暗失望。看他們同上了車。聽見他們約定明天晚上到卡爾登。他記在心裏。瞧他們的汽車轉了灣。他便乘了電車回去。挨到明天。到保險公司裏去轉了一趟。好像失了魂魄。一吃過飯。要接洽保險的幾家行號。也不去接洽。只是想到那裏去轉轉。在大馬路。

上蕩着參觀許多櫬窗挨挨延延走到了卡爾登。卡爾登的門首却一個人也沒有小胡走到買票子的地方想摸錢買票票洞裏的人道夜裏看吧日裏的該完了他自己倒也覺得好笑起來日裏的影戲還沒做完想看夜頭的咧便退了出來四面亂走了一陣經過新世界他想不如進去蕩蕩遂買了門票走進新世界無精打采的瞎走了一回挨到七句鐘模樣從新再到卡爾登那知小胡進了卡爾登使他大大的懊喪不知小胡爲甚麼懊喪之後可曾得意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卡爾登傳書託芳懷 南京路飛輪撞苦工
話說小胡聽見了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奶奶約定明天夜裏到卡爾登看影戲小胡到明天下午四時模樣便也追蹤而去

那知第一班日裏的影戲還沒有完，小胡便到新世界去轉了。一轉挨到七旬鐘左右，遂出了新世界，從新再到卡爾登買了一張包廂的票子，揀一個出進的要道座位上坐了。到包廂裏，總逃不出我的目光。這個人沒一個看不出小胡想他們來到包廂裏，總逃不出我的目光。這個地位真是優勝極了。這時候，包廂裏看客還少歇了。半個鐘頭，男男女女的陸續來了。碧眼黃鬚的人，挾着袒胸露臂的西洋少婦，捉對兒的聯翩而來，包廂裏的座位佔去了。半却還不見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來。小胡不免有些奇怪。心想昨天在汽車旁邊，明明聽見他們約定怎麼會不來。自己看了看手表，九點已經過了，距離開映影戲的時候，沒有。一自會兒了。但是他們都是舒服人，這時候一定不會來說不定還。

在家裏修飾修飾好了出來，還要吃夜飯。一頓大菜起碼。一個鐘頭這樣算起來。他們還有一個半鐘頭，纔能來。小胡這樣的。一想便覺得安了心。且耐心等候。這時候陸陸續續的看客都上樓坐到包廂裏。中間也有不少濃裝豔抹的少婦。小胡留心細瞧，却總敵不上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小胡非常焦急。隔幾分鐘，便看一看手表，再瞧瞧樓梯上有沒有人上來。但是雖然有人上樓，却總不是昨天汽車旁邊約定的兩個。這時候全場的電燈忽然熄了。小胡知道影戲要開映了。為什麼他們還不來？難道臨時發生了事故嗎？這時電燈一熄，銀幕閃動了。小胡心思也不在影戲上。祇是希望他們快些來。那知左等也。右等也不來。影戲做過了四本，仍舊沒有他們的影蹤。小

胡便胡思亂想難道昨天他們約的不是今天嗎也許約的是日裏看過了已經回去我悔不會日裏也來難道他們約的不是這裏嗎但是我明明聽得很清楚決不會弄錯而且他們是說今天的夜裏怎麼會臨時變了卦難道是故意作弄我麼再一想他臨去的秋波是眼角留情決不作弄的一定有事不能來這時候不來他們一定不來了覺得非常失望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聽見樓下一陣吵鬧之聲包廂裏人便大家立起身來望着樓下小胡便也立起來了原來是兩個男人爭座位僕歐來調解便沒事了小胡這時便順眼望望樓下覺得年紀輕的女子很多小胡想他們在樓下我怎麼忘了幸虧那兩個男人一搶座位不然說不定做完影戲也想不起來呢他想起了

樓下沒有留意便心裏非常快活好像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必定在下面便立刻想走下去立起身來覺得四面都是黑越越地他想這時候去尋找恐怕也看不來不如且等等到休息的辰光去尋來得省力了便耐着性子閉了眼睛聽見看客一陣鼓掌之聲小胡睜開眼睛來看見銀幕上一個西裝少年抱着一個女郎正在那裏接吻他方始知道看客拍他的道理他也沒有知道影戲的情節也無從知道好壞只望電燈一亮到休息的時間果然被他望到了全場的電燈蓋蓋亮了小胡便不假思索的起身來向樓下便跑到樓下從第一排尋到末一排却沒有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的影子第這纔使他大大的失望還恐怕是自己的眼睛太鈍便從新從

未。一排起。瞧到第一排。如是的瞧了。幾次。終究是沒有。但是樓下的看客却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他。遮住視線都吁脣驅逐他。僕歐。一瞧。不對。照這樣的讓他一趟。一趟走下去。場內的秩序。要被他擾亂了。便走過來道先生。你的位子在那裏。請你坐定吧。影戲快要做了。小胡被茶房提醒。覺得自己也非常可笑。走來走去的做什麼。便祇得回到樓上。仍舊在原位子裏坐了。心裏懊喪。自不必說。但是忽然又轉了一個念頭。想我下樓尋了。幾趟。也費了約有十分鐘。他們不要這十分鐘的中間恰巧上樓來。與我變了兩歧。讓我來尋。一尋。立起身來。剛要想離位尋找。那知這時候。休息時間過了。全場的電燈驟然熄了。四面都變了漆黑。祇有映影片的電光照耀在銀幕上。小胡便湊着電。

光在包廂四面望了一回也沒望見昨天的一擋人。他遂重新坐了下來心裏總覺得還有一線希望或者在黑暗裏看不清楚或者隱沒在人背後可恨休息的時間太短不讓我瞧一個眞切他於是又望影戲早些做完電燈好亮但是又想影戲完了不是大家走了嗎走出去的時候一定很是擠軋要在這時尋人恐怕難尋不如學昨天的法子到門口去等他瞧了瞧手表好像是十記半了他想離完的時候大約祇有半個鐘頭我可以先出去等好了倘使等一散戲場一時擠也擠不出何況要想尋人小胡想定主意便立起身來走下了樓出了影戲院在附近等候。這時他飢火中燒肚裏餓得不得想要吃些東西可是。一來附近沒有吃的館子二來也不敢吃恐怕吃

錯了時間祇得忍了饑餓在附近老等時時走到門首探首望過小胡的眼睛却等到走完小胡所注意的匡六姨太太真個沒有來看影戲小胡便向裏邊望望真的一個看客也沒有了不禁嘆了一口氣懊喪得一時說不出來遂沒精打采的離了卡爾登懶洋洋的喚了一部黃包車回到家裏把肚子餓也忘了胡亂的倒頭便睡但是那裏睡得着剛一閉眼便彷彿瞧見汽車玻璃裏的一雙妙目被他攝去了魂魄昏昏沈沈地隨着那汽車前去糊塗的醒來鐘上祇敲七記小胡回想着昨天的失望真是懊喪料想是臨時生了事故所以大家不來了

說不定。今天他們要到卡爾登了。不要管他。今天再去一趟。碰運氣。但是今天要去必須日裏就去不然難免弄得兩歧。他打定了主意預備吃過飯就去。這時他覺得餓了便胡亂吃了些點心。趁電車到保險公司裏去算了幾筆。佣錢以備應用。回到自己的寓裏。着意的修飾一番。洗了面。塗了許多白玉霜。嘴脣上把臘脂潤了一潤。小胡本來是個面如冠玉的小白臉。經些脂粉薰染。愈覺唇紅面白。分外氣概。小胡自己在鏡子裏照。也覺暗暗得意。修飾好了面部。然後再把頭髮梳好。塗了司旦康油。灑了許多阿根生。把頭髮梳得蒼蠅脚也躲不上。換了一件栗殼色的團錦綢夾袍戴了單呢帽子。出了寓所直奔卡爾登。仍舊買了張包廂的票子。仍舊在出入要道的座位上坐。

了。四面一瞧却半個人也沒有立起身來。望望樓下祇有兩個外國人坐在當中吸着雪茄煙。小胡瞧了一瞧手表。一記鐘剛正敲過辰光。還早。他便耐心等着。隔了半個鐘頭漸漸有看客來了。却大半是外國人。外國的女人也少。都是些外國的男人。中國男人雖然也有可是少極。中國的女人却不滿十個。那不滿十個的中國女人之中當然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不在其內。小胡心想爲甚麼中國女人看影戲的這樣少。大約因其一來是今天做的片子不好。二來是中國女人都喜歡睞晏。這朝吃飯時間剛纔起來。這時候恐怕還沒有梳頭咧。他想到了這層。便想他們一定也是舒服慣的女人。這時候那裏會出來。看影戲要看也要夜裏看。晚上早些來纔是道理。小胡到卡爾

登本來目的不是看影戲。他知道他們日裏決不會來看。便覺得坐不定。這時候影戲已經開映。小胡便看了一回做的。是一本外國片子。也沒有什麼動人之處。挨到休息的時間。小胡也免不掉。走到樓下四面尋尋。可是今天的尋人並不要像昨天一般的走幾趟。因為許多多的座位一半也沒有坐到。看客真是寥寥可數。其中中國的年輕婦人真同晨星一般。所看客真是一般。小胡挨一挨二的看完。也不到十分鐘。辰光這寥若晨星的所當中那裏會有匡六姨太太金五少奶奶的蹤跡。好得小胡來也。料到他們不會在下面倒也不覺得十分失望。便重新到樓上原位裏坐了。不一回影戲仍舊開映了。他因為辰光太回本的早出去也。沒有事做。祇得耐足了性子。無精打采的瞧着銀幕。太回本的。

上。覺得。外。國。女。人。的。姿。態。都。是。從。聳。肩。詔。笑。蕩。動。少。年。的。性。子。
博。得。外。國。看。客。的。掌。聲。叫。我。們。中。國。人。看。起。來。不。覺。得。美。觀。只。
覺。肉。麻。那。裏。可。以。及。中。國。女。人。的。靜。穆。可。愛。就。像。我。這。兩。天。所。
注。意。的。目。的。物。同。影。戲。裏。的。外。國。女。人。比。較。起。來。豈。不。勝。上。十。
倍。嗎。他。這。樣。的。亂。想。了。一。回。再。也。不。願。看。下。去。了。便。拔。脚。就。走。
出。了。卡。爾。登。一。瞧。手。表。上。五。記。鐘。還。沒。有。到。他。心。裏。不。免。躊。躇。
起。來。想。夜。裏。這。班。影。戲。要。到。九。點。一。刻。開。映。離。現。在。還。有。四。個。
多。鐘。頭。我。雖。然。要。早。一。些。去。算。他。七。記。鐘。就。去。也。要。消。磨。兩。個。
多。鐘。頭。這。兩。個。多。鐘。頭。到。那。裏。去。消。磨。真。是。無。聊。極。了。他。覺。得。
腹。中。有。些。饑。餓。便。走。到。一。家。小。館。子。裏。吃。些。點。心。踱。出。來。却。
看。見。馬。路。旁。邊。圍。圍。住。的。擠。着。一。堆。人。小。胡。本。來。沒。事。便。也。

擠進去看原來是汽車軋傷了人瞧上去是一個工人模樣的勞動者直挺挺的躺在地上軋傷的是一條腿正流血着褲子也染成了血衣工人的臉上現着一副灰白的顏色非常可怕這時候那巡捕正是指揮着那肇禍的汽車夫把軋傷的人放到汽車上那個汽車夫便很不願意似的來拖那軋傷的工人小胡便順眼瞧瞧那肇禍的汽車在那裏四面一望看見就停在旁邊是一部轎式的新汽車玻璃裏望進去坐着一個二十多歲年紀的男子衣裳穿得很漂亮男子的旁邊坐着一個十多歲年紀的少婦也約摸是二十多歲的年紀瞧上去是夫婦那少婦不時的探頭來望面上現着驚慌之色那少年却神色自若嘴裏唧唧的香煙望也不望一望好像沒事的神氣這時候那個汽車夫

托了那被軋傷的工人。走到汽車旁邊，到把工人放到車上。那汽車裏的男子一瞧，纔急了，便喊汽車夫的名字道：「阿六，你把這個人怎樣？」那個巡捕便回答道：「快些送到醫院裏。」汽車裏的男子便對巡捕道：「喊部黃包車行嗎？」巡捕道：「汽車快些最好。」你們倆下來讓他躺在裏邊，舒服一些。汽車裏的男子道：「這如何？」使得他腿上的血，豈不是要弄齷齪我的車子嗎？」巡捕道：「是你自己闖的禍，這也沒有法子。」汽車裏的男子道：「這是怪他自己不小心的。我們響着喇叭，他爲什麼不避開？」巡捕道：「現在不要多說了，送到醫院裏去吧。」汽車裏的男子道：「這樣罷。阿六，你快些去喊一部汽車把他裝了去吧。」汽車夫阿六便把手裏托着的工人重新放在地上跑去喊汽車了。不一刻，阿六便喊了。

部。破舊的汽車來。把個。軋傷的人。裝了進去。汽車裏的男子道。
送到他白隆醫院吧。那汽車便開去了。接着。那轎式汽車也。風
馳電掣而去。許多看熱鬧的人也。陸續散去。小胡便也走開心
裏。倒起了思潮。想上海地方窮人的生命真不值錢。軋傷了一
條腿。祇要同他出些醫費。就是那被軋傷的人變了殘廢。他也
不負責任。倘使把人軋死了。也祇出幾十塊錢就算了事。一個
人的性命只值幾十塊錢嗎。橫豎軋死的都是窮人。有錢人家
出門都坐汽車。沒有在馬路上走的時候。所以汽車軋死人永
遠不會軋死富翁……他一壁走。一壁胡思亂想。抬起頭來却
着見先施公司那只大鐘已經過了六點。他想這一回無端消
磨了去一個多鐘頭。再隔一回便可以到卡爾登了。現在要換。

一個法子不如先在門口等候較為便利。省得樓上樓下亂跑，惹得人家注目。他主意打定便跑進先施公司參觀。參觀五十色的貨物，挨磨辰光，趁了幾次電梯，樓上樓下亂跑了一陣。待到天色漸漸黑下來，便走出了先施公司，直趨影戲院。到了那裏，便實行他院門鎮守使的計畫。祇在門口徘徊，足有一個多鐘頭。這樣的走來走去，他也不覺得腳酸。這時候，看客陸續而來，汽車、馬車、包車都有。小胡總得注意一下，却仍舊不見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的影蹤。他想難道今天他們仍舊不來嗎？心裏非常焦灼。如今且按下小胡在此等候，再說匡六姨太太。因為匡六太太的週年，所以不能看影戲。金五少奶奶因為匡六太太不去，便也不高興。當時在電話裏約定了明天。

晚上再看這天的四記鐘光景匡六姨太太便想到金五少奶奶的家裏去應昨天的約叫娘姨打面水匡六姨太太洗了臉稍微塗一些脂粉身上換了一件白地藍花的印度綢夾襖玄色軟綵套裙脚上穿一雙白地黑花的綵鞋打扮得非常素靜講到匡六姨太太的脾氣本是歡喜時髦的平常也愛穿些漂亮的花色衣服匡六大人在世的時候匡六姨太太愛什麼料便買什麼隨便怎樣的貴他總要翦買得幾家綢緞店熟了有新到的貨色便打電話給匡六姨太太所以匡六姨太太愛什麼料便買什麼隨便怎樣的貴他總要翦買得幾家綢緞店熟了時候一個月也要做上十幾套家人不敢說一句話如今匡六大人死了一來因為不能穿五顏六色的衣裳恐怕人家說閒話二來就是心裏要穿也不能稱心如意的做今天他打扮好閒六有

了。立到着衣鏡旁邊去一照。覺得這件白地藍花的印度綢夾襖。雖然做得不長遠。却已經有些不時式了。便不禁嘆了一口氣。悶悶不樂走出房來到匡六太太的房裏。推托到全球藥房王醫生那裏去看病。匡六姨太太總算關照了太太自己便緩步下樓心裏盤算還是坐汽車去還是坐黃包車去。心中不免躊躇一下。覺得還是黃包車去的好。坐了汽車我不到全球藥房去。汽車夫難免將來說出來。他便叫娘姨去喊一部黃包車。不一刻黃包車已經喊來。匡六姨太太坐上車子轉了幾個灣。便到了金五少奶奶家的門口。給了車夫一個雙毫角子下了車子向裏走去看見一個娘姨。匡六姨太太便問娘姨道。五少奶奶在樓上嗎。娘姨道在樓上吃點心呢。姨太太你上去罷。匡

六姨太太便蹬蹬蹬的上了樓，走到金五少奶奶的房裏。金五少奶奶靠窗坐着，正在那裏吃福祿壽買來的蜂糖糕。金五少奶奶一瞧是匡六姨太太，便立起來道：我正在這裏等你，你倒來了！倘使一刻鐘裏再不來，我要打電話給你了。匡六姨太太道：我本來老早就要來了，心想早來了也沒有意思，所以遲了一刻金五少奶奶道：你坐了吃一塊糕罷。這時娘姨端上一杯茶來。匡六姨太太道：我茶倒要喝，糕是吃勿落。金五少奶奶道：稍些吃點。匡六姨太太道：真的吃不下，勿是客氣。當時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在房裏談心，真是無話不談。金五少奶奶吃了點心，看了一個檯上的擺鐘，還祇有五記鐘，金五少奶奶道：時候早哩，我們還坐一回，立起身來，把留聲機的蓋子開。

了留聲機片，櫈裏取出了一張片子。對匡六姨太太道：這張片子是新出的，還是前一個禮拜我們少爺剛纔買來的？是白荷花的玉堂春，唱得很是婉轉。你是個內行，聽聽看，好不好？匡六姨太太道：我從前在生意上倒也是唱旦的，現在已經好幾年不唱了。差不多都忘了。這時金五少奶奶搖足了機器，把唱片放上去，便發出聲音來了。不一回便唱完了。金五少奶奶道：唱得好嗎？匡六姨太太道：當然好的。但是白荷花唱這齣戲，似乎還不及梅蘭芳。金五少奶奶道：聽說梅蘭芳要到上海來了，我們可以看好戲哩！金五少奶奶一面說着，一面把唱片取下來，放到唱片的小櫈裏。忽然對匡六姨太太說起了白荷花。我想起一樁事來了：老四你也大約還記得，從前白荷花不是

到過上海來唱嗎？那時生意上不是有個倌人叫什麼名字？我倒也忘記了。只因夜夜去看白荷花的戲，看上了白荷花，無奈白荷花沒有看中他那個倌人，真是單想。思後來托一個認得花吃飯，第一次不到，第二次也沒有到，第三次方纔把白荷花請到，哎喲！我們祇聽得男人出錢，睜女人這回却反了轉來聽說，那倌人化掉好幾百塊錢，還沒有達目的。上海灘上真是奇，不有匡六姨太太道：「你講起了我倒也有些記得，這件事體。」知道的人很多，本來唱戲的有甚麼好人？連堂子裏人的竹櫃也要敲，却也有好人不來上當。他們又談了些別的話。匡六姨太太心裏因為有心事，想要早些到卡爾登，便一看擺鐘，上已

經六點一刻了便對金五少奶奶道我們可以預備動身了。金五少奶奶也瞧了一瞧鐘上說道六記一刻時候還早但是你不多了便命娘姨上樓來預備兩盆面水娘姨打了上來金五少奶奶叫匡六姨太太洗臉匡六姨太太向鏡子裏一照鼻頭邊覺得有些透油了便揩了一把面薄薄的擦上一些粉金五少奶奶也是傅脂暈粉取了管小筆把眉毛畫得一線匡六姨太太道你近來真有些電影明星的化了處處要學明星前天穿了件長馬夾已經學像了八分今天又把眉毛畫得像頭髮爲一般的細真學像十分了金五少奶奶道這也不是學明星因爲外面畫眉毛的人很多所以我也學學這時金五少奶奶已

把眉毛畫好到裏面房裏去換衣裳換了一件鵝黃黑花的旗袍真是鮮艷奪目走出來匡六姨太太道這種顏色真好瞧了叫人心愛爲甚麼今天長馬夾不着金五少奶奶道爲了你要說我像明星所以我不敢穿了匡六姨太太道我不說你你要管穿好了金五少奶奶道我今天本來不穿並不是爲了你要說我們就此走罷匡六姨太太道要回頭一聲伯母嗎金五少奶奶道不要了方纔我聽說打中覺恐怕現在還沒起來咧二人便娉娉婷婷的下樓金五少奶奶叫娘娘喊車夫趕快備車子自己就在客堂裏坐一坐不一回娘娘進來道汽車預備好了金五少奶奶同匡六姨太太便上車汽車夫道五少奶奶到那裏去金五少奶奶便問匡六姨太太道你說到那裏匡

六姨太太這時最好，一脚踏到卡爾登，便對金五少奶奶道：「是到卡爾登嗎？」金五少奶奶道：「辰光還早，我們先去吃飯。」吃完飯，那纔辰光差不多呢！匡六姨太太心裏雖然不願，但也說不出夜飯不要吃，說了恐怕金五少奶奶生疑心，便祇得依着。道到那裏去吃？金五少奶奶道：「前天是到大西洋大菜，是還好。但是恐怕仍舊有勿三勿四的人來洋臺上東張西望，還是換一爿大菜館吧。老四，你以為那裏好？」匡六姨太太道：「我是隨便。」金五少奶奶道：「一蘋香吧。」你說好嗎？」匡六姨太太道：「蟹好，蟹好。」金五少奶奶道：「你倒好，做大洋西崽了兩聲『蟹好』，都被你學會了。」說着，兩人哈哈大笑，登車不一刻，已到一蘋香，上樓到房間裏。西崽過來道：「兩位嗎？」金五少奶奶點了點頭，便領到一間。

沿馬路的小房間兩對面的坐下了。西崽拿了枝筆一張紙候着點菜。金五少奶奶道請你先點罷。你吃啥我也吃啥。匡六姨太太只求早些吃完可以早一刻走便問。西崽道你給我的寫幾樣時鮮貨三樣穀了不要多快些來。西崽忙撮着笑臉道菜等一等就來了。兩位要用酒嗎。匡六姨太太道不要喝酒你叫廚房裏菜快一點。西崽答應着便去了。不到一刻鐘果然菜來了。兩人把菜吃完。西崽請簽字。金五少奶奶便向身邊掏出了一張十塊頭的鈔票授給西崽。道付現罷多下來給你。西崽露出了一副笑臉鞠躬道謝。遂又搬出鏡子面盆等類。匡六姨太太搖搖頭說不要自向身邊摸出粉鏡照了鏡子。把粉紙擦了擦。金五少奶奶向身邊按了按說道哎喲要緊出來。粉鏡也忘掉。

了。匡六姨太太道勿要緊我的借給你好。了金五少奶奶便把匡六姨太太的粉鏡借用了。大家立起身來下了樓跨上汽車到了卡爾登。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走到門口抬起頭來心裏不禁一跳。原來那個朝思夢想的少年却端端正正的立在面前。兩條電一般的眼光正對自己瞧着。這時候匡六姨太太倒沒了主意。立定了不動。金五少奶奶跟在匡六姨太太的背後瞧見了這副神氣。心裏明白。故意對匡六姨太太道爲啥。立定了勿動。走進去。嘻。匡六姨太太被金五少奶奶一催。祇得移動脚步。剛剛走了一步。只見那少年匆匆的走到賣票子的地方。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走去買票。那少年已經買好了。金五少奶奶乖巧。不過也點了點頭。金五少奶奶乖巧。不過也點了點頭。

面却把匡六姨太太袖子拉了一拉。匡六姨太太似乎羞涩似乎點頭這麼含含糊糊一下把手揚一揚道票子買好了請上樓罷。這時候弄得個匡六姨太太沒了主意心裏雖然許可但是身旁有個金五少奶奶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正在爲難的當兒金五少奶奶看見這副尷尬神氣便走上来對小胡道爲啥這樣客氣小胡道這算什麼二位請上樓吧金五少奶奶便也老實不客氣拖了匡六姨太太就往樓上走小胡便緊緊的跟在背後到了樓上包廂裏瞧見人頭擠擠空座位很少了小胡搶上一步先尋到了三個座位的號碼因來遲所以位子稍後小胡便招呼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去坐金五少奶奶搶先坐了最左面的一位叫匡六姨太太坐在當中小胡便坐

在右面坐定了。二分鐘光景電燈一黑影戲便開映了。這時候三個人各人有各人的心思。那裏把影戲放在心上。小胡心裏想跑了幾趟。總算今天候着自然快活得說不出來。想同匡六姨太太講話但是旁邊有個人恐怕不便。祇得忍耐着。匡六姨太太也是因為有金五少奶奶在座不好意思。同小胡說話。三個人便一聲不響隔了半點鐘模樣。金五少奶奶是何等漂亮的人物便立起身來。低低的對匡六姨太太道我到裏面去。一會就來。遂走了出去。小胡看金五少奶奶走出去了。心裏非常快活。想這個機會不能錯過。便在銀夾子裏取出一枝烟遞給。匡六姨太太道請用煙。匡六姨太太微微紅了臉。搖搖頭。小胡便燃了火。自吸搭訕道府上很遠罷。看完了影戲回去。不嫌遲。

罷。匡六姨太太仍搖搖頭。小胡想這頭搖得有些意思。便大膽再問道。影戲散場辰光。還早可能賞光去用些色白大菜。麼。匡六姨太太這才開口答道。剛纔吃過很飽。下次再叨擾。小胡索性大膽道。那麼到亞東去談談好嗎。匡六姨太太道。回去得遲。了家裏人要等的小胡道。府上在那裏。匡六姨太太一想不能。告訴他。倘使告訴了他。他來看我。不是弄糟了嗎。便道。你問他。何用。小胡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匡六姨太太道。既然沒有道理。問他做什麼。小胡見匡六姨太太不肯說出住址來。便也不問。他做了換一句道。你府上的電話什麼號頭。匡六姨太太道。是北九千八百七十六號。小胡道打電話到府上。你可以自己接嗎。匡六姨太太想了一想。對小胡道。你在吃过飯兩三點鐘打來不。匡

要緊但是……小胡道但是什麼匡六姨太太道但是你最好。小胡很乖巧立刻說不知最好說那一家爲妙匡六姨好了太暗想這人真聰明便說道你只說是愛文義路金公館好了小胡道知道了今天影戲散了還是到亞東去坐一坐吧匡六姨太太道家裏人要等的不去了小胡道那末這樣吧橫豎這影戲無啥看頭到休息的辰光就走好嗎匡六姨太太道今天勿成功我還有個同來的人呢小胡道不要緊可以一句話也沒有說完却看見金五少奶奶已經擠進來了小胡不便再說就此把兩人的話頭打斷匡六姨太太裝做沒事的樣子等金五少奶奶坐定了問道裏面人多不多我也要去金五少奶奶不禁暗笑便道不多不多清得狠匡六姨太太便起身

到廁所裏去。原來小胡在黑暗中早已遞了一張紙給他。他急於要瞧所以要到廁所裏待到了廁所急忙把紙條打開來看。只見上面寥寥的幾個字道「明日午後五時車停北河南路老靶子路口萬勿失約」下面的具名是「胡蘿年」匡六姨太太看完了依然把紙條摺好塞在袋裏故意的延遲了一回慢慢的走出來坐在原位裏看影戲停了一回匡六姨太太無心看影戲覺得有些不耐煩便對金五少奶奶道我要回去了金五少奶奶道影戲快完了看完了走罷匡六姨太太道我覺得有些頭痛所以想早一些回去金五少奶奶道既然這樣我們就走罷立起身來走出了位子匡六姨太太把頭回了一回望一望小胡小胡是何等玲瓏的人便也立起身來說道一位

要回去了嗎。我也要回去了。說着已漸漸一同走到樓梯旁。在半胡梯上小胡道。二位自己車子出來嗎。我有汽車可要送二位回去。金五少奶奶道謝謝你。我們自己有車子來的。走下樓梯。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跨上汽車。小胡看他們去了。方纔舒了一口氣。暗想險啊。好在他們自己坐車子來。不然不是牛皮吹豁了邊嗎。一壁暗想着明天的好事如何佈置。非常滿意。隨卽喊了部黃包車回去。心裏快活。自不必說。一宵無話。按一下慢表。再說匡六姨太太同金五少奶奶從卡爾登裏出來。金五少奶奶便吩咐車夫先開到匡公館。香烟吸不到根。車半子已到了匡公館門口。匡六姨太太跨下來。對金五少奶奶道。你進去坐。一同好嗎。金五少奶奶道不進去了。時候已經不早。明

天會吧。你頭痛早一些。睏就好了。不要緊的。匡六姨太太瞧着金五少奶奶的汽車去了。便掀自己門上的電鈴，裏面看門。巡捕出來開了門。匡六姨太太走到自己房裏，在沙發上坐了一回。心裏兀是不忘。那小胡便摸出那張字條，又暗念了幾遍。好生躊躇。究竟去的好還是不去的好。想了一回，不覺有些倦意。好便脫衣睡了。因為昨夜沒有好睡。所以今天分外覺得甜蜜。一覺醒來已經日上三竿。有話便長，無話便短。不覺已到日落時光。匡六姨太太這時格外躊躇起來。狐疑不決了好一回。結果却依舊決定了去。便換了衣服，單獨坐黃包車到老靶子路口。遠遠看見一部轎式的汽車停在路旁。黃包車夫停了下來。六姨太太給了車錢，走近那汽車。旁邊的確是部很新的轎式。匡六姨太太給了車錢，走近那汽車。

汽。車。四。週。揩。得。很。亮。人。面。孔。也。照。得。出。一。瞧。車。裏。却。坐。着。一。個。
 汽。車。夫。並。無。第。二。個。人。匡。六。姨。太。太。心。裏。不。覺。奇。怪。呆。了。一。回。
 又。走。到。汽。車。背。後。看。看。汽。車。的。號。碼。是。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三。
 黑。地。白。字。確。是。人。家。自。備。的。汽。車。但。是。爲。什。麼。不。見。小。胡。心。裏。
 不。免。奇。怪。想。去。問。一。聲。汽。車。夫。倒。又。不。好。意。思。開。口。正。在。無。可。
 奈。何。的。當。兒。那。汽。車。裏。的。汽。車。夫。忽。然。看。見。了。匡。六。姨。太。太。便。
 回。頭。對。匡。六。姨。太。太。道。小。姐。是。不。是。找。姓。吳。的。汽。車。嗎。匡。六。姨。
 太。太。聽。汽。車。夫。說。得。對。便。對。汽。車。夫。道。這。部。汽。車。是。那。家。的。汽。
 車。夫。道。吳。家。的。是。我。們。少。爺。叫。我。來。接。小。姐。的。快。些。上。來。吧。匡。
 六。姨。太。太。誤。聽。吳。爲。胡。又。想。小。胡。自。己。不。出。來。差。車。子。來。接。我。
 想。來。是。遮。耳。目。好。讓。沒。有。別。人。看。見。倒。也。想。得。週。到。便。深。信。

不疑。遂即上車。車夫見匡六姨太太已經上車。便撥動機輪。不一刻已到了梅白格路。停在一個里口。車夫把車門開了。匡六姨太太走下抬頭一瞧。是禾興里車夫。說是第六家大門。匡六姨太太便走進弄堂。瞧見那家門上掛着一塊挺大的銅牌。銅牌上幾個字道：「弗岡黎律師通訊處。」匡六姨太太心裏不禁狐疑。想他怎麼是住律師家裏。匡六姨太太正在懷疑的當兒。裏面忽然有個老媽子開門出來。匡六姨太太問道：這裏是姓胡麼老媽子。說有的有的在裏面呢。巧極了。小姐可是找我。們少爺他剛在家呢。說着便讓匡六姨太太到裏邊。覺得房屋很是寬暢。客堂的兩旁有兩間廂房。老媽子領了匡六姨太太到左面的廂房來。對匡六姨太太道：我們少爺在那邊。匡六姨

太太走到門口一望。只見一個人橫在榻上吸鴉片煙。還有一個人是向吸鴉片煙的人坐在煙榻上。正在那裏談話。匡六姨太太細細一瞧。兩人之中却並沒有小胡。心裏不禁驚奇。一時倒沒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這時他一脚已經跨進了門檻。第二只腳要想踏進去。不禁又縮住了。正在進退兩難的當兒。坐在榻上的兩個人。都瞧見了。四只眼睛向匡六姨太太直望面上都現出奇怪的顏色。弄得莫名其妙。忙問老媽子道。是阿二。把汽車接來的嗎。老媽含糊道。是的。那吸烟的原來是律師翻譯臧魯仁。知道已經接差。心裏覺得奇怪。究竟臧魯仁玲瓏立蛋。弄差了。真是對不起。很匡六姨太太道。對不起。裏邊坐一坐。汽車夫真是混蛋。起身來對匡六姨太太道。對不起。匡六姨太太正在進退維谷的當。

兒聽了臧魯仁的話。一時也回答不出什麼說話便退出了門檻。呆呆的不知如何是好。臧魯仁見匡六姨太太這副神氣。一時倒也說不出什麼道歉的話。祇說道車夫真是可笑。什麼會把人接差了。很爲抱歉。匡六姨太太心裏。但覺得這件事的奇。怪。疑。心。是。小。胡。有。意。弄。的。玄。虛。不。由。得。大。怒。却。也。不。便。發。作。只恨小胡入骨。小胡又不在這裏。一股怨氣。祇得按了下去。隨口道。真。是。奇。怪。我。也。真。糊。塗。什。麼。會。弄。差。的。呢。便。要。出。去。臧。魯。仁。遂乘勢道。不坐。一回去。嗎。真。是。對。不。起。一路便送。匡六姨太太到了門口。見匡六姨太太去了。方纔回進來。對另外一個男子道。奇怪。奇怪。什麼。接。了一個。陌。生。人。來。孚。卿。你。覺。得。奇。突。嗎。那坐在榻上的吳孚卿。正在呆呆的想念。頭聽臧魯仁這樣說。不

禁也笑起來道真是奇怪我總想不出是怎麼一回事我倒要來問阿二是那裏去接來的便命人去喊阿二阿二才走進來。吳孚卿便問道我叫你到北河南路老靶子路去接少奶奶怎麼。你接了個陌生人來那汽車夫阿二聽吳孚卿這樣一說便道少爺你爲什麼不早說那個老媽子不是叫我到北河南路老靶子路口去等人嗎臧魯仁笑道如此說來都是我那老媽子不好他本來纏不清楚今天一纏纏出了希奇事情來了如今事已過去也不必去說他尊夫人快些再叫阿二再去接吧時光越弄越晚了吳孚卿便分付阿二趕快開車到老靶子路朱家裏把少奶奶接來阿二答應去了臧魯仁依舊橫到榻上去吸煙吳孚卿也依舊與臧魯仁對面橫了閒談着如今趁他們

兩人煙榻上閒談的當兒，把這件事來交待明白。原來吳孚卿與他的妻子離婚，請的弗岡黎律師證明。今天在臧魯仁家裏，雙方先談判一下。孚卿叫汽車夫到岳家去接他的夫人。那知被老媽子一纏，匡六姨太太又聽差了姓吳認做姓胡，所以鬧了這回奇事。且說匡六姨太太從臧魯仁家裏出來，心裏祇是埋怨小胡不應該故意爲難，便沒精打彩的喊黃包車回家。心裏非常懊惱，便也沒有興致再到外面白相悶在家裏。一些興致也沒有這樣的過了幾天。一天的下午三時光景，匡六姨太太在房裏無聊的時侯，忽然娘姨上樓來對匡六姨太太道：「娘姨，太太下面有電話是金家裏打給你的，請你去接。」匡六姨太太道：「娘姨，聽說金家有電話，想金五少奶奶好久不見了，打電話來一定。」

又是約我出去白相匡六姨太太這時實在沒有興會存心不高興白相便對娘姨道你去接一接說我有些身體不舒服娘姨便答應下樓去了隔了一回上樓來對匡六姨太太道娘太太打來的是金五少奶奶說一定要娘太太親接電話匡六姨太太想了一想金家發生什麼事情嗎他忽然想起小胡前天問他電話號碼來我本是叫他冒金家的不要是他便慌忙立起身來走下樓梯到書房裏電話裏一聽確是金五少奶奶的聲音並不是什麼小胡匡六姨太太問道有什麼事情只聽見金五少奶奶道我家裏發生了件事情請你趕快來一次匡六姨太太弄得莫名其妙忙問道出的什麼事情你告訴我呢金五少奶奶道電話裏一時說不清你還是快些來匡六姨太太

道我身體很不舒服呢。金五少奶奶一聽急了便道老四我懇求你到我家裏來一趟也不成功嗎。你能够接電話總沒有什麼大病千萬坐了汽車來。匡六姨太太聽金五少奶奶這樣急煞的神氣心裏不禁很是奇怪隨口道你究竟有什麼事呢。金五少奶奶道你一來就明白了電話裏不便告訴你我與你已是多年姊妹交情難道請你來一趟還不能嗎。匡六姨太太知道金家必定出了重大的事情不然金五少奶奶決不會這樣發極不好意思再說不去便道既然這樣我就來了搖斷了電話到自己房裏換了衣服立刻吩咐娘姨叫車夫預備車子娘姨回說轎車老太太坐出去了。匡六姨太太道那麼叫阿根開籜車出去罷娘姨領命而去。匡六姨太太匆匆登車心裏急於於。

到金家看看是怎麼一回事。那知汽車開到大馬路日昇樓地
方將要轉灣的時候出了毛病，因為下午四句鐘的時候是南
京路上最熱鬧的辰光，汽車轉灣時候黃包車不能走，恰巧匡
六姨太太這部汽車撞倒了部黃包車，直衝的奔來，被匡六姨
太太這車子一撞，連人帶車跌翻在地下。匡六姨太太看見撞
倒了部黃包車，急得馬上叫車夫停車，車子停了，匡六姨太
太便走下車來，想看看黃包車上的人跌傷沒有，那時黃包
車上的人已經爬了起來，正在拍自己身上的灰塵。匡六姨太
太看見那人穿着一件淺灰色的軟綵夾袍，跌得下身都是污
泥，心裏覺得很是抱歉，要想替他拍拍，因為路上人多不好意
思，呆呆的立在那人旁邊，直到那人拍好了，抬起頭來，與匡六

姨太太碰個照面。四條目光互相對射着。大家不禁都吃了一驚。原來那被匡六姨太太汽車撞倒的人不是別人就是這個風流冤家小胡。正所謂冤家狹路相逢了。原來小胡那天遞的紙條給匡六姨太太約定在北河南路老靶子路口接他。這天下午三時小胡便趕到一個姓劉的朋友家裏想借一部汽車。只因汽車行裏租來的汽車號碼上看得出的恐怕被匡六姨太太看穿。所以趕到他的朋友家裏借這個姓劉的朋友與小胡太要好。問小胡借汽車什麼用處。小胡道我要到火車站去接胡幾個蘇州的親眷。開汽車去可以裝一裝。閻姓劉的道但是車夫出去同我送信了。請你等一等。小胡心想我本來不要車夫。我免得西洋鏡。我穿便道時候不早火車將要到了。無須車夫。我

自己來開車吧。原來小胡從前也學過開汽車，至今還有些來得。但是不甚活靈罷了。姓劉的聽見小胡自己會開汽車，便道：「好極了！你自己到汽車間裏去開吧。」小胡遂到他的汽車間裏，把汽車開了出來，道了一聲再會，遂即如飛而去。可是小胡開汽車究竟不是斬輪老手，到熱鬧地方，他又不敢開快，可巧這部汽車偏與小胡尋一下，開心在中途拋了錨，急得小胡沒有法子，想看看辰光，愈弄愈晚了。好不容易修好，已經費去了許多時候。小胡一瞧時間不對了，馬上跳上車子，趕快開足最好，立刻就到那知行經一條熱鬧的馬路，又出了毛病。只因小胡開汽車本來不是好手，而且心裏慌，急拚命開快，把個賣報的癟三撞倒了，小報飛得滿地，雖然沒有撞傷癟三，可是那個小癟三。

非常可惡硬說軋傷了他的腿要叫小胡送他到醫院裏還要叫小胡賠償報錢和醫藥費小胡弄得沒法祇得把他送到了附近的醫院裏又出了五塊洋鉗作為醫藥費三塊洋錢賠他。的報這樣一來天色已晚小胡再趕到北河南路老靶子路口他。也沒有匡六姨太太的影蹤等了一回天色已是大黑知道匡六姨太太一定不會再來很覺懊喪不知道還是匡六姨太太失約呢。還是我錯了辰光覺得非常掃興沒精打采的把汽車開到劉家還了汽車坐黃包車回家心裏兀是惱恨那個畜生。出幾個銅錢倒是小事可是把好時辰錯了真是有冤無處伸累得他懊喪了幾天不想今天會在這裏碰着小胡夢裏也沒有想到當時匡六姨太太失聲喊道喲喲你是保險公司的胡

先生麼再也說不出什麼別話。大家呆了一呆。匡六姨太太又道對勿起跌痛了沒有可要到醫院裏去麼。小胡道沒有跌痛不必到醫院。匡六姨太太道那麼先生府上在那裏坐了我的車子送先生回去吧。小胡一聽心裏暗喜便假做躊躇的樣子匡六姨太太道請先生上車吧。小胡便老實不客氣的跨上汽車。但是不好意思坐到裏邊祇可坐在汽車夫的左面。車夫問匡六姨太太道開到那裏。匡六姨太太問道胡先生你府上在那裏。小胡道在平洋路。匡六姨太太便對車夫道開到平洋路。車夫答應了汽車便開向平洋路而去。這時候匡六姨太太同小胡各轉各的念頭。因爲有個車夫在旁邊不好說話。還是小胡念頭來得玲瓏。回頭對匡六姨太太道我本來要到公館裏。

來想不。到會。碰見府上的保險費要幾時可以付。匡六姨太太是何等聰明的人。心裏領會便道隨便幾時好了。小胡便緊一句道。那麼我隔一天到府上來收好嗎。匡六姨太太一想他到家裏來未免有些不便。便道你不必到我家裏來我隨便幾時送到你公司來罷。小胡道我不常在公司裏你來也不接頭。匡六姨太太道我打電話給你好嗎。小胡道好是好的但是要約定了日子和時間我好在公司裏等你。匡六姨太太道等也不必大約什麼時候你總在公司裏呢。小胡想了一想道。下半天的兩三點鐘。匡六姨太太知道了。小胡道我公司裏的電話號頭可還記得。匡六姨太太道哎呀忘了。小胡便摸出自來水筆在日記簿上撕了一頁紙頭寫了電話號碼授給匡六姨太太。

太。匡。六。姨。太。太。正。摺。好。放。到。袋。裏。車。子。已。到。了。平。洋。路。小。胡。道。
 到。到。了。前。面。的。一。條。弄。堂。裏。就。是。停。吧。停。了。汽。車。小。胡。走。下。
 車。來。對。匡。六。姨。太。太。看。一。眼。道。謝。謝。你。送。了。我。許。多。路。保。險。
 費。請。你。記。好。了。不。要。忘。記。匡。六。姨。太。太。看。小。胡。下。了。車。說。道。知。
 道。了。今。天。真。是。對。勿。起。瞧。見。小。胡。進。了。弄。堂。纔。對。汽。車。夫。道。真。
 是。觸。霉。頭。越。要。緊。越。遇。到。這。斷。命。人。如。今。快。些。到。愛。文。義。路。金。
 公。館。吧。匡。六。姨。太。太。來。到。金。家。金。五。少。奶。奶。告。訴。他。一。件。事。匡。
 六。姨。太。太。不。禁。大。爲。吃。驚。至。於。金。五。少。奶。奶。告。訴。他。的。是。什。麼。
 事。情。爲。什。麼。匡。六。姨。太。太。大。爲。驚。慌。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巧捉奸俏佳人暗藏莽漢 鬧離婚辯護士大喪良心

話說匡六姨太太得了金五少奶奶的電話。乘汽車到愛文義路來。不想在半路上撞倒了一部黃包車。車裏坐的却是小胡。匡六姨太太便把汽車送小胡回家。在汽車裏談了一陣子閒話。到了平洋路小胡回家便從新開向愛文義路金家而來。轉瞬之間已到金家門口。匡六姨太太進去走到廳上。碰着一個金五少奶奶房間裏的梳頭娘姨阿水。阿水見了匡六姨太太。道奶奶來了。我們五少奶奶在房裏等你呢。匡六姨太太便上樓梯踏進金五少奶奶的房間。一眼瞧見金五少奶奶的模樣。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金五少奶奶這時候獨自躺在沙發上。頭髮蓬着散在兩邊肩上。臉上也沒有容光。是個沒有洗臉的樣子。靠近沙發有兩只拖鞋。却是一橫一豎。還看見面湯檯上擺

着。一盆面水。旁邊牙刷。牙粉。都預備好。那面盆裏。已沒熱氣。匡六姨太太。知是金五少奶奶。確是還不曾洗臉。再看金五少奶奶。祇管在那裏吸香煙。這時金五少奶奶已經看見了。匡六姨太太從沙發裏。豎起來。拋去了殘煙。一壁尋覓拖鞋。一壁道老四。你真是不該。應我這樣的請你來。起先不肯來。肯來了。只管是慢吞吞的。害得人家急煞。匡六姨太太道。什麼話。我一答應。你來隨卽坐。汽車趕來。金五少奶奶道。不錯。你坐了汽車。趕來怎麼會耽擱。這許多時候。匡六姨太太想不到。汽車在大馬路日昇樓出了毛病。撞到了一個熟人。金五少奶奶道。撞倒的是什麼熟人。撞傷了沒有。匡六姨太太無意漏出了一句熟人的话来。却被金五少奶奶盤問。一想他橫豎總有些知道。也無

用隱瞞便道就是那個小胡金五少奶奶聽說是小胡便嘿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我在家裏急得要命你倒在路上窩心匡六姨太太忙道什麼話你口口聲聲說急煞究竟是什麼事情金五少奶奶嘆了一口氣一聲不響匡六姨太太又道究竟是什麼事體爽快些說出來噓你說急煞我要悶煞了金五少奶奶道不要說起說起使人真要氣死匡六姨太太道又是小夫妻嘔氣嗎不要胡鬧了你們五少爺現在什麼地方喊他出來我來對他說叫他對你賠個不是好嗎金五少奶奶道如今還捉得着他的魂嗎便是昨天夜裏也沒有轉來匡六姨太太道你總是一蓬火五少爺朋友多應酬多難得夜頭不轉來也是有的金五少奶奶道我也不但是爲他夜頭不轉來這口氣也

不知積了多少日子了。老四你想他天天在外邊胡調也不曉得幹些什麼。有人告訴我他外面小房子也有三處之多。我也不曾同他吃過醋。倒是氣不過的。我有時候難得出外看看影戲。稍些回來得遲一點。偶然他先回來了。總要同我吵。還有許多難聽的話。老四你想想看。叫人受得下嗎。匡六姨太太道。五少爺與你愛情很好。旁人的飛短流長。你不要耳朵根軟。夫妻淘裏淘氣是總有的。不要認真。現在五少爺總在總會裏。我去請他一同到大西洋吃夜飯。我來給你們做個和事老。罷金五少奶奶道。這番是和不成的了。我這口氣已經悶了多久。一向沒有發洩出來。誰知他前天夜裏不知受了那個小房子裏的爛污婊子的氣轉來。當我做出氣洞同我吵鬧。昨天一早就

出去了。至今還沒有回來。你想氣不氣。說完了。停了一停。放低了聲音道。你有沒有熟一些的律師。介紹一個給我。匡六姨太太。律師做什麼。金五少奶奶道。你不要管他。你總有認得的。匡六姨太太道。我有是有的。都是外國律師的譯譯。但是你告訴我。什麼用處。我不介紹。金五少奶奶低低的湊近匡六姨太太道。請律師同他離婚。還要何用呢。匡六姨太太不禁吃了一驚。說道。啊喲。這不胡是鬧的。叫人家聽見了。不是要的小夫妻淘裏鬪。口便離婚嗎。快些少說說吧。金五少奶奶道。那個騙你。這番是非離不可的了。匡六姨太太覺得金五少奶奶那樣的堅決。不妨對我說明。大家商量。金五少奶奶道。實在沒有。這番有些突如其来。心下狐疑。又道。你究竟爲了什麼事體。這

什麼事情。不過前夜他回家同我鬧了一場。因此我想。到以後的日子一定沒有趣味了。他的愛情已經另有所屬。我又何必靠他呢。老四我同你是無話不談的人。所以請你來商量。匡六姨太太道那麼這裏不是談話之所。恐怕說話漏出去不好聽。趁着辰光還沒有天黑。我們趕緊揀一個人少的地方去談。金五少奶奶道很好很好揀一個清淨些的地方同你商量的事。多着呢。匡六姨太太道你還沒有洗面嗎。快些洗吧。我有汽車在外邊。金五少奶奶便走近面湯臺。一摸面湯却已冷了。便喊娘。娘換過草草的洗了面。把頭髮約略梳了一梳。刷了幾刷。穿了一雙家常着的鞋子。繫上裙子。匆匆的同着匡六姨太太下樓上了汽車。車夫問道到那裏去。匡六姨太太對金五少奶奶。

道。你看到那裏去。金五少奶奶道。我一時說不出到那裏。匡六姨太太道。清爽一點到法國公園去罷。好嗎。金五少奶奶道。好。的。匡六姨太太便吩咐付車夫。開到法國公園轉瞬之間已經到了。進了法國公園。揀一個靜僻的樹陰下坐了。匡六姨太太先开口道。你真的要同他離婚嗎。金五少奶奶道。一定了。非離不可的了。匡六姨太太道。究竟爲什麼道理。金五少奶奶道。沒有什麼道理。不過我忍無可忍了。他近來待我簡直比個傭人還不如難道。我一定要靠他嗎。老四你是知道的。我同他的結合不是什麼憑着媒妁之言。大家是互相看中的。既然互相看中就不應該這樣變心。匡六姨太太道。你說我知道你們的結合。你講過給我聽嗎。我倒有些記不起。金五少奶奶道。我講是講。

過給你聽的了。大約你已經忘記我同他結合不是在跳舞場裏。大家看中的嗎？他是出名的叫金五官。大約你也知道匡六姨太太道這是知道的。交際場裏出風頭的金五官那個不知道。但是你起先是怎樣同他認識的？金五少奶奶道壞來壞去總壞在跳舞上。我當時歡喜跳舞祇因他是個跳舞專家所以時常同他跳。但是我是知道他放浪慣的女朋友很多而且時常在旅館鬧着把戲有一次幸虧是我解的圍不然他就吃了大虧。自從這一次之後我們倆的爱情就增高了。匡六姨太太道怎樣解圍的事你沒有對我說過是怎麼一回事。金五少奶奶道橫豎現在是要同他分開了說出來也沒要緊。從前有個交際之花叫西西的。你大約也知道時常在跳舞場同男人擁

抱着跳。差不多漂亮一些的男人都與他發生過關係。當時不是有個成六公子嗎？如今交際場裏不常到了他，本是大家庭裏的一個闊公子。因爲時時同西西女士跳舞，發生了關係。但是那個成六公子看見了女人，個個都是好的，好像叫化子吃了死蟹，只好不知怎樣又同一個人家的小姐要好了。就此拋棄了西西。西西心裏當然不開心，時時恨着成六公子，可巧被西西女士聽着，一件事情你道是什麼？原來成六公子的妻子成六少奶奶也是個放浪人物，時常在跳舞場裏，同別一個男子跳舞，因跳舞而同金五官認識了。兩個人不三不四的，三日的行踪，一天從跳舞場出來。西西料想上去，他們又是去開房的。

間了便釘他們的梢一釘釘到了小西旅館看他們開了間三十四號房間西西便心生一計自己也開好了一個房間打一個電話給成六公子電話接着了對成六公子道我現在開的房間在小西請你快些來成六公子一聽是西西叫他去心裏便不高興回答道我今夜約個朋友在總會裏就要去看他了恐怕沒有工夫改日再見吧西西一聽成六公子的說話不由得氣往上衝遂恨恨的道好好我叫你來是一片好意叫你來看看你的尊夫人同男人開了房間做什麼成六公子本來時常聽得外面對於他妻子不三不四的話心裏一向疑着今天公子反來問他逼緊一句道問你自己的罷成六公子道他們開了西西這般說覺得話中有因便問道什麼西西聽見成六公子反來問他逼緊一句道問你自己罷成六公子道他們開

的是幾號房間。西西道三十四號說完了便把聽筒擋起。自己到房間裏暗暗得意。想話中已經審了他一番。停一回說不定。還有好戲看咧。很是得意。那成六公子聽了。西西的一番話。心裏却非常憤怒。便喊了汽車夫。包車夫。一大班人馬趕到小西旅館的三十四號門口。叫茶房開門擁進去。看見金五官同成六少奶奶同坐在一只沙發上。成六公子吩咐車夫。把他們倆綑起來。成六少奶奶一瞧急得哭了起來。哀求成六公子說是自己的表哥成六公子一時便沒了主張。正在混亂的當兒。也是金五官的運氣。好莽莽撞撞被他逃進了隔壁房間。老四真無巧不成事。你道金五官逃進的隔壁房間住的是什麼人。原來就是我。我這一天開的一間房間。剛巧是三十四號的隔壁。

壁，只因聽見三十四號裏鬧得利害，恰巧開了門出來看看。那知金五官看見了我，趁他們不留心，便溜到我的房裏，求我把門關了。他還爬到了床底下。我這時不好意思，推他出去，便祇得把門關了。成六公子一時不見了，金五官知道已經被逃，四面尋不着，也不能到別個房間裏尋，就把自己妻子帶了回去，沒有法想。金五官就此脫了險，在理我是救他急的恩人，應該怎樣報答我。如今倒反爾對我這樣老四，你想氣不氣？匡六、姨太太道：他逃進了你的房間，就此沒有出去嗎？金五、少奶奶臉上不禁一紅，頓了一頓，又道：起初我是知道他在外面放浪，慣的。所以他同我訂婚，雙方有條件，第一就是大家不許再同以前的要好朋友在一起。他答應我不再亂交女朋友。我因為

他對於我有誠心我也答應他結婚以後不再到跳舞場那知他現在背約外面小房子也租了幾處小房子都是姨子同他租的人家的少奶奶小姐也有人告訴我同他時常在一起把家裏的妻子倒拋棄了不顧我這種日子過得下嗎實在非離婚不可你總有律師認識千萬托你介紹一個匡六姨太太道這事情不比打錢債官司可以隨便介紹律師的你總也有熟人恐怕漏消息所以求教熟道商量金五少奶奶道用不着商量一有律師就行了好得我也沒有許多首飾祇得幾件是日常戴的回去拿了出來至於衣裳最多穿三四個月拿出來衣裳也的服我一件也不要因為這種衣裳最多穿三四個月拿出來

也就要不時式不拿。了。也。未必見得沒衣穿。說完了。稍停一停。
又道老四我同你軋了好久朋友與親姊妹差不多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你總答應我的匡六姨太太道什麼事情。你儘管說好了。金五少奶奶道我的首飾。你是知道的。說多也不多。說少也不能算真。少大約六七萬花頭藏在身邊很危險。拿了出來想暫時交給你代我收。一收等事體舒齊了還交我。匡六姨太太想了想道不妥不妥這都是很貴重的東西交我不便况且我的家裏處處要留心平空多了許多首飾。倘使被他知道。不是要弄出事來嗎。金五少奶奶道你的話是不差但是。我除了交給你竟想不出第二個人來。匡六姨太太道咦真沒有法子。麼存在銀行裏不是很穩妥麼。他們有一種保管庫隨便那

個人可以租一只抽屜，租價並不貴。他們就給你一個鑰匙，萬無一失的金五少奶奶道：好是好的，但是我也沒有認識的銀行家，不認識的恐怕不妥罷。而且容易被人知道，匡六姨太太道：我們有的讓我來同你介紹。想了一想，道：那華東銀行裏的黃子材，你大約也有些認得？金五少奶奶道：是那個匡六姨太太？道：就是綽號小黃的，不是華東銀行裏的營業科長嗎？金五少奶奶微笑道：就是那個小黃麼？聽是聽見過，要進華東銀行究竟進去沒有？我認雖然認得，但是不大相熟。匡六姨太太也笑道：不要緊，我熟來了！可以同你介紹。只怕我介紹的時時候，你們早已熟的，而且爛了。金五少奶奶臉上立刻妃紅假作罵道：小鬼，你也這樣捉狹麼？你既然知道我們的事，就爽爽快。

快說出來我也不會怪你的呀，匡六姨太太道那麼辰光已經夜了。我們到三馬路貝利飯店去吃夜飯打電話請他來再商量罷說着都起身一同出外這時候已是暮色蒼茫華燈照耀一會兒便到了貝利飯店他們便揀一個靠四面一間坐下命西崽打電話去請小黃原來這家飯店是上海灘上有名的野雞飯店所做的生意都是帶些曖昧性質的今天西崽認識他們兩人都是女客裏的大名件所以先問他們一聲要不要打電話請客果然匡六姨太太道要的你打個電話到三春總會裏叫小少爺接電話請他立刻來西崽答應去了停了一停來對匡六姨太太道小心爺說還有兩付牌完了就來匡六姨太太道你再去打電話叫他請人代着馬上來因為有要緊說話

呢。西崽又去了。跑進來回話道。小少爺答應就來了。不一刻果然黃子材來了。穿着一身很漂亮的西裝。剛正坐定。說了幾句。因為多打了一副牌。所以來遲了。如今已經請朋友代碰。很是對不起的話。但不知有什麼事兒。一壁便喚西崽預備筆硯。點菜。匡六姨太太道慢慢交我們老太太身體不舒服。所以不能吃東西。想早一些回去了。說罷。立起身來說了一聲。再會。就此去了。匡六姨太太去後。西崽便把筆硯過來。黃子材問金五少奶奶道吃些什麼菜。金五少奶奶道肚裏覺得很飽呢。黃子材道少吃兩樣罷。便代金五奶奶點了幾樣。授給西崽。西崽出了房間。黃子材道我們好久不見了。今天喊我來。究竟是什麼事。金五少奶奶沈吟了一下。對黃子材道我想同你商量件事。

不知成功不成功黃子材道是什麼事情我力量够得到的沒有辦不到金五少奶奶低聲道我金家要出來了黃子材聽了如聞霹靂很奇怪的道什麼爲了什麼頓了片刻也低聲道我時常聽見你同金五官愛情很好你這句是不是戲言金五少奶奶道不是戲言的確是眞的黃子材道爲什麼事情你要出來呢金五少奶奶道你也不必問總之我不再願意同他在一處了我現在同你商量的事情很要緊黃子材心裏突然一跳想他同我商量不知是什麼事大概他要同我商量住的問題了不禁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活便問金五少奶奶道究竟是什麼事情祇要你說出來我總沒有不盡力的金五少奶奶道實在也沒有什麼大事體不過想同你商量要調一筆款子因爲

我實行同他離婚。總要預備幾個現錢在身邊。就是請律師也要公費的黃子材。起初非常快活。後來聽說要調款子。不禁一楞。便道要調款子當然很是容易。但是你說律師公費祇要樹上開花。何用你出呢。金五少奶奶道我也知道可以樹上開花。但是。一則恐怕律師不肯出力。二則因金老頭子的面子。律師也不容易請黃子材道樹上開花。律師是肯替你出力。因為他不出力進賬就少了金五少奶奶道我覺得終究不好。無論那一個律師都與金老頭子認識。金老頭子從前也是著名律師的翻譯。可說是老前輩沒有現款。決不成的。就說律師公費可以樹上開花。我一個人出來身邊也要預備些錢。否則一不留神。便要縛手縛腳。黃子材道那麼你預備要多少呢。金五少奶奶

奶奶道總要四五千塊錢黃子材皺了一皺眉頭道四五千塊錢數目稍微大了一些做出很躊躇的樣子頓了一頓又道不然。是調起來容易因為我這幾天在三春總會裏輸得太利害了。是有六七萬花頭一時倒也難調頭不過你的事就是的我事。我總給你去設法拚命要拚成功這數目的金五少奶奶想他已輸得很利害不必再累他罷萬一他因為我的事急壞了倒不是玩的便對黃子材道那麼這樣吧我有幾件首飾約摸值七八萬光景托你同我到銀行裏去做一筆押款可好稍微出些利息也不打緊黃子材一聽正中下懷假意道這是不妥的。你把許多首飾拿出來已是不妥何況交給我被人知道還當我是拆白黨呢金五少奶奶道不要緊的這幾件首飾有些雖。

是姓金的大部份都是我自己娘家帶去的。我同他脫離這些首飾，本來也要拿出來。如今寄存在銀行裏，再好也沒有了。黃子材道：既然這樣，我同你去揀一爿穩當一些的銀行，銀行裏的保管庫是萬無一失的。把東西寄了庫，另外由我去借款子。這時候西崽已把菜一樣樣的端進來，大家吃完了，一算帳，祇給你罷金五少奶奶道：免得向人借錢，要瞧嘴臉，簡直去押罷。有二塊多一些黃子材會帳，一張五塊頭的鈔票餘下來的都給了西崽。西崽謝了一聲便出去了。就此不再進來。金五少奶奶，看了一看自己手腕上的手表，說道：時候不早，我要回去，咧！都立起身來，整了整衣裙。黃子材道：喚怎麼要緊，回去你也難得出來。我們到旅館裏去談一回好嗎？金五少奶奶道：不成功了。

今天我要回去預備預備，黃子材覺得很掃興的說道：你真
的就去了嗎？金五少奶奶道：今天真的不能多耽擱，明天再見
吧。我把首飾拿了出來就可以交給你，說着便一路走出房間。
同黃子材點了一點頭，走下樓來，喚了一部黃包車，先到匡六
姨太太家裏，一灣到匡六姨太太的房裏，却不見匡六姨太
太的人影，便問娘姨匡六姨太太那裏去了。娘姨道：奶奶在老
太太房裏，因為這兩天老太太有些發勞傷，還感了些風寒，身
子本來很虛，所以很重，請了幾個醫生，現在娘姨太太正在那裏。
瞧醫生的診斷呢！金五少奶奶你且等一等，等醫生去了，我再去請他。
過來倒了一杯茶給金五少奶奶喝，隔了一刻鐘，工夫匡六
姨太太過來了。金五少奶奶道：老太太有些不舒服嗎？匡六姨

太太道是的寒熱，很煩，本來昨天就狠重，咧，今天忽然加重了。請了幾個醫生都說病狠利害呢。但是你事情怎樣了？金五少奶奶道現在有辦法了，便把剛才的話約略說了一過，又道：我想今天回去預備好了，明天就交給他。你的律師怎麼樣了？匡六姨太太想了一想，道：我雖然從前在生意上認識幾個律師，同外國律師的翻譯，但是不大相熟了。現在我也想不出那個好。而且老太太生了病，家裏都不安逸。我的心裏也很亂。明大給你回信罷，金五少奶奶道：你今天心裏亂，我也不來打擾，你了便起身告辭而去。匡六姨太太又走到匡老太太的房裏，把醫生的藥給老太太吃了，坐約摸半個鐘頭，只見老太太有些昏沉睡着的樣子，遂走到自己房裏，和衣而睡。一睜不覺已。

是天明立刻起身走到匡老太太的房裏。只見許多僕婦都一聲不響的站着。面上都現着驚慌之色。匡六姨太太知道有些不妙。揭起帳子來。一照。只見老太太面色很灰白。不住的呻吟。匡六姨太太不禁皺了皺眉頭。他一方面憂愁。老太太的病勢有增無減。一面還擔心金五少奶奶。托他請律師。究竟請那個好。同時還刻刻掛念着小胡。匡六姨太太的一顆芳心。真是好像煎熬。時已垂晚。忽然有個娘姨上樓來。對他道金家五奶奶有電話。匡六姨太太便下去接聽。誰知不是金五少奶奶打來的電話。却走小胡冒充了金家打來的。要叫匡六姨太太出。去說我現在在先施公司裏專誠等你。匡六姨太太心裏想真。是不巧。他揀了今天打電話來。剛想回絕他。但是。一轉念頭。想

今天要辦的事真多着咧。金五少奶奶托我請律師也不能拆他的爛污便心生一計。對小胡道：「你等着好了，就把聽筒擋上。」立卽上樓到匡老太太的房裏來轉了一轉，對匡老太太身邊的一個老娘姨道：「李媽，太太的病狀不見得好。昨天請的許多醫生都靠不住。我想自己去請一個醫生，是很有名氣的。但是他怕綁票，夜間不出診，非我自己去請不可。李媽，你當心着老太太，我去請了就來。」匡六娘太太到自己房裏，匆匆忙忙的換了衣服，坐了黃包車，先趕到先施公司，果然在二層樓看見小胡已經在那裏等了。匡六娘太太問小胡道：「你打電話來有沒事？」小胡道：「並沒有什麼事情。請你出來談談匡六娘。」太太埋怨道：「人家心亂如麻，你倒尋開心呢！」小胡道：「什麼事？」

亂我們且到旅館裏坐坐好嗎。匡六姨太太道不去我一來是沒有工夫二來旅館裏熟人多被人家看見了說起來不好聽。小胡道不要緊我們不到幾家著名的旅館就好。了匡六姨太太道到小旅館嗎尤其不去了小胡道離此不遠有家英球旅館是外國人開的裏邊都是外國人住的也都是外國人我們去了决不有熟人的匡六姨太太這時躊躇未決小胡又道你放心好了那家英球旅館中國人住進去的真是難得呢遂即叫了兩部黃包車不一刻便到了英球旅館原來小胡早已開了一個房間小胡道你也難得出來今天大家談一回好嗎匡六姨太太道今天我實在沒有工夫坐一坐就要去呢小胡道爲什麼這樣急我們稍微談幾句好嗎匡六姨太太道稍微談

幾句當然可以。小胡笑道：我前天在老靶子路口等了你到半夜也沒有見你來。啊！匡六姨太太聽了不禁嘿了一聲說道：你提起這一天我倒忘了。你提起了我倒要問問你爲什麼使我不撲一個空。小胡的問話本來是無意的調笑，那知反被匡六姨太太責問起來，倒弄得莫名其妙。慌忙問道：誰給你空撲呢？匡六姨太太道：問你自己吧。小胡覺得愈加不懂，瞧匡六姨太太的神情似乎含有愴意，又道：究竟爲什麼你說出來好叫我明白？否則我真是莫名其妙了。匡六姨太太道：你倒會裝腔。這一天怎麼把汽車接到一家姓臧的人家去？明明是尋我開心作弄我。小胡道：沒有這回事。啊！我等了你好久，也不見你的影蹤。我還當你失約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把你

接差了匡六姨太太。起初以爲是小胡故意弄的玄虚。現在看小胡對他很誠懇。不像故意叫自己上當的樣子。心想或者當時纏差了便道。真的你不知道這回事嗎？小胡道：天地良心！實在不知道。匡六姨太太道：這天我在四五記鐘模樣到老靶子路口看見一部汽車車裏祇有一個汽車夫。我疑心這部汽車不是你的。那汽車夫下車來說是接我的。我問他姓什麼。他說姓胡。我就坐了上去。那知開到了一個姓臧的家裏。好像是他叫臧魯仁。門前還掛了一塊外國律師翻譯的銅牌。小胡道：這種事情真奇怪了。怎麼會到臧魯仁的家裏說起這個臧魯仁。倒同我很熟。他是弗岡黎律師的翻譯。匡六姨太太聽見小胡托我的律師正是無可回。

覆不如就託他去看臧魯仁。請了弗岡黎吧，便對小胡道：「你同臧魯仁認識嗎？」小胡道：「非但認識而且很熟。」匡六姨太太道：「既然你相熟，我倒想起一樁事來了。」小胡道：「什麼事情？」匡六姨太太道：「我有個朋友現在要辦一件離婚的案子，想請一個有名的一些的律師就托你同臧魯仁商量。請弗岡黎行嗎？」小胡一聽，覺得匡六姨太太這句話來得突兀，心裏一動，想不要就是他。自己要辦離婚事件嗎？原來小胡還不知道匡六姨太太是個寡居的，她的姨太太心裏不禁一樂，便道：「那是再便也沒有了。祇要同臧魯仁說一聲，說成功了，但是那個人請他，須要預先說明纔好。」同他立委任狀，匡六姨太太道：「什麼人你也不必問，你但說他是姓金好了。」小胡倒弄得有些莫名其妙，但也不敢細問。匡六姨太太道：「你不必問，你也不必問。」

六姨太太又道：你今天同臧魯仁就去說，愈快愈妙。小胡答應道：我今天就去同他說了，明天便可以直接接頭。咧！匡六姨太太這時候覺得耽擱辰光已經不少，想要急欲回去，對小胡道：時候不早了，我家裏有事，就要去咧！臧魯仁那裏就托你去一趟罷。小胡道：是了，我一准去。你難得出來了，不能再談一回嗎？匡六姨太太道：我家裏老太太病得很利害，我是出來請醫生的。耽擱了已經好久，醫生還沒請到咧，說罷，立起身來，就走。小胡也留不住他，等他去了自己一個兒登在旅館裏，也沒有興會出來，依着匡六姨太太的囑托，到臧魯仁那裏接洽，並且講妥了，回佣成數，不提。匡六姨太太從莫殊旅館裏出來，一想請醫生的謊話，倒說出來還不曾預備，請那一個醫生想了。一

回想起了從前在生意上時常叫他堂差的一個醫生叫時模仁似乎也有些名氣就請他罷主意打定坐黃包車到時模仁那裏大家自然還很認得但是時模仁不免有些奇怪原來他不知道匡六姨太太早已嫁了人了今天忽然單身來到不知了什麼事情大概是來請教我看病了便請匡六姨太太坐了問匡六姨太太道好久不見了想來……剛正要想說第二句却被匡六姨太太截住道好久不見了今天是來請你到我家裏去給老太太看病你快些跟我走罷時模仁看見匡六姨太太不說別話祇是催着他快走心裏兀是納罕便道是匡家的老太太嗎你先回去我立刻就來我別處都擋着先到貴府就了匡六姨太太道老太太病得很利害一分鐘都耽擱不起

你。不。要。搭。架。子。拔。早。去。吧。對。不。起。叫。汽。車。開。出。去。我。也。坐。你。車。
子。罷。時。模。仁。這。時。候。本。來。也。沒。有。生。意。經。既。然。匡。六。姨。太。太。親。
自。來。請。諒。來。還。記。念。着。自。己。落。得。討。好。做。個。人。情。便。跟。着。匡。六。
姨。太。太。來。到。匡。家。這。時。許。多。親。戚。本。家。都。得。了。老。太。太。病。重。的。
消。息。來。了。一。大。淘。大。家。擠。在。房。裏。匡。六。姨。太。太。約。略。周。旋。一。
回。就。說。道。我。去。尋。了。好。久。方。始。把。這。個。醫。生。尋。來。這。個。醫。生。大。
概。比。昨。天。請。的。高。明。些。便。把。時。模。仁。引。到。了。房。裏。時。模。仁。也。同。
別。個。醫。生。一。般。的。診。法。開。了。一。張。藥。方。便。去。了。匡。六。姨。太。太。這。
時。雖。然。同。親。眷。敷。衍。一。面。却。想。律。師。已。經。托。小。胡。接。頭。好。了。趕。
緊。要。關。照。金。五。少。奶。奶。知。道。但。是。今。天。人。這。樣。的。多。打。電。話。當。
然。不。便。出。門。也。難。於。措。詞。幸。虧。他。是。個。心。思。靈。巧。的。人。想。借。出。

去。藥的名義可以到金家便說道時醫生的藥必須要到全球藥房去配不要配錯了不是要的讓我自己去一趟罷這時候旁邊有個老太太的寄女兒本來歡喜多說話便插嘴道配藥何用你自己去叫車夫不是娘姨好了匡六姨太太聽了心裏雖然恨他不知趣但也不能露出來祇得也言語玲瓏回答道全全球藥房裏我時常去配藥有幾個人認得可以快一些現在時候正是上市擁擠時候別人去配說不定要等四五個鐘頭咧還是讓我自己去說罷便回自己房裏也不管有人再說話整了一整衣裙拔腳就走坐黃包車到了全球藥房把藥方交給一個夥計道我要到別地方去一趟你同我配好了停一刻我就來取的又喊黃包車趕到愛文義路通知了金五少奶奶

奶奶又到全球藥房取藥回去。不提。且說金五少奶奶那天與黃子材商量定妥。又托了匡六姨太太去請律師。回到家裏。金五官還不曾回來。他也不去管。他把自己的首飾都齊在一只手提篋裏預備。走起來便當些。一心專待匡六姨太太的回音。律師請好了。沒有這一夜。金五官又不曾回家。金五少奶奶倒要他不回來辦事。倒好省力。一點明天起身。心裏很覺不耐煩。等到吃飯時候。還不見匡六姨太太有信息來。他心裏非常焦急。想難道他忘了嗎。好不容易候到垂晚時候。只見匡六姨太太急匆匆的來了。通知他律師已經托小胡講好。是弗岡黎祇要到臧魯仁那裏去接洽好了。他想事不宜遲。今天就可以去接頭。便獨自出來坐黃包車到臧魯仁那裏。金五少奶奶見了臧魯

仁。大。家。一。談。知。道。小。胡。已。經。同。臧。魯。仁。說。過。了。這。時。臧。魯。仁。請。
 金。五。少。奶。奶。坐。了。問。道。要。請。律。師。是。不。是。就。是。你。自。己。金。五。少。
 奶。奶。道。是。的。臧。魯。仁。道。爲。什。麼。事。體。要。請。律。師。金。五。少。奶。奶。道。
 胡。先。生。沒。有。同。臧。先。生。說。過。嗎。臧。魯。仁。道。胡。先。生。祇。同。我。說。是。
 要。請。我。們。律。師。辦。一。件。案。子。並。沒。談。到。案。情。金。五。少。奶。奶。一。時。
 倒。也。不。好。意。思。說。出。來。頓。了。一。頓。道。離。婚。臧。魯。仁。道。離。婚。嗎。那。
 是。再。便。當。也。沒。有。祇。要。有。理。由。是。沒。有。辨。不。到。的。不。過。你。所。持。
 的。理。由。是。有。幾。項。金。五。少。奶。奶。道。理。由。是。並。沒。幾。項。不。過。是。男。
 人。不。顧。家。不。回。來。臧。魯。仁。道。還。有。別。的。情。形。嗎。金。五。少。奶。奶。道。
 他。還。不。給。錢。我。用。臧。魯。仁。道。單。是。這。兩。項。嗎。就。有。些。難。了。但。是。
 你。倘。使。真。心。要。離。婚。我。們。律。師。總。有。法。子。想。他。既。然。不。常。回。家。

不肯拿出錢來。就可以說他虐待。不知你要同他離婚的是那一家。金五少奶奶道愛文義路姓金臧魯仁覺得愛文義路姓金耳朵裏聽得很熟約略想了一想便道是不是金曉仁家嗎。金五少奶奶道是的我要離婚的是金曉仁的兒子臧魯仁道金五官嗎很有名氣呢金五少奶奶道是的就是他臧魯仁聽說是金曉仁心裏不免躊躇想他是很有名的律師而且上海灘上中國律師淘裏要算他資格最老大家知道他是很不好弄的倒不可不審慎一下便對金五少奶奶道這件事恐怕有些難辦了金曉仁也是個律師而且他是個老前輩上海灘上的中國律師要算他是第一把交椅了我們雖然是外國律師商量商量纔可以答應你同他不相干但是倒要同我們律師商量商量纔可以答應你

你倘使請中國律師是萬萬不敢接受的金五少奶奶聽見還要商量了然後可以答應心裏不禁一跳想倘使他不肯接只便如何是好別個律師也未必肯接手非得同他商量接手不可便道我知中國的律師萬萬不敢接手所以托胡先生同臧先生商量這件事情臧先生不肯接手叫我那裏再去別的律師呢臧魯仁點頭道是的那是一定請不到別的律師了金五少奶奶道所以要同臧先生商量幫幫我的忙罷臧魯仁這時皺了眉頭覺得真有些爲難心想他雖然是上海灘上大名鼎鼎的律師與我們外國律師是不相干的但是既然商結這個冤家總要結得上算便道既然這樣讓我們律師請臧魯仁商量商量總要理由十分充足可以不致失敗瞧上去事情很

是棘手，决非容易。辦公費先講好了。我去同我們律師一說，就可以立委任狀了。金五少奶奶聽說肯接手了，方始定了心。便道公費有一定的規矩嗎？臧魯仁道：沒有的。看事體去像現在這件事，看上去要大一些了。金五少奶奶道：我現在手頭沒有錢，請你對我說了我好去想法子。臧魯仁道：一千兩銀子吧。金五少奶奶當然答應了。臧魯仁道：講定了公費，明天就可以立委任狀。但是你要求離婚，總有附帶的要求，不見得離婚就完了。金五少奶奶道：是的。我一個人出來，當然要些贍養費。不然豈不要弄僵嗎？臧魯仁道：這一層的數目，倒要想想定當。金五少奶奶道：我倒說不出多少。臧魯仁道：依我看來，這贍養費一項，倒要大一些。一來是你將來的日子長，倘使手頭拮据了。

一時便難弄了。二來他家是個殷實之家，要敲他落得大些。小了犯不着。我說先說十萬兩，結果或者不能全數，最多打了一個七折，也有七萬兩銀子，合起來就有十萬多了。你的意思怎樣？金五少奶奶道能够多弄一些，當然最好。種種拜托你。臧先生吧。我就要去了。臧魯仁道知道了。你明天早晨九十點鐘到我寫字間裏來立委任狀好了。事體要辦，不能慢的。不要忘了。金五少奶奶道一定來的。便出了臧魯仁家裏，一路上想明天立委任狀，公費大約就要交了。不知黃子材的事情怎樣，便獨立到三馬路貝利飯店叫西崽打電話到三春總會裏請小黃少爺就來。果然不一刻黃子材就來了。剛正坐定，金五少奶奶便問道我的事體已經舒齊了。現在是請的弗岡黎律師。明天

就。可。以。簽。字。立。委。任。狀。我。托。你。的。事。怎。麼。樣。了。黃。子。材。道。你。托。
 我。的。事。情。今。天。去。同。一。家。銀。行。裏。商。量。他。們。說。做。押。款。總。可。以。
 金。五。少。奶。奶。道。不。是。做。押。款。的。說。話。明。天。簽。字。就。要。用。錢。呢。
 黃。子。材。道。那。麼。我。身。邊。現。在。有。此。你。先。拿。了。二。千。兩。銀。子。去。以。
 後。再。想。法。子。二。千。兩。銀。子。暫。時。可。以。够。用。嗎。金。五。少。奶。奶。道。暫。
 時。是。够。用。了。黃。子。材。道。但。是。這。二。千。兩。銀。子。是。一。個。朋。友。銀。行。
 裏。的。要。你。立。一。張。借。據。這。一。層。不。是。我。的。不。相。信。你。因。爲。外。間。
 已。經。有。說。話。了。有。了。這。張。借。據。就。可。以。遮。遮。人。家。的。耳。目。金。五。
 少。奶。奶。道。那。是。當。然。要。的。讓。我。明。天。寫。了。給。你。好。嗎。黃。子。材。道。
 隨。你。那。一。天。給。我。好。了。說。着。從。皮。夾。裏。拿。出。三。張。票。子。給。金。五。
 少。奶。奶。一。張。是。一。千。兩。兩。張。都。是。五。百。兩。金。五。少。奶。奶。接。了。就。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怪受累的阿水答應了道辰光已經一點鐘了五少奶奶你且睡一會吧金五少奶奶道你也去瞓罷阿水便下樓睡去了金五少奶奶便和衣而睡迷離入夢一覺醒來瞧瞧檯上的擺鐘鐘祇有七句半鐘他便起來阿水却已經候在房門外聽見金五少奶奶起身了隨卽打面水給金五少奶奶洗臉金五少奶奶勿洗罷穿上裙子提了皮包輕輕的對阿水道我就走了阿水道你快些走罷我聽得老爺已經起來叫阿四預備車子恐怕吃了點心就要出去了金五少奶奶道我走了碰着了倒不好便拎了皮包就下樓匆匆的走到門口只見門開着剛要走出大門却碰了一個人盤問他到何處去金五少奶奶嚇得目瞪口呆不知金五少奶奶碰着的何人何以要驚嚇且聽下回分解

包天笑	黑海銀燈	非小說
慧琴小傳	降城痛語	一
未來世界	一	一
情波	性記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冊二
二	冊四	冊二
角	冊二	冊一

龐獨笑	脂識	小一冊六角
張丹斧	拆白黨	一冊三角
先生作	肉	版
君朔先	真因果	一冊六角
生譯	一	角
沈泊塵	仇	一冊三角
先生繪	一	角
百美圖	一	元二角
十四冊	一	元二角
新小說	一	冊八角
十三冊	一	冊八角
九尾龜	集起	共十二冊
先生著	日四集止	七元八角
張春帆		

上海畫報者，不論一個月或半年全年，均按所付報費，可以上各書，並不另加分文，上海同孚路大中里五百號

上海畫報館出版部啟